

樊山判牘正編

樊山判牘

正編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所 版
有 權

樊山判牘正編

冊一裝洋

元一價定

版再月三年三二

才 楚 樊 者 輯 編
書 瑞 吳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支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歡較蒙之少準檢信。隨一且美潔，印對圖本
迎，惠弊發確貨添外時，定觀，紙刷嚴書社
之尤顧，多，照配埠加並價，裝張精格；出
至所比如塞無數，來碼不劃並訂整良，校版

章簡購函埠外

幣，由信局。木件不費每書不。因觀免票不。外二津。足有實
力本購資匯。社，會洋件掛(四)收。之油受須(三)收。國角十(二)照餘價(一)
之社書洋款如不掛八另號(四)如。攝紙溼瀾(三)凡。郵以足(二)補寄加三(一)
義。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不寄，油，紙，凡。票上通郵。選。成。費
務代自，書民責遺之。掛衣欲。開來，如紙寄。一者用票，。成。費
。付。出。均，信。任。失。郵。一。號。將。者，不。以。郵。概。及。代。不。照

！竭誠歡迎
善。如荷
臻供應完
迅速，益
力圖檢配
涇路口。
河南路泗
批發所於
另闢本社
展營業，
。茲為發
訂購日衆
者嘉許，
。獨蒙讓
局經售。
託廣益書
書籍，原
各種標點
本社出版

序言

吾見夫今之爲牧令者矣。一行作吏。百里專城。其兀然踞於民上者。司法行政。萃於一身。遑論中才。精力未逮。卽素稱能吏者。亦未必洪纖鉅細。措置秩然。况學無本原。復役其精神於酬應長官。以爲棄瘠就腴之捷徑。吾國吏治廢弛。訟獄繁興。蓋民不堪命也久矣。楚中樊樊山方伯。當今之文學家。而兼政治家者也。曩以文字。受知於張文襄。弱冠通籍。起家州縣。秦中風氣天闕。號稱難治。其出宰秦中也。引經斷獄。案無留牘。往往與文明法律互相發明。圍牆觀聽。疑有神助。以故良善有所勸。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凡對簿公庭。莫不相悅以解。歷任繁劇。所至有聲。人或以海剛峯陸稼書相比擬。大吏知其能。交章論薦。洊陟監司。聲望日隆矣。方伯以名儒循吏。勤求民隱。視關茸上官。不甚措意。大吏疾其恃才傲物。率以他事中傷。聞者惜之。歸田後。復留心當世之務。凡古今中外政治法律諸學。靡不涉其蘊。而究其歸。以爲窮則善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前年

夏張袁兩樞臣。力保才堪大用。優詔再起東山。擢任今職。江寧吏治泄沓。有江河日下之勢。公歷任力行新政。宿弊爲之一清。善政循聲。爲近今政界所僅見。當宰秦時。曾彙集批牘一書。以伸由折獄之長。雜以曼倩詼諧之筆。妙解人頤。爭相傳誦。惜其版鏝於秦。流布未廣。茲覓得原本。擇要彙刊。俾海內同志。得以窺見一斑焉。際司法獨立改良裁判之時。法學人才。亟待養成。倘能循茲塗轍。實地研究。則雖謂此編爲法官樹之鵠焉。可也。

樊山判牘正編目錄

批姜恆泰稟詞	一	批武景鎬呈詞	一一
批于慎德呈詞	六	批賈兆奇稟詞	一二
批田長恆訴詞	七	批許希賢呈詞	一二
批王世玉呈詞	七	批趙五福呈詞	一三
批劉長福呈詞	七	批翁車氏呈詞	一三
批趙月曉呈詞	八	批黃心如呈詞	一四
批馬樹生呈詞	八	批張德陞呈詞	一四
批陳鄭氏呈詞	九	批齊有模報呈	一五
批傅廣發呈詞	九	批劉桂元控詞	一五
批王兆元呈詞	一〇	批馮景立呈詞	一六
批高金稟詞	一〇	批馮景立覆詞	一六
批道士馬義秀稟詞	一一	批韓樹本首送胞姪稟詞	一七
批孫李氏呈詞	一一	批杜義和息詞	一七

樊山判牘 正編目錄

二

批馮恩卽麻雀兒訴呈	一七	批陳彝翰稟詞	二八
批宿月生呈詞	一八	批周炳勳自書紅稟	二九
批劉永慶呈詞	一九	批關廷才呈詞	三〇
批曹漢進懇詞	二〇	批孫德聚呈詞	三〇
批何李氏呈詞	二〇	批房敬堂稟詞	三一
批張棟呈詞	二一	批許則喜稟詞	三一
批振興魁呈詞	二一	批段萬鑑呈詞	三一
批任大年稟詞	二三	批許則喜呈詞	三二
批封東盛呈詞	二四	批張天祥呈詞	三三
批黃應兆呈詞	二五	批金李氏懇詞	三三
批張文化呈詞	二五	批李彥有呈詞	三四
批原差陳升稟詞	二六	批杭明德呈詞	三四
批何天成呈詞	二六	批徐月溪呈詞	三四
批劉良惠呈詞	二七	批徐月溪呈詞	三五
批周十四呈詞	二七	批盧成等呈詞	三五

批鄭永志戀詞	三六	批韋錦盛呈詞	四四
批張克金呈詞	三六	批翁車氏呈詞	四五
批吳智呈詞	三七	批蓮子伍呈詞	四六
批胡于氏呈詞	三七	批塾師陳周瀚報竊稟詞	四六
批客民陳永祥呈詞	三八	批坊約祁健室晰詞	四六
批劉三錫稟詞	三九	批梁金氏呈詞	四七
批祁守恩呈詞	三九	批高協慶訴詞	四八
批霍贊元稟詞	四〇	批當商劉德勝戀詞	四九
批講生雷春稟詞	四〇	批閻肇平呈詞	五〇
批李善長呈詞	四一	批黃顯禮呈詞	五一
批柳樹屏戀詞	四一	批黃吉順呈詞	五二
批裕安稟詞	四一	批王魁名等息詞	五二
批田景榮呈詞	四二	批謝洪藩呈詞	五三
批李泰盛呈詞	四三	批薛天興呈詞	五三
批翁慎修呈詞	四三	批孫振邦息詞	五四

樊山判牘 正編目錄

批常兆麟稟詞	五五	批陳銘揚稟詞	六六
批差役馮喜稟詞	五五	批崔樹椿稟詞	六六
批郝應元呈詞	五五	批徐應山呈詞	六七
批徐廷楨呈詞	五六	批鄭義聚呈詞	六七
批鄭增焱呈詞	五七	批王立順呈詞	六八
批徐宗富呈詞	五八	批陳建功呈詞	六九
批童生孟華呈詞	五九	批張興盛呈詞	七一
批潘桂香呈詞	五九	批鄭祈有呈詞	七三
批陳有寅呈詞	六〇	批陶致邦呈詞	七三
批屈萬坤呈詞	六〇	批張書紳呈詞	七三
批王莊臨稟詞	六〇	批翟先登呈詞	七四
批曹彥稟詞	六二	批王連陞稟詞	七五
批陳銘揚稟詞	六三	批店家吳三益稟詞	七五
批蔣善訓稟詞	六四	批許嗣慎稟詞	七六
批余藻稟詞	六五	批薛榮呈詞	七六

批王悅仁呈詞	七七	批王宗秩稟詞	八九
批魏玉印呈詞	七七	又批印簿	八九
批王宗秩稟詞	七八	批馬維太呈詞	九〇
批陳作霖懇詞	八〇	批張傅氏呈詞	九一
批張景煥呈詞	八一	批張成法呈詞	九二
批張全魁呈詞	八一	批蘇重壽呈詞	九三
批耶李氏呈詞	八二	批李田氏呈詞	九三
批牛員梁培麟等呈詞	八二	批馮登昇息詞	九四
批雷昌五稟詞	八三	批牛光漢呈詞	九五
批賀天祐呈詞	八四	批牛光漢懇詞	九五
批賀天祐稟詞	八四	批孔廣太息詞	九六
批馬玉德等稟詞	八五	批李祥璽呈詞	九七
批保甲局紳趙元中稟詞	八五	批李劉氏呈詞	九八
批廩生劉德濬稟詞	八七	批余樹清呈詞	九九
批潘悅有呈詞	八八	批校輿理呈詞	九九

批李金成呈詞	一〇〇	批臨潼民婦王張氏呈詞	一〇九
批劉毓林呈詞	一〇〇	批劉丙杰戀詞	一一〇
批陳清義呈詞	一〇一	批張來祥呈詞	一一〇
批徐星文呈詞	一〇二	批王清耀呈詞	一一一
批張寶英呈詞	一〇二	批張成彥呈詞	一一二
批張李氏母子呈詞	一〇三	批張耀呈詞	一一二
批陳建元呈詞	一〇五	批陳王氏呈詞	一一二
批韓雲岫呈詞	一〇五	批淡成兒呈詞	一一三
批胡發有呈詞	一〇六	批邊時德呈詞	一一三
批楊德魁呈詞	一〇六	批李正德呈詞	一一四
批李玉魁呈詞	一〇七	批徐升永呈詞	一一五
批張百福呈詞	一〇七	批張慎言呈詞	一一五
批張吉元呈詞	一〇七	批權天道呈詞	一一六
批張丁香呈詞	一〇八	批何明順呈詞	一一七
批李王氏呈詞	一〇九	批張耀呈詞	一一八

批霍培成呈詞	一一八	批甯恆謙呈詞	一二八
批張君錫呈詞	一一九	批趙興信呈詞	一二八
批權林晏呈詞	一二〇	批馮俊蘭呈詞	一二九
批郝克棟呈詞	一二〇	批任積林呈詞	一三〇
批劉金斗呈詞	一二一	批薛邦基呈詞	一三一
批秦興福呈詞	一二二	批陳清典呈詞	一三二
批溫子姪呈詞	一二三	批皎增官呈詞	一三三
批樊鍾麟呈詞	一二三	批鄧忠心呈詞	一三三
批馬王氏呈詞	一二四	批張懷德呈詞	一三四
批馮德魁呈詞	一二五	批李重乾呈詞	一三四
批趙培元呈詞	一二五	批侯汝玉呈詞	一三五
批王福欽呈詞	一二六	批楊春顯呈詞	一三六
批差役李順稟詞	一二六	批李祥太呈詞	一三六
批梁思閔呈詞	一二七	批高兆祥呈詞	一三七
批蔣甲鑫呈詞	一二七	批呂逢渭呈詞	一三七

批高明德呈詞	一三九	批馮俊蘭呈詞	一四七
批辛含謙呈詞	一三九	批李興堂呈詞	一四七
批孫玉盛呈詞	一四〇	批劉丙杰呈詞	一四八
批馮鳳生呈詞	一四〇	批王太山呈詞	一四九
批趙楊氏呈詞	一四〇	批高義章呈詞	一四九
批左全法息詞	一四一	批趙國章息詞	一五〇
批花泰來呈詞	一四二	批何生瑞呈詞	一五〇
批盛代勳呈詞	一四二	批楊景震呈詞	一五一
批徐起鵬呈詞	一四三	批張定呈詞	一五二
批張如興呈詞	一四三	批潘先起呈詞	一五二
批李懷寅呈詞	一四四	批某經歷家丁李可報呈	一五三
批史垂青呈詞	一四四	批鄭義傑呈詞	一五四
批朱春壽呈詞	一四六	批呂學賢呈詞	一五四
批王登義呈詞	一四六	批田恩平呈詞	一五五
批史繼清呈詞	一四七	批倉書王映蘭稟詞	一五五

批王桐典呈詞	一五五	批劉萬順呈詞	一六五
批劉春藻呈詞	一五六	批詹蔡氏呈詞	一六六
批劉可凝呈詞	一五六	批高福祿呈詞	一六六
批白鄭氏呈詞	一五七	批雷邢氏呈詞	一六七
批韓鳳喜呈詞	一五八	批周大榮呈詞	一六七
批田王氏呈詞	一五八	批劉韓氏呈詞	一六七
批雷登漢呈詞	一五九	批吳如意呈詞	一六八
批田紀鳳呈詞	一五九	批張克公晰詞	一六八
批尹順泰呈詞	一六〇	批白瀛洲呈詞	一六八
批許登瀛呈詞	一六〇	批田玉孝呈詞	一六九
批客民趙益元呈詞	一六一	批雷起祥呈詞	一七〇
批王升茂呈詞	一六二	批姜恆益呈詞	一七〇
批單福成呈詞	一六二	批薛康氏呈詞	一七〇
批高照吉呈詞	一六三	批張定呈詞	一七一
批柳羅周呈詞	一六四	批景李氏呈詞	一七二

批郭萬鑑呈詞	一七三	批趙廷魁呈詞	一八一
批張兆林呈詞	一七三	批杜貴芳呈詞	一八二
批王敬玉息詞	一七四	批會匪林逢齋之母林孔氏懇詞	一八二
批王正海呈詞	一七四	批李武功呈詞	一八三
批高攀桂呈詞	一七五	批李武功呈詞	一八三
批杜思升呈詞	一七五	批王有德呈詞	一八四
批郭田氏呈詞	一七六	批崔永裕呈詞	一八四
批韓宏中呈詞	一七六	批劉瀚章呈詞	一八五
批袁順魁呈詞	一七七	批徐積明呈詞	一八五
批李春賢呈詞	一七八	批河北鄉正李懷泌柳蔭青稟詞	一八六
批王殿榮呈詞	一七九	批柳王氏呈詞	一八六
批嚴改義呈詞	一七九	批劉宗德呈詞	一八七
批楊法有催呈詞	一八〇	批李資坤呈詞	一八七
批蘭大成呈詞	一八一	批張黃氏呈詞	一八八
批張林桂呈詞	一八一	批惠維翰呈詞	一八八

批李興智呈詞	一八九	批高照吉呈詞	一九五
批李玉華呈詞	一九〇	批溫居賢呈詞	一九六
批醫生趙國珍稟詞	一九〇	批田芝英呈詞	一九六
批李成茂呈詞	一九一	批職員趙席珍訴詞	一九七
批胡安定呈詞	一九一	批姜浩切稟詞	一九八
批韓德盛呈詞	一九一	批張希載懇詞	一九九
批詹李氏呈詞	一九二	批生員劉文煥呈詞	二〇〇
批劉恆春呈詞	一九二	批張孔修呈詞	二〇〇
批陳福林呈詞	一九二	批秦楊氏呈詞	二〇一
批張忠孝呈詞	一九三	批劉楊氏呈詞	二〇一
批史紀有呈詞	一九三	批趙席珍呈詞	二〇二
批于世連呈詞	一九三	批蔣長春呈詞	二〇二
批姜隱兒呈詞	一九四	批賀天祿稟詞	二〇三
批王積煜呈詞	一九四	批房書楊先甲呈詞	二〇四
批詹良德呈詞	一九四	批趙席珍呈詞	二〇四

批奧萬鎰呈詞	二〇六	批崔文會呈詞	二一三
批生員劉瀚章呈詞	二〇六	批劣生韓映離呈詞	二一三
批田王氏呈詞	二〇六	批吳毓麟呈詞	二一四
批魏興成呈詞	二〇七	批嚴日新呈詞	二一五
批張萬智呈詞	二〇七	批劉李氏呈詞	二一五
批韓趙氏呈詞	二〇七	批張星海呈詞	二一五
批趙新科稟詞	二〇八	批韓李氏呈詞	二一六
批張家豐呈詞	二〇九	批高壽賢呈詞	二一六
批張明祥呈詞	二〇九	批李李氏呈詞	二一七
批倪錫有呈詞	二一〇	批雷世俊呈詞	二一八
批王春和呈詞	二一〇	批廣裕通呈詞	二一九
批楊先甲呈詞	二一〇	批薛韓氏呈詞	二一九
批張蘇氏呈詞	二一一	批孫樹吉呈詞	二二〇
批張楊氏呈詞	二一一	批雷賈氏呈詞	二二〇
批李登連呈詞	二二三	批董廷銀呈詞	二二〇

批李凌峯呈詞	二二一	批徐尹氏呈詞	二三一
批張步讓呈詞	二二一	批辛勤兒呈詞	二三一
批雷炎祥呈詞	二二二	批李和平呈詞	二三一
批蘭積玉呈詞	二二二	批辛勤兒呈詞	二三一
批曹李氏傷單	二二三	批楊生成呈詞	二二三
批溫道娃呈詞	二二三	批趙文彩呈詞	二三四
批田世聰呈詞	二二四	批賈聯捷呈詞	二三四
批雷炎祥呈詞	二二四	批史光生呈詞	二三五
批雷炎祥呈詞	二二六	批何義盛呈詞	二三五
批辛含謙呈詞	二二七	批李張氏呈詞	二三六
批張永全呈詞	二二八	批王計玉呈詞	二三七
批張永裕呈詞	二二八	批劉步海呈詞	二三七
批張炳森呈詞	二二九	批賀汝濤呈詞	二三八
批辛含謙呈詞	二三〇	批朱鼎甲呈詞	二三八
批李作舟呈詞	二三〇	批史合義呈詞	二三九

批吳訪蓮等稟詞	二三九	趙清暉贖房判	二五〇
批嚴衡余呈詞	二四一	山西客婦陳裴氏上控劉世芳判	二五四
批楊士坊呈詞	二四一	唐瑞琳張明福互控制	二五五
批李見章呈詞	二四二	客民黃吉順與舒獻則互控制	二五七
批曹順新呈詞	二四二	馮景立控司書程福善判	二五八
批白善武呈詞	二四三	韓萬成具控魁盛店夥劉老二判	二六二
批陳有貴呈詞	二四三	果正魏效徽等稟控詹李氏判	二六五
批雷益壽呈詞	二四四	譚泰盛具控鋪夥余禎錫判	二六六
批王化顯呈詞	二四四	客頭孫恆高等保領犯婦車張氏判	二六八
批安世傑呈詞	二四五		
批雷益壽呈詞	二四五		
批鄭彥傑等稟詞	二四六		
批王丙戌呈詞	二四七		
批李春賢呈詞	二四八		
吳王氏具控悍媳判	二四八		

樊山判牘正編

批姜恆泰稟詞

此案據該紳與郭文壽迭次互控。節奉藩憲府憲札。飭仰兩縣查議稟復在案。卷查咸長公局。起自同治六年。爾時軍務方殷。兵勇持銀易錢。動輒爭攘。於是各錢行釀錢六千四百餘串。設立斯局。使郭文壽領之。專與兵勇交易。是其始本爲便兵。旣而軍事告戢。該局生理日盛。錢法益復流通。不惟與官錢鋪相輔而行。卽各鋪戶亦裨益不少。是其繼。又爲便民。光緒八年。郭文壽稟請出局。舉姜紳恆泰自代。交替之際。互相推重。見諸稟牘。及九年秋。公局出票百餘萬。罄集取錢。局事幾不可問。幸而彌縫補救。化險爲夷。旋於十一年。將畝票收清。奉文撤局。卽據郭文壽稟控姜恆泰貪得無厭。蒙混不實等情。復據姜恆泰稟陳始末緣由。請飭郭文壽將長支銀錢。及房院地基。一齊交出各等語。查前此姜郭交替之時。除底子錢六千四百餘串外。尙有贏餘銀一萬三千兩。而歷年官

商借欠。急難收討之帳。計一萬九千有奇。經前藩憲批飭。在於贏餘項下。以三千爲郭姓酬勞之費。以萬金爲公局護本之需。至急難歸款之銀。既有約據可憑。應由姜紳設法清辦各等語。此次撤局。所有萬金之護本。及六千餘串之底錢。自應如數呈交。以昭核實。嗣據姜紳稟稱。外帳難於收齊。房產不能變價。懇將護本及底子錢。準折一萬九千兩無著之帳。奉藩憲批。以護本抵給外欠。事屬可行。仍應調驗約據銀數。是否相符。眼同塗銷。免生枝節。至鋪底錢六千四百餘串。着趕緊措交。以備善舉各等因。旋據姜紳於十一年十二月。將鋪底錢呈交到案。復於本年六月。將歷年官商約據四十九件。底帳一本。具稟賞案前來。是該紳於應交應抵之項。悉已清釐。可以給前案而清後累矣。惟據兩造互控不休。勢成水火。郭姓請將家餘局底。及票本贏錢餘五千八百餘串。一切領歸。姜紳又謂郭姓前後侵吞銀二千七百餘兩。錢二千八百餘串。懇請如數追交。各在案。本縣細核全卷。前後情節。俱已洞悉。在郭氏本非已業。何得妄冀歸還。在姜紳早已接收。何又控其侵蝕。其前則互相標榜。宛君子之相親。其後則

極意詆譏。近小人之爭利。而不知其皆非也。郭文壽以市井白徒。領局十五年。居然殷富。乃假老病之名。掩其飽颺之跡。功成受賞。事外優游。可謂巧矣。查公局初開。雖僅有底錢六千數百串。然積年所獲。皆公局之利。非郭姓之利也。乃竟揮霍贏餘。結交官府。使外欠無著之款。至一萬九千之多。領本貿易者。固當如是乎。幸而前憲寬仁。姜紳同氣。郭姓受人覆翼。誼當銜感於心。乃於局事敗壞之餘。乘危覬產。居心貪險。情理奚容。查八年郭姓原稟。稱將票本存留。外欠欠外。及實存銀錢各數目。一一與姜紳交割明晰。並以付託得人爲幸。初未言將來撤局。鋪底家具。仍歸郭姓經收也。今乃以未開之票本。作爲贏餘。現存之家具。私爲己有。謂一切當歸郭氏。不知具割之時。局中所出鈔票。有二十五萬之多。家具一切。卽在二十五萬票本之內。先已隨同交付。何能復覬珠還。至未收之票。尙有五千八百餘串。卽使真有此項。亦宜照底錢之例。呈繳入官。郭姓乃欲攪入私囊。何其貪愚老諂。况據姜紳稟稱。未開之局票。雖係五千有餘。而浮開之僞票。更在七千以外。誤開者不可追。未開者尙待發。郭姓欲以贏餘歸

己。試問賠累歸誰乎。至姜紳所控侵吞各節。或亦事屬有因。惜其言之太晚。查該紳入局之始。推崇郭姓。不遺餘力。據稱郭姓苦心經營。兵民相信。關係地方。誠非淺鮮。又云公局原設。只收各錢鋪幫差底子錢六千四百餘串。並無絲毫官款。郭紳經手十五年。除支銷身俸火食門面雜差不計外。現存鋪底及外欠欠外。並現在行使錢帖二十五萬之票本。兩相頂抵。並無虧短。又云郭紳於地面公事。並無貽誤。銀錢毫無虧短。洵能潔己自愛。顧全大局。除將原奉定章及一切銀錢。接收清楚。出具無虧押結。申費憲轅備案外。理合縷晰陳明云云。此皆姜紳入局時。力保郭文壽之言也。尋奉批鋪內差底及票本。既據該紳出有押結申費。鐵案如山。無能更易。是一經出結之後。郭姓卽有虧短。姜紳亦不得異言明矣。今乃於郭姓稟許以後。輒稱當日郭姓出局。不敷錢若干。長支銀錢各若干。佔去房院地基若干。修理銀又若干。一併稟懇追繳前來。果有此情。該紳當日何以貿然接收。數年以來。何以代爲掩覆。局事敗壞以後。何以甘心墊賠。既經接收矣。掩覆矣。墊賠矣。何又突請追究。翻雲覆雨。惟在兩手之間。加膝

墜淵。出於一人之口。試問當日出結者誰乎。書押者誰乎。自愧不如者誰乎。代爲請獎者誰乎。總之郭姓無良。姜紳無信。狐埋狐搯。兩造同之。今由本縣看定。郭文壽所稟貪冒不實。應無庸議。姜紳經手底錢約帳。悉已呈交。由本兩縣分別存放塗銷。申賣存案。該紳從此永無膠葛。其指控郭姓各節。既經出結在前。斷難翻案。亦無庸議。惟據姜姓來稟。稱冤呼累。意頗不平。查該紳八年入局。局票僅二十五萬。一年之內。增放至一百十七萬串之多。是以譌言一起。舉國倉皇。幾使大局不支。身家俱敗。是該紳之累。累在貪心。非累在公事。但當責己。何可尤人。至謂以護本項抵外欠。尙不敷銀九千餘兩。此亦昧心之言矣。查郭姓出放萬九千兩之外債。名爲借貸。實與餽贈無殊。該紳當日通融接收。本屬視同甌脫。今幸藩憲恩施格外。許以無着之濫帳。抵實在之本銀。本縣方謂便宜。該紳乃稱枉抑。人心不足。一至於此。今局事已蒞。公款已清。兩家各擁資財。正可交相慶慰。乃以雷陳之膠漆。尋餘耳之干戈。必欲屈膝公庭。自傷顏面。吾不知其何心也。該紳如果見機。即可遵批息訟。如不見機。仰候本兩縣稟明層憲。

牌示堂期。各以本身到堂質對。惟是事關帳項。尤以見證爲憑。查八年四月。有局夥林茂等。以藐憲違章等情。控爾二人到案。據稱郭姓僞立堂名。濫提公款。姜姓未入局以前。卽欠局銀二萬餘兩。入局後一事未理。又用局銀一萬數千。又擅將局內抵收晁姓房院一所。撥歸郭姓。爾日各憲用人之際。未忍追求。特將林茂等遞籍管束在案。今據爾二人互控各情。合之林茂等所訟。似覺實有侵漁。如爾等悔禍息爭。相安無事可也。若必負氣求勝。則當提坐當日局夥林茂、盛代勳、苟玉昆等。照依前後所控各節。逐層察究。澈底澄清。苟坐昧於先幾。必自貽夫後悔。該紳等其慎思之。勿忽。

批于慎德呈詞

爾六房以八千兩血本。付與一羣混帳東西。數年之間。化爲烏有。爾固有付託非人之咎。而封兆慶等。均屬喪良無恥之尤。若不提案嚴追。何以創懲奸騙。候覆訊澈究不貸。

批田長恆訴詞

于民八千血本。虧折無存。爾係漢莊掌櫃。咎無可辭。至于慎德初控。僅楊吉甫一人。乃是爾等甘言懇免。事後又避匿不面。是于慎德始終爲爾等所欺。爾尙謂資東忽起狼心。含混捏造。似此鬼蜮伎倆。豈能在本縣前嘗試。爾住在漢口熱鬧地方。拿著東家本錢。胡嫖混賭。一朝閉歇。搖擺還家。債累無窮。盡歸于氏。爾與封張等。真可謂狼心狗肺矣。本縣疾惡如仇。候提案重懲不貸。

批王世玉呈詞

王世玉係爾胞兄。爾開口卽云素行不軌。是爾兄縱抱愧天倫。爾亦並非悌弟。所呈各節。恐亦未免言過其實。姑候喚案察訊。

批劉長福呈詞

爾枕匣中既有銀兩。自應封鎖牢固。鄭姓乘爾在院中洗襪。輒卽開箱竊取。大凡做賊之人。必須背人行事。今乃青天白日。明明有陳席氏在門外縫衣。鄭姓豪不避忌。公然開箱攫物。似覺無此情理。現據鄭薛氏以誣良爲盜等情。控爾到案。已飭約役稟奪。茲據互控。姑候喚案察究。

批趙月曉呈詞

趙三羣誠然可恨。但引賊入門者。乃爾之寡嫂也。爾不能防範於前。而徒欲本縣追贓於後。爾試看趙三羣父子窮無立錐。縱使立斃杖下。原贓亦難盡獲。依本縣相勸。爾從今以後。永不准三羣與爾嫂見面。以前所失業已領回銅盆等件。餘物不必深求。本縣再將三羣枷號一月。以爲盜竊者戒。仰卽具領完案可也。

批馬樹生呈詞

爾欠許永興之錢。爾自清還。薛同義欠爾之錢。爾自向討。不得抓沙抵水。彼此牽混。仰仍遵前斷。先行措交許永興銀二百四十兩。勿延干比。

批陳鄭氏呈詞

招夫養子。最爲敝俗。爾以孤孀招根遂兒爲夫。原圖養贍。乃一無所得。反將所蓄之二百八十串錢。盡爲所耗。近則錢盡而人亦不至。且以娶有原配爲詞。揆厥事情。恐左阿婆。非媒妁也。乃牽頭也。爾與根遂兒。非嫁娶也。乃苟合也。以苟合始。以離異終。男女二人。混帳已極。候喚案一併重責。以爲不要臉者戒。

批傅廣發呈詞

爾在韋老九家。同場聚賭。輸錢數十串。先有騙賴之心。遂行挾制之術。搶骰在手。以待韋老九向爾央求。可謂狡黠之至。不然。爾如有心出首。則搶骰出門。何不徑至本署控告乎。嗣因討骰起衅。擲傷頭額。始來呈告。明係一羣賭棍。彼此

犯言爭毆。應不分原被。一併逮案重懲。假設呈驗。

批王兆元呈詞

爾嬖趙氏。於光緒五年。果被劉生吉等拐賣。得錢一百六十串。爾叔於是年年底。卽行歸家。何以並不控究。隱忍多年。况劉生吉等。將爾嬖拐賣。所得財禮。早應分用罄盡。何至迄今十餘年之後。尙因分錢爭鬪。且拐賣事屬不法。豈能當人吵嚷。自取敗露。尤不近情。雖指有見證。顯係串誣。不准。

批高金稟詞

該約因母病辭差。具見孝思。惟鄉約之責。在於勸導鄉里。禁暴息爭。在家日多。進城日少。該約辦公奉母。兩不相妨。本縣最喜天性肫篤之人。不欲更易生手。仰仍照常充當。如遇有公事傳喚。或有案件須進城稟報者。卽據所舉之葉隨甲。代爾來案可也。

批道士馬義秀稟詞

事既經官。應由官斷。問明曲直。自有主裁。乃來稟徑。請將蔣至中。還俗遞籍。豈本縣受爾等指使乎。設蔣道士亦遞一稟。請將劉元機及爾等。一併還俗遞籍。本縣將何所適從乎。膽大糊塗。候集訊訓責。

批孫李氏呈詞

俗言云。打死兒子招女婿。言其顛倒錯亂。昏憤糊塗也。爾嗣子孫作良。如果浪蕩不法。該氏何以早不首送。直待作良控時。清春到案。始行出首。其爲時清春唆使可知。案已稟傳。着靜候集訊。勿瀆。

批武景鎬呈詞

爾翁婿既經興訟。自應同堂對質。何云不能同面。既翁婿不能對質。親家公親

家母。獨可對質乎。爾旣云意在和睦。又云以情感情。自宜倩人婉爲說和。而乃必欲令爾女姑媳。一同到堂。豈非結怨愈深。將來折磨爾女。亦必愈甚。求和睦者。固如是乎。至萬永興之添喚。亦並非作爲鐵證。到堂時本縣自有權衡。該生豈能測度。着靜候集訊。毋得瑣瀆干咎。

批賈兆奇稟詞

該武舉不能自謀生理。而欲本縣代謀。陝西一省。如該武舉之貧者。不知凡幾。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本縣雖欲爲力。如力不從心。何哉。

批許希賢呈詞

爾姪媳許鄒氏。鄒自貴親生之女也。壻死而嫁其女。弗與爾商。謂之專擅則可。謂之刁賣孀婦則不可。試問鄒氏。與其父親乎。抑與爾叔翁親乎。爾不過未得財禮。於心不甘。候飭差協約處。令鄒自貴將所得財禮。酌量分給。毋得率訟。

批趙五福呈詞

據稱徐至堂持錢買銀。誤以十串之票。作爲一串。寄爾店內。越日向爾詢問。爾卽如數交還。徐姓感激。固其宜也。及持此票往照。則票爲恆盛堂被竊之贓。幾致徐姓不得脫身。致將所有錢票。全數質押。恆盛堂始肯釋放。徐姓懷恨。應恨恆盛堂。不應恨爾五福店。乃以昨日感激之人。今日變成怨府。一鬧不已。而再鬧之。遂致拋擲板凳。扯破油缸。擊傷夥計之頭。打爛架上之貨。世間誠有一種橫人。不應橫得如此之甚。其中恐有別情。姑候驗傷察奪。

批翁車氏呈詞

爾夫故後。爾前房子翁慎修。竟如此不肖。從前之事。姑且勿論。本年二月十四日。爾自娘屋轉回。失去衣物金珠等件。翁慎修誘爲被竊。後又毆爾成傷。爾何以聽信李三之言。遲遲不控。况爾去夏。業已失竊一次。不敢向問。今年歸寧。自

當格外小心。何以細軟金珠。概放屋內。此真委肉於虎狼。寄財於盜賊也。彼之
很可恨。爾之愚亦可憎。姑准喚案訊究。

批黃心如呈詞

爾以三十金救許姓之亟。伊情願供爾日行零用。彼時即應書立字據。逮後零
錢不便。僅由伊麵房供爾麵食。亦必有取麵摺據。若二者俱無。憑何構訟。至所
送之麵。即爾所放三十金之利錢也。何以爾又付給麵價銀十兩。既付以十兩。
自應登諸帳簿。不難按籍而稽。何能一口冷味。所呈俱不近情。仰再明白登覆。
聽候核奪。

批張德陞呈詞

銀罐埋在臥房地下。適被賊偷。此必有內賊串竊。該民試思埋銀之時。何人得
見。何人得知。先跟究家內之人。庶幾有跡可尋。易於破獲。不然。茫茫人海。縱出

緝票亦是枉然。候勒差嚴緝。仍仰該民協同找尋線索。是爲至要。

批齊有模報呈

據呈爾孫媳董氏。因爾媳斥說。挾忿於初十日夜。服毒自盡。當即叫同娘屋父兄看殮。而董姓等種種訛索。諒係實情。但念董姓養女一場。青年橫死。其情亦不無可憐。至忤逆不孝云云。凡娶婦之家。遇有此等橫事。無不以忤逆加之。以見死當其罪。居心如此。何怪娘屋忿爭乎。爾孫媳果真不孝。爾卽不稟官。亦應請同親族向其父兄評理。教訓可也。扑責可也。教而不改。出之可也。不應零碎折磨。使其含恨而死也。况爾孫夫爲妻綱。孫媳不孝。卽是爾孫不孝。爾何不責爾孫之非。而獨快孫媳之死乎。總之人已自盡。忤逆不孝。有何憑據。董氏在爾家燒火造飯。足見並未享福。卒至不得善終。爾卽棺殮從豐。亦不爲過。惟娘屋過事要挾。亦屬不合。候詣驗分別飭遵。

批劉桂元控詞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何期遇此橫蟲。打爾頭破血出。彼逞旁敲之手。爾罹无妄之災。昔人詩云。黃葉飛來怕打頭。真有老大悟境。候驗傷喚究。

批馮景立呈詞

據稱去年該職出外。表兄張漢竊寫賣約。將爾家使女毛子。賣與程書辦爲妾。賣錢若干。得錢爲誰。何未聲敘。爾回家不依。因張漢逃躲而罷。是爾已寬縱於先矣。爾在咸陽。爾老母何以獨居省城。何人侍奉。爾不躬侍親養。致毛子程書辦借照料爲名。恣行盤踞。是爾又受之以隙矣。咸陽密爾省垣。爾卽不親來省母。亦當常報平安。該書盤踞經年。豈得毫無知覺。直待奔喪到省。始知衣物不翼而飛。是爾揖盜開門。何怪其乘喪捲物。至劉姓以勸解被毆。尤屬不情。姑候驗喚嚴究。

批馮景立覆呈

爾前日呈詞。早經批示。何云尙未奉批。想因批內駁詰各層。爾無詞可對。故此
次遞呈。假作未奉批答耳。程福善既已逐離門戶。毛子何猶在爾家。致伊尋衅
直入。硬將爾姪麻雀子搶去。總之程姓毛子。都不是東西。爾與母分居。任聽他
人臥榻鼾睡。亦屬由咎自取。案已批准。候訊勿瀆。

批韓樹本首送胞姪稟

秀才不講理。平民當何如。持刀砍伯父。不審出何書。候驗傷喚究。

批杜義和息詞

宗三白吃猪肉。至六千餘文之多。除不給錢外。反嗔討向毆。無怪楊玉茂控案。
此案若遇本縣親訊。宗三挨板帶枷。切實可靠。今經處息。居然賠禮還錢。是無
理於前。尙能見幾於後。姑准銷案可也。

批馮恩卽麻雀兒訴呈 此呈卽程福善代遞

爾祖曾爲顯宦。不意家門凌替。至此可爲嘆息。爾年才十七。照料誠不可無人。然毛子係屬養女。程書辦更是外人。卽令爾三叔不孝是真。究是祖先一脈。爾何必聽他人之言。揚家門之醜。程書辦買得毛子到手。窺爾祖母年老昏愚。爾又少不更事。乘機入室。希圖吞擄家資。值爾祖母告終。該書與馮三顯作仇讎。遂將爾居爲奇貨。今又出爾之名。來案呈控。復假爾已死祖母之名。作爲遺囑。鬼蜮伎倆。豈能哄我。候先稟藩憲。革去該書卯名。然後拘案答臀梏頸。以爲涎人財物。離人骨肉者戒。此飭。

批宿月生呈詞

李王氏孀居子幼。欠有外債。意欲招爾爲夫。是欲倚爾生活可知。爾出財禮若干。何人媒說。何人主婚。何人爲書婚約。各層俱無。僅止男女二人。觀面商說。其堂叔及其親戚。毫不與聞。似此私相苟合。與騙佔何異。乃公然夫婦。實屬寡廉鮮恥。迨其舅將王氏接去。復敢持刀往接。與誘拐何分。雖被王老八捆縛毆打。

殊爲自作之孽。輒敢捏砌被搶錢帖等詞。試問往接王氏。攜帶錢帖數十串何幹。現據王英控案。候卽一併喚訊。澈究嚴懲。

批劉永慶呈詞

據稱該職自山東告假回籍。原籍究係何處。來陝買馬。是否奉上差遣。到陝後未曾買馬。且先辦人。甫在陝西娶妻。旋往固原探友。常春武相逢陌路。卽令爲媒。張田氏不問來歷。居然續娶。不帶田氏回籍。且租公館過年。不管田三爲誰。當作官親看待。觀爾所作所爲。實屬荒唐昏憤。况爾與田三姐弟。相處不到一月。何以如此深信不疑。將所有衣物。概行交付。飄然長往。是爾前門有虎。後門有狼。欲不食爾之肉得乎。又據稱田三卽楊二。乘爾赴甘。將人物一齊拐逃。旣作此等不法之事。自應高飛遠走。何又安居湖廣會館。靜候捉拏。會館向無婦女。張田氏竊藏何處。所稟種種可笑。實屬自討苦吃。姑念控關局騙。准卽拘案究懲。

批曹漢進懇詞

黨正元因其弟寶太聘妻。不與商量。輒窺其今月廿七完姻。突於廿四日。率其悍妻子女。將黨寶太房中棹椅櫃鏡奩等物。打成齏粉。在寶太誠爲不弟。然爲兄者。不能教之於先。乃敢臨期打鬧。意在阻人婚娶。居心險惡已極。經本縣重責管押。諭俟二十七以後。再行釋放。仍令賠償摔毀各物在案。至其弟誠亦非是。然當臨婚之時。既經其兄嫂百般糟踐。倘再被官責打。必有謂新婦不利者。是以本縣從輕戒責。今爾等爲正元乞恩。誠恐明日吉期。出外又復尋衅。且等後日再說。若黨寶太來爲其兄乞恩。本縣卽當釋放。此飭。

批何李氏呈詞

異姓瀆宗例有明禁。爾擇爾女之次子爲孫。是否本宗別無應嗣之人。仰係爾偏向增家。欲以家資相付。爾女于歸誰氏。福祿兒現年幾何。邀同親友究係何

人。曾否書立嗣單。告知族長。爾年已望七。顏光無幾。爾媳孫氏與嗣子相處之日甚長。此時由爾主張。須防異日母子不對。來呈含糊。未便率准。仰親族公議。稟覆候奪。

批張棟呈詞

案延數載。官經數任。屢飭算帳。互相抗延。况生意以帳爲據。聽訟者卽據帳斷錢。帳未算明。是非何能臆度。候飭差刻日勒令兩造。將帳簿契據檢齊呈案。過硃。飭令房書並原管人等。只就呈案帳據。核算開單。案定斷後。無論何人持出何項帳據。皆作廢紙。自此次算明斷結。倘再纏訟。定卽嚴懲。并予立案不行。此飭。

批振興魁呈詞

查爾西行各家。專做油漆。並木器小件。不准做箱櫃門窗東行。則做賣白胎門

窗箱櫃。不准做油漆器物。向規分別公平。各做各物。各支各差。兩無所礙。以故多年相安無事。而上科偷做卷箱售賣者。有黃通順各家亂行於先。李魁盛又做黃華館門窗繼之於後。是一再違亂行規。皆爾西行之人。東行之劉世堂等。豈能默無一言。迨興訟到案。爾等意在抗違。猶敢狡辯。本縣曲體愚民。固未深究。從寬薄責。斷令准西行做賣門窗箱櫃。酌幫東行支辦流差。西行油漆各件。仍不准東行攙做售賣。予西行以利息。杜東行之藉口。不偏不倚。公允持平。乃三合公屏店。以事外之人。竟取插稟扛幫。理論再三。輒復強詞混狡。予以枷責。實屬咎由自取。旋經邀同復盛公等。合詞悔懇。據稱自知錯謬。不敢違抗。情願幫同東行支辦流差。當因知悔。姑准開釋。隨將斷案揭示通衢。乃甫經面從。旋復翻異。據稱西行二十餘家。均係小匠。不諳造作門窗箱櫃。幫支流差。苦上加苦等語。既然不諳。黃通順李魁盛等。何能一再偷造。乃又稱李爲東行之人。既入東行。何又做西行生意。縱李姓實係東行之人。黃通順等素係西行。何又諱造卷箱等物。遁飾之詞。固已圖窮七見。黃李等既能作俑於先。又安保他人不

踵繼於後。二十餘家之木匠。本縣何能按戶而稽。再以支差輕重而論。西行同幫屏店。支科場月課。秋審等差。棹椅。以科場爲重。月課次之。秋審又次之。東行支府縣考虎頭牌。面卷箱。及本署流差首級木籠之類。應以府縣考試爲重。流差等項次之。分支本極公平。否則何能相安無異。惟己丑科裁免各行一切。均歸民價買辦。其月課秋審等差。需用棹椅。亦甚寥寥。是爾西行吃重之差。已不支應。而東行所支各差。均仍其舊。權衡輕重。已屬東苦而西甘。乃爾行復貪利無厭。屢違向規。偷賣東行器物。且科場免行。原屬上憲卹商惠政。理應闔行一體均沾。茲既利歸西行獨受。卽令爾等略幫東行流差。亦甚持平。並不爲累。况本縣又准做賣東行器物。實屬寬而又寬。何又謂之苦上加苦。似此冥頑不靈。本應提案懲責。姑再詳明批示。其各凜遵。毋再狡翻妄瀆。自干咎戾。切切特飭。

批任大年稟詞

爾與鄭全德同夥貿易。交情不薄。鄭全德回陝以後。爾在伊犁。三次寄書。諄諄

以家事相託。又歷敘生意興旺之事。足見生意未嘗斷割。否則何必寫信告知。今鄭姓已故。妻孀子幼。本縣前堂曾經諭明。令爾幫銀一百三十兩。俾鄭王氏葬夫。不算還領本之錢。只當贈亡友之賻。又念鄭全德死者已矣。而爾精明幹練。掙錢之日方長。百三十金。非爾所難。此是本縣看得爾起。方有此斷。今據稱先交五十兩。下陳八十兩。六八兩月還清。爲期未免太遠。鄭王氏女流淺見。難保不控案請追。終爲爾身之累。今限爾端節前再交四十兩。五月底一律交清。錢出得簡捷。案也結得爽快。豈不甚好。何必拖延累月。再起訟端。仰卽遵批。覓取妥實鋪戶。人銀兩保。如期交納。現交之項。着鄭王氏先行具領可也。

批封東盛呈詞

據稱爾向郭昌盛討要耽保貨銀。犯言滋鬧。事所常有。彼不知姓名之三人。事不干己。勸解已屬多事。而又觸其羞怒。致郭姓突喝十餘人。將三客兇毆。扯破衣服。既云兇毆。何無傷痕。衣服撕破。何不呈驗。彼三客者。無端受辱。理應來案。

喊控。何反匿跡銷聲。直待郭姓告案勘驗後。爾始出頭。控理揆其情事。爾之糾人打鬧。不問可知。試思爾等生意人。所爭不過數金。至於興訟過堂。毀物要賠償。養傷要湯藥。貨銀不得到手。尊腎又要吃虧。其兇也可恨。其愚也可憐。現已批准喚訊。着靜候訊責勿瀆。

批黃應兆呈詞

酒票取酒。向無好酒。爾不取酒而折價。酒店自必想佔便宜。爾要得多。伊給得少。此打槌之由也。至稱同盛成毆爾成傷。又復局去搭襪錢票等物。此打架涉訟者。照例有此文字。試問竹筴市萬人如海。該鋪青天白日。喝夥攢毆。乘閒擄物。豈無一人解勸。來詞語不近情。又無見證。未便率准。姑候驗傷核奪。

批張文化呈詞

爾在張太平紙鋪搭本生理。事在何年何月。張太平令爾分夥。又在何時。如果

天福勝字號。是爾一人興起。張太平何能將爾逐離。爾所拉外債。均係紙店所用。債主討債。應認號面不認人。何因張大平不認。遂置紙店於不問。而反向爾逐離之鋪夥。逼討所呈。俱不近情。姑候差飭原中四人。管處覆奪。

批原差陳升稟詞

禮部行查。具有限期。逾限不覆。查取職名議處。茲據稟張翟氏之子。已赴南山。待其歸來投案。知在何時。萬一張自德數十年不歸。或翟氏本來無子。又將如何。該吏役等辦事。拘於官人習氣。遇事疲滯推卸。實屬可恨之至。本縣做官。破除陋習。事事追根究底。爾等胡亂塘塞。萬下不去。仰卽會同三兆村保約人等。訪尋翟氏戶族鄰右。共同查明守節年分。是否相符。有何事實。詳細開送。出具切結。以便造冊轉齎。此是表彰節孝之事。不得使人因此受累。俟其稟結辦妥。由爾持回。其戶鄰等勿庸來案。切切此飭。

批何天成呈詞

與爾同居之段三既不安分常與教匪來往喧鬧爾勸之不聽避之可也何以入與相處以致打架成傷衣物被奪是爾昧於卜居彼乃肆其搏噬且孫二之爲教匪有何憑證有何案據信口妄指祇屬一面之詞候驗明傷痕併摔毀各物再奪。

批劉良惠呈詞

據稱爾鄰居之櫨壓在爾牆角之內現在爾新鄰劉姓將房拆卸另蓋抽去此櫨必致搖動牆尖然牆是公牆屋是彼屋劉家既要拆房無獨留一櫨之理爾與商不允惟有憑中理說令其將牆修好不能禁其不拆爾明知抽櫨則牆必倒何以將米麵各糞仍置牆下略不遷移一若有意令其打壞也者不知是何居心姑候差飭原管劉敬奇劉運高處令劉老碗將牆修整完固勿因小事致滋訟累切切。

批周十四呈詞

天下事愈急則愈不成。出錢討寡婦。乃陝西人慣技。爾此次媒定馮氏爲妻。財禮追往。乃通例也。然亦何至二百五十六串之多。至外加羊酒離母錢十串。尤屬聞所未聞。總由爾老婆心急。人要多少。爾卽給多少。誰知此意被人窺破。盧孟丙遂以事外之人。橫殺一鎗。使爾口越喝越不得喝水。肚越飢越不得吃肉。觀呈中急喊速救四字。大有倒懸求解之意。誠爲可笑可憐。姑准喚案察訊。

批陳彝翰稟詞

爾在東關古紅廟設館。陸瞎蛇挾嫌欺害。果如所言。坊衆自有公論。何以爾初六還村。初十來館。廟中忽然停靈閉戶。靈是何人之靈。門是何人上鎖。來稟一味含胡。觀爾令學徒往請香長。迄無一人來廟。足見爾不見悅於人。瞎蛇日間與爾淘氣。晚復糾衆往尋。爾並不聲喊街鄰。投知坊約。止於在隔壁茶館坐避。爾若問心無愧。何至如此畏人。况身爲塾師。合則留。不合則去。爾被人如此欺害。爲東家者。袖手旁觀。可謂無賓主之情。而爾尙云欲散館。恐誤學生。何其猷

而無恥也。至所稱掀倒兇毆。何以無傷。遺失錢帖五串。有何憑證。此皆告狀惡習。代書濫套。萬不足信。亦萬不能究。仰卽散館回家。另圖生活。不必違背臥碑。公庭屈膝。切切此飭。

批周炳勳自書紅稟

據稱爾在馬坊門店內。留山長之表老爺吃飯。卽在間壁紅肉館叫菜五碗。該惡硬稱六碗。不知該惡究係何人。及爾往館內理論。該惡喝令十數人罵毆。追擄。搶去銀錢烟鎗。扯破表老爺衣服等語。果如所云。紅肉館之人。直是瘋狗。然該館開設多年。叫菜者不計其數。何以獨與爾如此兇鬧。且生意人並非強盜。何能白晝搶擄銀錢。該館東夥。通共能有幾人。何得一喝之際。卽有十數人將爾打罵。且爾所封之銀。爲拜見山長而設。贄敬不過四兩。門敬倒有二兩。實屬情理所無。表老爺旣帶十串錢票出門。必有用錢之事。吃飯已畢。還不快走。直等數十人打上門來。任其從手中將錢奪去。尤屬情理所無。核其情節。種種支

離。虧爾是一文生。做出如此不通稟帖。顯係恃與山長同鄉。意欲白騙五碗菜錢。實無恥已極。省城衙門甚多。仰赴他處控告。本縣不管。

批關廷才呈詞

爾控賀榮夫婦。毆爾母子三人。而均無傷可驗。卽令喚案。亦不過打爾幾板。爲好訟者戒。今見本縣有無傷不喚之批。輒稱勢成騎虎。意在不准不休。實屬刁劣已極。賀榮不配做老虎。爾亦不曾騎上虎背。仍不准。

批孫德聚呈詞

爾當到信義成鋪房三院。向係王鳳蘭在內居住。去臘管業之時。旣經面同房主王姓招兌清楚。令王鳳蘭換契認租。何得至今霸房抗給。杜六事不干已。何以口出不遜。此等事當房者收租。住房者出銀。本是順理成章。何必來案興訟。如爾所呈果實。王杜二人。如此無理。一經本縣親訊。除重責外。仍須換契給租。

管押受比。爾可將此批鈔給閱看。令其好好交銀。本縣公堂少來爲妙。

批房敬堂稟詞

查該清書。旣在長安刑房。供役多年。何必忽然跳過咸寧。旣經李芬若薦入刑房。與秦懷吉一同辦公。何以云日受凍餒。咸寧刑房。旣不相容。何以不回長安本缺。所稟均不可解。但凡跳槽之人。必非好貨。若經本縣親訊。恐怕爾要吃虧。姑候訊奪。

批許則喜稟詞

據稱爾堂嫂孀居無子。爾旣明知難以守節。卽應擇人改適。何以聽其獨居紅埠街。毫不過問。以致捲逃無蹤。近日查知係南關厘局何先生用計拐逃。爾究從何處查知。何人告爾。何先生叫甚名字。所用何計。爾堂嫂現在何處。爾曾否見面。以本縣揆之。旣係厘局司事。又近在省垣。豈有拐人之理。必係爾堂嫂改

嫁以後。爾索詐不遂。捏情控案圖累。不准併飭。

批段萬鎰說單

該民前呈云。有至好多人說話。而不指出姓名。此又云說話雖多。不便作證。查訟事全憑中證。爾果理直氣壯。爾之至好。有何不便之處。既然至好。不敢上堂。爾之無理可知。此次代作說單者。即係一無賴訟棍。候本縣訪明拏案。併懲不貸。

批許則喜呈詞

據稱爾嫂師氏。嫁給何姓。既言南關大眾皆知。何以紅埠街院鄰房主。反不知情。既稱何姓新娶許家寡婦。則非誘拐可知。爾何以稱用計拐擄。師氏之母。不過在高家傭工。並非侯門似海。爾能直入縣署喊控。何不能向高家尋人。仰自向師氏母女。尋究媒證爲誰。主婚爲誰。投約評理。得罷即罷。勿庸飾瀆干咎。此

呈仍不准

批張天祥呈詞

據稱陳三於光緒七年。聘爾胞妹爲室。未及迎娶。旋即出門。迄今十有一年。渺無音信。爾妹年已廿五。歸妹愆期。稟官作主前來。查例載期約已至五年無故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歸者。並聽經官立案。別行改嫁。亦不追財禮等語。今陳二耽誤爾妹。已逾十年之久。自應由爾另行擇配。惟陳家是否尙有戶族。陳二是否十年在外。着爾具結存案。以杜異日之爭。此飭。

批金李氏懇詞

爾子經爾出首。尙未斷結。茲據懇釋前來。着金根遂卽金德榮。出具切結回家。好生孝養。仍與髮妻金康氏完聚。其私識之陳陳氏。永遠離異。不准往來。陳陳氏着另行改嫁。倘再無恥苟合。提案杖斃不貸。至所欠劉暴娃之三百六十對

半錢。着卽日交案飭領勿延。

批李彥其呈詞

查閱案卷。蔣委主令爾先交本錢六十串。再交利錢十五串。餘利着債主情讓。今爾僅將本錢交清。尙有利錢未給。何得謂之格外苛索。爾謂文華國仗吏欺民。以本縣觀之。爾亦未免仗民欺吏。姑候覆訊核奪。

批杭明德呈詞

大舅與姐夫廝鬧。不惟味帳不還。並將中人毆打。此舅子中之虎狼也。但伊從前以契質錢。繼則未還錢而抽契。爾於礙面曲允之時。應另立一文約。以爲執照。乃竟一無憑據。以致該舅子味賴不還。彼固負心。爾亦失算。姑候傳案訊奪。

批徐月溪呈詞

來呈不甚明白。爾戚楊姓。託爾代糶糧食。合價一百串。爲牙人董發掬使。嗣後楊姓索錢。董姓無出。爾遂借楊姓之當。以還楊姓之錢。已屬不甚可解。及楊姓葬親。向爾勒討前借之當。董姓仍無所出。爾遂再借楊姓之當。以贖楊姓之當。此等不通文字。古怪事情。實屬令人不解。着明白另呈覆奪。

批徐月溪呈詞

爾前呈云借楊姓之當。還楊姓之錢。復借楊姓之當。以贖楊姓之當。本縣不懂。批令復呈。茲據稱係借楊松如之當。還爾楊家岳母之錢。又借連襟沈姓之當。以贖楊松如之當。爾前呈楊楊不分。猶可說也。乃併沈姓亦誤作楊姓。此何說耶。惟既據分晰清楚。姑准喚案察訊。

批盧成等呈詞

來呈支離已極。據稱爾等在潼關跟傅大老爺。查廳尊姓王。並不姓傅。爾等告

假回省。行至中途。忽遇素不認識之趙金壽。自稱前往新村押寶。爾兩人遂與之同行。凡出門之人。遇着賭匪。避之惟恐不及。何反與之親近。趙金壽將爾引至齊餘海菴內。是夜爾卽被竊。及爾驚覺喊叫。賊卽逃跑。是黑夜之中。爾並未見賊人之面。何以知其爲趙金壽。並知其爲尙景成。况賊人偷去衣物可也。如此寒天。被褥自必墊蓋。何得一齊捲去。以本縣揣之。必係爾二人在新村賭輸。被賭局將行李扣留。爾遂捏情妄控。此呈不准。着明白另呈覆奪。

批鄭永志懇詞

爾無故捏寫鋪戶。保爾充當行頭。及本縣傳詢保人。爾遂多方支吾。前次懇釋未准。今又以母病爲詞。查鋪保既然不真。母病一定是假。惟本縣不爲己甚。姑准保外候傳。

批張克金呈詞

爾岳母向羅氏。在生時是否依爾同度。死後既無子嗣。是否遺有產業。來呈概不聲明。惟稱該氏死已百日。忽有素不認識之吳姓。同妻向氏。突來向羅氏家內。自稱孫女孫壻。要分家產。查向家既無子嗣。此一分絕產。乃係人所必爭。爾必先有霸佔之心。吳姓夫婦。乃起爭奪之意。此事之顯而易見者。姑候吳姓控爾到案。再奪。

批吳智呈詞

頃據張克金控爾夫婦到案。本縣已知因係爭產起衅。查爾太岳母向羅氏已死。向家再無他人。所遺之業。惟向家親骨肉。得以承受。張克金之妻。係羅氏前夫之女。帶養向家。張克金不過是一油瓶女壻。豈能得向家產業。乃向羅氏在世。並不同居。死後以裝殮爲名。登時前往盤踞。實屬貪愚無恥。候喚案訊明剖斷。此呈作爲原告可也。

批胡于氏呈詞

爾二十三歲守寡。今年四十三歲。夫堂兄胡炳章。如果有涎業逼嫁。不逼之於少艾之時。而逼之於老醜之後。已屬無此情理。今年四月炳章主使其妻其妹將爾拷打垂斃。爾當時何不控案驗傷。爾既有田地騾馬。現銀現錢。何得毫不攜帶。獨自一人夜奔娘屋。致令炳章將所有產業。一併吞擄。而爾又隔半年有餘。始來控案。尤屬無此情理。查爾守節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爾與何人同度家業。何人經營。外債千餘串利錢。何人經收。着逐一明白。另呈覆奪。

批客民陳永祥呈詞

據呈爾帶同妻子回籍。路經新築鎮。偶遇熊昌盛僱爾爲伊捲賣水煙。爾妻王氏爲伊造飯。爾因病將烟錢花盡。回至新築鎮。不見妻子。此時爾卽應向熊姓要人。熊姓亦向應爾要錢。乃彼此無言各散。世間那有此事。後來衆人言爾妻子被熊姓賣與雷姓。言者究係何人。親族聞之不服。不服者又係何人。此等緊要中證。何得不實指其人。况爾受僱賣烟。失卻妻子。究係何年月日之事。爾自

回籍一年。積得工錢。方來伸冤。尤屬謬妄。揆其情事。必係爾將妻子賣給熊姓。今又翻悔圖訛。殊不知此等不通呈詞。豈能率准。着明白另呈候奪。

批劉三錫稟詞

說得太兇。一定是假。姑候驗傷覆訊。惟稟稱用斧將門砍去兩片。斧傷十六處。刀傷三處。矛傷十幾處。可驗。究竟是門受傷乎。人受傷乎。刀斧與矛。何人所持。一味含糊牽混。明係飾詞聳准。着呂誠依照稟內所陳。切實驗明開單呈閱。如其無傷。亦據實稟覆候奪。

批祁守恩呈詞

爾嫁女後。何年回籍。今年何月來陝。爾婿張正管。毫無隱飾。直稱將爾女另賣。爾竟不動氣。猶復屢向婉說。世間那有此不講理之女婿。又豈有此沒出息之丈人。其中定有別情。姑候喚訊察究。

批霍贊元稟詞

爾以吳堡生員。逃荒至此。因挑烟使用小錢。與合盛昌口角。撕毆。此亦常情。惟爾是否秀才。無從查考。爾身邊是否有銀五兩。更屬無從查考。至稱鋪夥三四個。打得爾頭面血出。而不請驗傷。尤徵虛飾。且既是秀才。卽不應喫鴉片烟。尤不應強用小錢。合人打架。爾既逃荒山外。那得有五兩銀子。如果有五兩銀子。此卽爾之性命。自必緊緊收藏。何能輕易失去。明係藉端訛詐。希冀賠償。爾如一定要打官司。着來案面試時文一篇。試帖一首。如果通順。算爾是個秀才。准予喚訊。倘若不通。戒責遞籍不貸。

批講生雷春稟詞

所訴亦多扭捏。兩造之詞。均不可信。爾子雷吉祥。係屬要被。業經稟傳。何得輒請免喚。自且於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之外。自稱曰講生。不知出何典記。核其稟

詞實屬恃老多事。謬妄糊塗。俟其到堂。先打二十手心。然後問案。

批李善長呈詞

爾妻妹張氏。寄居爾家。其夫雷英屢接不歸。尋爾躉鬧。此事係爾自取。於雷英何尤。試問爾妻如果在雷家不歸。爾肯答應否。現據雷英之弟雷樹滋。以霸嫂吞財等情。控爾到案。業已批准喚究。爾如知機。將張氏送回。免得到堂捱打。豈不甚妙。

批柳樹屏懇詞

爾父柳進有。以六十老翁。而幫同程書辦打人。已不可解。至稱渭富興扶四縣正銀。非爾父不辦。向使柳進有早年夭折。該四縣將不解銀糧乎。所呈昏謬已極。不准。

批裕安稟詞

月利十分。聞所未聞。彼固難飽貪囊。爾亦自投羅網。試問銀錢是爾自借。磁瓶是爾自押。契紙是爾自書。十分之利。是爾自願持出。當出借之初。並無抑勒情事。今因利過於本。卽欲將利錢作爲本錢。在彼重利盤剝者。誠爲不法。然爾揭借之始。慨然肯出十分之利者。已早無還本之心矣。爾自稱厚弱。恐不盡然。姑候喚案質究。

批田景榮呈詞

初十日據楊宗浦呈稱。爾串唆羅明玉抗償兇毆等情。業准驗喚。茲據來呈。乃亦捏訴多傷。試問爾夫婦如此喫虧。何以早不請驗。直待楊姓呈控五日以後。始來訴冤乎。况以口咬人。咬肩甲可也。胸膛肚腹。如何能咬。伊妻旣咬爾妻。伊又咬爾虎口。楊宗浦夫婦。豈無手耶。何以專會咬人。案已稟傳。靜候質究。此呈一派胡言。本縣不信。着票差往喚之時。就便驗明。是否被咬有傷。及摔毀物件之事。隨堂稟奪。

批李泰盛呈詞

卷查王復興將房出租之時。曾經同中言明。不准轉典轉賃。嗣經前任堂斷。將租客起發。准爾賃居生理。不准再賃他人。是轉賃一事。乃爾等搆訟之源。爾既不以爲然。何不另搬一處。省得愜氣。乃房東不許租客。爾偏要租客。不知是何居心。此呈復稱所欠孤寡之錢。非租客不能歸結。此言尤屬奇談。爾欠外帳。爾自籌歸。奈何將他人之房。轉賃與人。爲還債之計。况賃主出租給爾。爾亦須轉給房東。那有餘錢抽還孤寡。似此滿口胡說。膽敢來案妄控。候喚案親訊嚴懲。押令騰房。以絕訟蔓。此飭。

批翁慎修呈詞

士族涉訟。且係男女涉訟。男女而又係母子涉訟。此等官司。本縣所不忍問者也。既稱呂李二人。屢次管說。便可勿庸過堂。致傷顏面。車氏既欲分家。似亦不

必強合。該氏本無子息。僅有二女。此時暫分。將來終歸於爾。何必苦留同度。終日勃谿。此事仍着呂景端、李欣園將本縣此批。節錄與該氏閱看。曉諭該氏。孀婦跪堂。大不好看。伊卽不爲現在之子顧聲名。亦當爲已故之夫留體面。此番管處。總以同度爲上策。大鍋吃飯。零碎用錢。母女二人。取其足用而止。若該氏必欲析箸。不能平平均分。該氏孀居撫女。食用無多。其門戶應酬。清還外債。俱是翁慎修之事。准將現在家產。提出十分之三。給該氏另度。只准取息。不准當賣。併不准將祖遺產業。分給其女。給其女帶往夫家處息。以後來案稟覆。以憑銷案可也。

批聿錦盛呈詞

據稱爾鋪夥李福海。將紬衣廿餘件。持去無蹤等語。查李姓平日背包賣貨。持貨出店。乃是常事。當初八日晚歸。並無竊負而逃形跡。何以爾向查問。伊卽自知敗露。旣已敗露。卽當格外提防。何以任其半途逃跑。渠入鋪之始。豈無保人。

逃跑以後即當向保人跟究找尋不著即當火速來案喊控。何以遲延十日纔來。所呈種種支離。且爾登時尋找無著。而於十日後求本縣恩准訊追。可謂不恕。姑候稟差往喚。至能尋着與否。則非本縣所知也。

批翁車氏呈詞

語云。清官難斷家務事。况翁氏又係體面人家。兩造到堂。母子對訐。成何事體。是以本縣批飭親族調處。可合則合。不合則分。前批至明。該氏理宜候處。乃復以挺抗逼醮等情具控。試問奉批後。尙未管處。翁慎修有何挺抗實蹟。惟查呂景端等前次稟詞。有車氏意欲再醮。及處令大歸等語。是否呂紳等意存偏袒。誤聽人言。抑係爾委欲適人。自招物議。本縣均無從懸斷。查孀婦改適。例所不禁。爾又非翁其森嫡室。慎修非爾自出。此時守爲正理。不守亦是常情。不妨明白言之。以便中人管處。至爾慮慎修刻苦。中管偏私。查此次爲爾寫狀之人。筆下明白。想係學中朋友。既能作此呈。必能處此事。着爾兄車金聲。邀同一處。與

李欣園等秉公理處。仍照本縣前次批飭。給予養贍。取其足用而止。勿得終訟。此飭。

批連子伍呈詞

和尚與爾嫂在廟內同睡。可謂奇聞。至騙爾煙土錢文之外。還硬要與爾子落髮。不允卽率黨兇毆。所呈不無太過。姑准驗傷喚究。

批塾師陳周翰報竊稟詞

稟稱北路巡役。不知巡的甚麼。文章爾雅。可圈之至。爾身在館中。任竊賊撬開後門。將書房衣物捲空。當時毫無知覺。巡役固屬不吠之犬。先生亦如僵臥之屍。姑候比差嚴緝。粘單附。

批坊約祁鍵堂晰詞

所稟各節。都係實在情形。久在本縣意計之中。該十三家藐論不遵。實堪痛恨。卽仰爾等協同陶鎔明察暗訪。如果該十三行有卸賣水煙至十石以上情事。准其執持確據稟案。本縣定將杜蘭馨一帖。弔案塗銷。以儆肝膺。仍候一面出示曉諭各賣煙客戶。以後照帖投行。勿得圖利妄卸。致干察究。再查省城銷煙。每年約以二千石爲率。現在專行。只有兩家。着彼此平分卸賣。其價錢卻須劃一。不准陶鎔減價招攬。譬如一月到二百石水煙。每各行卸百石。卽或銷有參差不一之處。准以下月之贏。補上月之絀。如將來有領帖添設者。均照此例。按股均分。不准一家多攬。似此公平交易。或不致再有紛爭。總之杜蘭馨所領新帖。在本縣掌握之中。要塗銷。就塗銷。其專行。要封閉。就封閉。伊等既是屢被告發。屢打官司之人。於事情之是非可否。與官長之明白糊塗。自必了然於心。伊等試撫心細想。抬頭細看。本縣豈可欺者耶。著原差將此批給杜蘭馨等傳看。凜之慎之。勿自取戾。該房卽照此意。速送示稿候核。

批梁金氏呈詞

爾姐自己嫁賣其女。何得謂人牙勾串。况爾姐母女。住在爾家。出門之時。爾豈得不向詢問。爾既知向姓買妾。秦跛子串婚。郭兆林圖財。同泰和交禮。事事打聽清楚。何獨於爾姐母女。聲稱不知去向。顯係爾姐主婚嫁女。爾以母姨圖財不遂。捏情妄瀆。計圖索累洩忿。不准併飭。

批高協慶訴詞

昨據耿林升呈稱光緒三年。憑媒王姓辦娶黃氏爲妻。迄今十有五年。生有一女。突於本月十九。被爾拐去找獲等語。茲據稱爾於光緒元年。聘娶崔氏。爾旋往韓城貿易。耿老二於四年拐騙成婚等語。查光緒三四年。適值奇荒。婦女因饑餓改適者。不知凡幾。彼時爾既有妻室在省。理宜回家管顧。乃安坐韓城。付之不問。以致爾妻改嫁耿姓。十餘年來。爾亦不過問。突於崔氏改嫁十五年。業經生育以後。偶然在省路遇。始行向理不依。實屬無情無理。再查爾今屬三十二歲。光緒元年。爾以十四歲之客民。卽行在此娶妻。已覺太早。而且十四歲孩

童。懂得甚事。公然往韓城生理。尤不近情。即使崔氏是爾之婦。然嫁爾未久。並無生育。爾於飢荒之年。毫不管顧。任其嫁人。嫁後並不尋訪控究。是夫妻之義早絕。此時何能妄認。案經准喚。候集案訊懲。

批當商劉德勝懇詞

爾資東是否孤寡。本縣不得而知。茲據來呈。女東來信。不知敦請何處無用訟師。代作此稿。爾與其花錢請人寫信。何如遵斷息爭之爲愈也。此案賀閻氏控稱向在爾鋪。寄存三百金。雖無契據。而爾所呈房契帳簿。疑竇亦多。本縣爲爾息爭。不肯加爾以昧賴之名。但勉爾以恤孤之義。情理兼盡。待爾不薄。旋據賀清玉以藐斷抗違等情。覆懇前來。本縣責其任性。令有少待。以爲爾必能了此訟端。乃斷結半月有餘。復假內東來函。抗官違斷。實屬不顧體面。爾陝人領人貲本。胡花浪費者。不一而足。何獨於本縣斷銀百兩。必如此稟命而行。來函云賀閻氏是寡婦。該氏亦係孀孤。本縣不應爲被害此。此真訟師筆墨也。夫寡婦

與寡婦不同。有寡而富者。有寡而貧者。損富益貧。實具消息盈虛之理。寡婦而能開當舖。令出百金。有何大害。况此案蔓訟一年有餘。若永遠不結。再經上控。或被府提。爾之花消。豈直百金而已。况房契帳簿。均被本縣硃筆挑駁。一經讞局閱看。爾將何詞自解。仰仍遵原斷。限三日內交銀百兩。飭領完案。如違責押比追不貸。爾此次所請訟師。寫此不通之信。於該當舖無絲毫之益。着不必給錢。

批閻肇平呈詞

查閱十五年案卷。爾姪媳閻陳氏。以欺孀強霸等情。控爾於施縣主案下。過堂三次。經夥開鼎盛祥之母義福。供稱該布舖係爾姪自做。並不與爾相干。輒敢以從前曾經幫夥之故。窺爾故姪妻孀子幼。強行訛賴。實屬貪險已極。因念爾等骨肉至親。從權斷給盤費錢一百六十串。除爾積欠舖賬四十串抵過外。由閻陳氏持出錢一百二十串。交案具領。以後舖事。與爾永不相干。取具交領各

結在卷。經今三載。死灰復然。膽敢捏稱。每年給爾錢六十串。試問爾何功何德。年年坐收鉅款乎。而且前次誣稱閻陳氏與賈姓一室同居。此次又誣稱與楊姓一室同居。似爾如此貪財昧義。無恥喪良。實屬禽獸不若。見批後仰卽抱頭鼠竄。毋得逗遛。倘不遵諭。定卽提案重責。遞籍不貸。

批黃顯禮呈詞

爾活到人十三歲。何以如此糊塗。既有十三歲之孫。又有中人之產。爾媳守寡。已歷數年。何得忽以養老送終爲名。令外甥舒獻則與爾寡媳鄧氏苟合。亂倫蔑理。滿門皆混帳之人。查爾有衣有食。何須他人養老。有媳有孫。何須他人送終。舒獻則以光棍一條。徒交好運。妻其表嫂。子其表姪。盡得爾黃門產業。可謂佔盡便宜。你這老兒所爲何事。既將上輩姑娘送與其父。又將下輩寡婦送與其子。爾雖老詩。何至如此混帳糊塗。以本縣揣之。明係舒獻則欺爾年老孫幼。姦佔鄧氏。謀奪產業。以黃吉順等激於義憤。向其理斥。遂假爾之名捏情妄控。

據稱將伊細綁訛索。勿論決無此事。卽有此事。亦屬細所當細。訛所當訛。總之舒獻則罪不容誅。深堪痛恨。現據黃吉順呈控到案。候拘案嚴懲。爾年篤老。應卽免喚。以示體恤。鄧氏母子。來案聽訊。

批黃吉順呈詞

昨有年餘八十之客民黃顯禮。呈稱寡媳鄧氏。招配其外甥舒獻則爲夫。被爾等細綁訛索等語。茲據來呈。許降子想卽是舒獻則。查鄧氏既有十三齡之子。家道不寒。何須招夫養子。而黃顯禮公然以外甥配其寡媳。實屬無恥之尤。此等事風化攸關。斷難寬縱。候喚案親訊嚴懲。

批王魁名等息詞

鄉約客頭。不學無術。弄舒獻則幾個錢。來案請息可也。程光第自稱生員。於此等傷風敗倫之事。隨同管和。圖吃圖喝。猶稱彼此允悅。實屬胡說狗氣。總之此

案一羣狗男女。均在不屑教誨之列。萬一再被告發。立斃杖下。勿悔。原結擲還。

批謝洪藩呈詞

據稱爾嫂棺木。用泥搪護。爾村謝拴兒來城典當。村中卽疑爲盜竊。爾嫂棺內衣物。爾與爾嫂娘屋弟啓棺看視。屍身衣物全無等語。所呈詞涉疑似。並無確憑。究竟謝拴兒所當何物。爾等並未看見。爾嫂入殮時。穿何衣服。亦未聲明。何憑何據。輒稱拴兒所當之衣。卽爾嫂棺內之衣。而且拴兒盜棺。毫無證據。仍係爾等自啓自開。何從查驗。卽將爾嫂棺內衣物。開具清單。衣裙襖褲。共是幾件。或綢或布。是何顏色。然後飭差協約。查明拴兒何日來城。在何店典當。有無當票。如有其事。卽詣當舖查看。照單點對。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卽將拴兒拘究。如不相符。爾以開棺竊物重情。隨意誣指。亦有應得之罪。統候飭查覆奪。

批薛天興呈詞

據稱光緒十七年正月。馮應辰領王雷二姓本銀。開設樹生炭廠。先後借欠爾鋪銀八百餘兩之多。分文未償。王姓逃走。雷姓允添本另做。經翟岐山說明。先還爾銀二百餘兩。下餘六百。止利流期。另立字據。舊約交翟岐山手。如過期不還。舊約仍交與爾。其王姓應認之二百兩。則有同仁堂家具抵交等語。所呈摺轄已極。查王姓今春在縣涉訟。其同仁堂藥鋪。亦係王雷二姓合開。何能以該堂家具。專抵王姓一家之賬。是爾已上翟岐山之當矣。舊約既存翟手。何又被人誑去。舊約雖去。新據尙存爾手。是其詐騙。亦未到家。呈稱該廠歇業。卽躲避不面。所謂躲避者。究係何人。及爾識破機關。阻住。阻翟姓乎。阻馬姓乎。阻其逃走乎。阻其歇業乎。來呈一味含糊。令人不解。候一面喚訊。一面仍明白申敘候奪。

批孫振邦息詞

孫嘉訓寄煙土於孟杜氏。若不知該氏吸煙也者。迨至熬吸一空。互相構訟。在

該氏誠貪饕無恥。而孫姓亦寄託非人。爾等管處甚公。卽經堂訊。不過如此。惟該氏逃脫一百戒尺。孫姓亦少挨二十手心。茲爲便宜耳。遵結存。原票繳銷。

批常兆麟稟詞

王莊臨聲名素劣。本縣深知。近來年老力衰。或者不敢多事。茲據來稟。該革生老而無恥。愈貪愈惡。實屬一鄉之蠹。而田維新依阿黨附。狼狽爲奸。均屬不知自愛。候一併喚案究懲。

批差役馮喜稟詞

隔屬關人。事所時有。本縣亦頻頻移關。有關到者。案可立結。關而不到。則拖累無期。是以本縣於他屬移關之事。較自己案件。尤爲盡心催督。今商州來移。既有姓名住址。何得謂並無其人。仰再細心詢找。勿得搪飾干咎。此飭。

批郝應元呈詞

該民僱胡八兒爲夥。忽然不見。旋被胡喬兒胡益壽挾同八兒之妻。以該民謀財害命。匿屍不現重情。具控到案。經前任將該民管押聽究。而入兒之姑母胡胡氏等。復往該民家中任意摔毀訛鬧。幸經爾外甥王勳將胡八兒從華陰找獲。前任卽令其領妻回家了事。本縣到任。查出此案。深爲不平。將胡喬兒等重復拘案。痛加答責。照例反坐。併將從未到案之胡胡氏胡代興等。亦拘案重責。以舒該民之氣。自謂如此辦法。乃他人所不肯。亦他人所不能。不謂該民得寸進尺。復以無憑無據之詞。來案混瀆。試問本縣辦得如此痛快。而爾意猶不足。若前任不打一板。不喚一人。反將爾押廳多日。爾又將何如乎。胡代興斂錢幫控。與爾何干。伊等若來興訟。正合我心。我正要尋伊。決不令爾受累。

批徐廷楨呈詞

該民於去歲二月間。衣物被竊。至今年餘。何以並不控理。至薛良士所買裕褲。有集義堂徐記字樣。或係誤買賊贓。其不能指出買主姓名。亦屬恆情。何得以

象賊分肥無據之詞。恃老妄控。如果薛姓象賊分肥。必將摺證深藏不露。或將堂名及徐記字樣。刷洗淨盡。以滅其跡。何肯擺在眼前。俾爾識認。所控太無情理。不准。

批鄒增焱呈詞

此案枝蔓繁生。中證多故。該生自言無欠。而王希賢所持抽回永發魁票據一紙。帳簿一本。尙欠銀一千餘兩。錢七百五十串之多。如此鉅資。而一造以爲有一造以爲無。聽訟者依違其間。作難之至。爾在里局辛勞日久。本縣深知。今乃構此訟端。爾試自思自十六年冬。糾結至今。可有白罷之理乎。爾之收書。中見俱無。萬難爲據。且收書猶如捐局之實收也。約據乃部照也。譬如捐貢捐監。旣得實收。卽應換取部照。無以實收當作部照之理。爾持此無中證無圖記之收書。而十餘年來。置有憑有據之借券於不問。爾固自認疏忽。此豈尋常疏忽可比耶。本縣前堂。將其帳簿所開之一千餘金。責其十數年來。何以早不向討。直

至中證俱無。始行控索。遂一筆抹去千餘金之多。似此直捷痛快。爾應如何感激。惟此借票一張。的的真真。是爾自貽伊戚。照理而論。七百五十串。自應如數歸償。而本縣恐爾無力措還。遂以遠年帳債。斷令只還一半。復於一半之中。酌減二十五串。僅令還錢三百五十串而止。事之輕爽便易。寧有過於此者。此事若不遇本縣。爾等蔓訟。正不知何時得結。今幸王希賢業已具結。只等還錢抽約了事。而爾尙延不具結。曉瀆多詞。實屬有孤本縣之意。夫王希賢帳簿中所開之千餘金。一齊抹煞。不與爾斷還一兩。看他何用寄押。字畫無憑無據。提他則甚。仰卽遵照原斷。予限三期。交還錢三百五十串。以結蔓訟。勿再借詞推延。自貽苦累。其錢十日一交。一月交完。切切此飭。仍取結限附卷。

批徐宗富呈詞

陳三等將爾弟婦拐逃。爾卽與爾弟。並陳熊高王等一共六人。尋至橋梓口找獲陳三。伊卽認承徐三。與爾弟媳現住包吉卷。給伊八十串錢方可。否則隱匿。

不現等語。爾家一人被拐。何以六人同追。現值農忙。拋却田功。多化盤費。已不可解。陳三身爲拐子。旣經尋獲。應心虛膽怯。何以直認不諱。猶敢強霸訛錢。亦不可解。爾等六人同來。陳三僅止一人。如此可惡。卽應拉案喊控。或指交捕役。何以云莫如伊何。然則爾請來四人。所幹何事。尤不可解。現在拐風固熾。而爾等客民。鬼蜮萬狀。尤難憑信。姑候喚案察奪。

批童生孟華呈詞

該童持三年以前倒閉之錢票。請本縣代追。當錢鋪初倒之時。爾何以不早控究。而且爾於十五年六月。在省城換得錢票。自應在省兌錢。何得將票持回富平。直至十月始來。尤屬無情無理。仰卽自認悔氣。自咎糊塗。所請不准。

批潘桂香呈詞

爾在河北因旱乏度。將爾第三女孫。背至省城擇壻。旣然背負行走。其年幼少

可知。何必汲汲擇配。是名爲擇壻。實則賣女圖財。爾與吳姓既結姻親。何無媒證。况賣女原圖養贍。既有財禮銀二十四兩。何以不卽持歸。爾返三原。本爲接爾妻來省。以便母女相依。何以爾病愈後。仍係隻身來此。爾妻並不同來。且見面但索禮銀。絕不題相依同度。據本縣看來。明係爾將幼女賣給吳姓。事後翻悔。又來騙錢。若不給錢。卽須退女。此乃南山客民賣兒賣女之慣技。豈能在本縣案前售欺耶。本應提案重懲。姑寬申飭。不准。

批陳有寅呈詞

爾岳丈尙妥。將爾聘妻便女子送至爾家童養。爾家乏人。因寄養於爾姑母家中。旋於三月八日。將爾妻失去等語。姑父姑母。似不能拐賣內姪媳婦。惟虎咒出押。典守者不能辭過。姑候喚案訊奪。

批屈萬坤呈詞

爾既售得現銀二百兩。何處不可換錢。偏要付與債主羅世杰之手。爾既借欠羅姓銀三百兩。今以二百相付。被伊收帳。理所當然。何得謂其局銀不給。試問爾不交付。渠豈能搶奪耶。以本縣揆之。恐是爾無錢開帳。向羅姓告貸。羅姓因前債未清。不肯再借。爾遂捏情具控耳。總之萬坤樓之錢帖。爾既作保人。即須速了。毋得藉詞延抗。既欲緩萬坤樓之開銷。又欲賴德聚公之舊帳。實屬巧詐已極。仰仍設法開銷錢緒。此狀不准。

批王莊臨稟詞

爾以革生復行捐貢。覷然人面。充作紳耆。茲被人呼爲老大訟師。猶復嘵嘵瀆辯。試問爾行止無虧。何緣被革。即以去臘稟詞而論。膽敢在前縣案下。擅請將路斃井斃之人。由爾相驗。不行報官。此豈尋常荒謬可比。至田維心乃爾門下之馱。胯下之驢。從前隨爾上控。還是民人。如今忽稱生員。學校中有爾兩人。我咸寧糟膏不淺矣。爾自稱精力衰憊。可謂老而不死。候集案訊懲。

批曹彥稟詞

稟及碑文閱悉。據稱王莊臨田維心二人。顯竊縣柄。陰圖苞苴等情。卷查光緒十六年臘月。王莊臨等稟請各村路斃尸骸。由紳耆驗明。凡餓斃無傷。失足落井者。免其報驗。以期官民兩便云云。經焦前任親筆批准在案。查向例凡有路斃之人。無論有傷無傷。由該地主投明鄉約。報官請驗。驗明無異。殮埋標記。招屬認領。由官詳報立案。否則以諱命論。莊臨等擅請免報免驗。荒謬已極。據稱新築鎮窮民絡繹。病斃甚多。逐一必報。誠恐報無虛日等語。此言尤爲荒謬。該鎮地當孔道。自古已然。何獨於十六年冬。陡添無窮餓斃。該鎮如此。省垣繁要。百倍新築。何以不聞日日報驗。且稟中不提保約。專歸紳耆視驗。該鎮辦公年老耆。無逾莊臨。是明明以縣主自居。每驗一屍。不知地主如何受累。而且查閱碑記。首一行竟將路斃井斃。矇混並列。夫投井身死。豈能與路斃同科。莊臨一概不報。其意何居。是坐縣官以木偶之名。而假該紳以訛索之柄。兩年以來。不

知訛錢多少。該生等延至今日。始行稟控。何其遲也。王莊臨田維心。現因小押當一案。控准喚究。俟到案之日。併案究懲。勿庸另票添累。此飭。

批陳銘揚稟詞

劉樹張鳥。本係軍犯。而又重利剝民。欺辱學校。本縣恨之甚深。至王莊臨年老力衰。縱使平日聲名不佳。本縣亦何必窮究。因學校中兩次指控。且有私碑刊記。凡路斃井斃者。舉不報官相驗。由若輩看視掩埋。似此荒唐。身任地方者。豈能置之不問。本縣嫉惡素嚴。業已批飭嚴究。今該生等以紳衿被責。體面攸關。懇請處息前來。足見桑梓敬恭。顧全大局。本縣深爲嘉悅。但息訟最要持平。不宜顛預姑息。張鳥等所開之小押當。着即日停閉。另尋生活。仍與余秀才叩頭賠禮。王莊臨田維心所刊碑記。卽時仆毀。嗣後遇有路斃井斃。由約隨時報官請驗。如敢仍前匿報。一經查出。照例嚴懲。從前稟批。付之爐火。以掩官紳兩失之差。該生等照諭遵行。取結呈案。本縣自當照准。如稍徇庇。本縣執法如山。不

能貸也。知之。

批蔣善訓稟詞

該生手足情深。稟詞盹摯。惟爾兄蔣善述賣油一事。實屬咎由自取。當十四年年底分夥以後。鄭姓欠項。何以不早爲歸結。負此有利之債。年復一年。畢竟是何居心。至稱兩次歸款。伊故不收。卽當憑中言明。伊旣有意拖延。應請從此止利。伊如不講情理。亦可控官了結。今於事後。聲稱還錢不要。其誰信之。以理而論。十四年分夥後。油歸蔣賣。帳歸蔣收。債歸蔣還。利歸蔣認。天公地道。無可說辭。昨日爾兄當堂懇取鋪保。卽日清償。而鄭姓猶復斷斷相向。今該生又復懇免鋪保。在本縣何所不容。惟帳債之事。以了結爲痛快。以持出錢爲實際。空口空話。勢必債主不依。不依而至於覆控。在本縣固結如不結。在爾等亦了仍不了。如此酷熱。何苦過堂受累。况邢生讓被爾兄揪毆成傷。開單在卷。昨僅判令還債。未予責儆者。皆因其弟明白曉事。倒蔭其兄之故。不然。爾試打聽欠債不

還動手打人者。本縣堂前有能逃答責者乎。今據懇稱臘月算帳。至次年九月。爾兄始收到油票。此九月利錢。姑准豁免。仍着爾兄取具鋪保。尅日交清。如被鄭姓覆控。定當責押比追不貸。

批余藻稟詞

現據陳銘揚等稟稱。小押當俱已停閉。碑已仆毀等語。懇請息銷前來。核與爾等稟詞。大相徑庭。查爾等所爭。僅此兩事。至軍犯張烏劉樹。磕頭與否。本屬無足重輕。此案已經批准處息。本縣不忍深究。並非姑息奸僧。實恐學校相殘。爾等宜體此心。其年老者。恕其暮景無多。其有罪者。付之無足深論。若輩經本縣連篇斥責。諒亦不敢再肆貪橫。至陳銘揚係縣中正紳。前在里局辦公。妥慎。爾等亦不宜一概指摘。此等小事。亦不值如此聚訟。仰余藻曹彥來案。由本縣發給封條諭帖。爾等持往該鎮。將小押當即日封貼。以後只准取贖。不准再當。並仰爾等同赴隍廟。查看王莊臨等所立之碑。是否已經仆毀。如尙未毀。卽由爾

等喚同保約。立時搥碎。並將殘碑捨取一二塊來縣呈驗。以憑銷案。可也。

批陳銘揚稟詞

邑中所貴有正紳者。爲其能息事也。該職爲本縣素所信任。今果處事公平。深堪嘉尙。至於學校新進。負氣好勝。往往有之。老輩大度包涵。便省却無窮閒氣。渠等既是讀書人。資質又非魯鈍。俟其閱歷漸深。自然悔悟。該職不必與校。亦不必自愧。准卽銷案。可也。

批崔樹椿稟詞

師生賓主。以義合者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定之理也。爾在廟坡頭李隆家中課讀。忙前回家。忙後赴館。李隆以來遲辭爾。究竟爾何日回家。何日赴館。中間耽誤幾時。一味含糊不吐。必係曠館太久。以致東家說話。斯文交易。對質公庭。

有河禮面。候訪差協約。查明理楚具覆。勿得率訟。自便敷衍。切切。

批徐應山呈詞

俗語云。好人難做。此之謂也。張永興等。該閭八錢文。着爾耽保。過期不償。爾借錢墊交不足。則益以爾妻之衣物。天下還己身之債者。尙未必如此奮勇。爾不過作保而已。卽不墊還。亦有何礙。乃竟割肉飼鷹。捨身餵虎。以致爾妻氣忿吞烟。而張趙二人。不知慚感。反行避匿。此皆爾做好人。做得太無分寸之過。亦恐其中另有情由。姑候喚案察訊。

批鄭義聚呈詞

此案斷結以後。復據蔣善訓懇稱。十四年臘月算帳。油歸蔣姓自賣。而油票實於次年九月付給。懇祈酌減利銀等語。本縣思此等錢債細事。搆訟兩月。幸而結案。各自還錢。真是爾之運氣。不然。欠債不還。押比不出者。各縣班管之中。纍纍皆是。爾又將如之何。是以本縣前次。明示酌減。暗寓督催。准其免交九月之

利果然不出半月。如數交清。核其交案之數。共銀八十四兩八錢三分。錢二百四十七串四百。爲數實屬甚鉅。而本縣所免九月利息。不過銀五兩有零。對半錢二十八串而已。語云。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今爾所少者無幾。而所得甚爲痛快。猶復不知止足。輒以違斷恃強具控。爾豈不知此九月利銀。乃本縣親筆酌減者耶。蔣姓正是違斷。何謂違斷。如數還償。何謂恃強。爾等買賣人。銀錢今日到手。明日即可生利。若遲還二三月。或推緩一半年。爾之折耗。豈止銀五兩。錢二十八串耶。仰即將欠約交案。銀錢照數具領。勿得受人唆使。纏訟不休。自貽咎累。再爾此次呈詞。大似翟先登所爲。果有此情。該生可謂糊塗胆大矣。經此番明白批示以後。倘再抗違。併提責究不貸。

批王立順呈詞

爾弟王和順黑夜擡門。圖姦馬劉氏未成。扭傷該氏八月身孕。前經堂訊鄉約傅正。及同院居住之任關氏。質證屬實。答責示儆。取具辜限。併令出錢醫治孕

婦。嗣因馬德福控稱其妻受傷小產。飭驗屬實。復將王和順傳案管押。爾以案內無名之人。出頭妄訴。胆敢聲稱取具辜限。應在墮胎以後。夫辜限但論其傷不傷。不問其產不產。且劉氏胎動命懸。焉能不取保辜。若必取之於墮胎以後。則凡非孕婦而受傷者。皆不當具辜限耶。如此胎大糊塗。實屬罕見。本應提案重責。姑念減刑之時。免其深究。著卽閉口縮頭。勿再討打。仍仰原差查明馬劉氏是否產後身愈。坐車搬家。限本日明白稟覆候奪。

批陳建功呈詞

稟及契紙閱悉。此案於光緒九年八月。爾兄陳建業。以偷賣平墳等情。控麻德林等到案。數經集訊。據麻德林供稱。爲陳家看墳。並佃種墳地三十餘畝。每年租麥二石。同治八年。陳姓回籍時。將掃墓收租之事。概託表親孔姓照管。書有清單存據。歷年地租。俱交孔姓等語。是孔姓乃此案要證。而前任連過數堂。並不傳孔姓質證。亦未吊清單查閱。但令麻姓幫建業盤川二十串。歸取紅契。以

此了案。已屬稀奇。爾既因平墳毀業重情。特意回家取契作證。宜何如火速前來。乃一去十年。置已平之祖墳。已賣之庄基於不顧。自去年四月到此。並未覆控一次。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具稟。又不言紅契有無。直待本縣批究取契之事。始將此紙粘呈。卷查原稟稱道光十七年買地。而此契係道光十四年所立。一不合。原稟稱有地一畝。庄房六間。而契內寫明莊房一院。地四分七釐。草瓦房十間。二不合。原稟稱道光十七年。雇覓麻德林看墳種地。而契內又書麻起太之名。三不合。爾自稱是直隸人。與小雁塔爭地一案。又稱是山東人。四不合。光緒九年告狀者是陳建業。據稱是爾胞兄。其年爾兄三十五歲。今年爾四十四歲。胞弟兄同庚而生。豈孳生耶。五不合。查爾此次到陝。又踰一年。別無恆業。專務訟事。情同無賴。跡類游民。其是否姓陳。及此契從何處得來。均屬無從查考。爾既從家中取來鐵證。何以遲延一年有餘。始行呈控。自九年至今。爾家祖墳。託誰拜掃。麥租二石。何人經收。爾自稱從九。應將執照呈驗。何以永遠在此浪蕩。不去做官。爾從前稟稱爾表兄孔申芝。圖辦一百串。寫信給麻德林。持赴漢

中求爾嫂嫂等語。孔申芝現在何處。爾嫂子又在何處。着照批內駁詰各層。一一稟覆。併將捐照呈驗。本縣堂前。着不得一毫欺罔。如敢無故訛賴。定當答警遞籍。凜之。

批張興盛呈詞

此案蔓訟六年。過堂二十餘次。牛篤信應還爾之一千六百餘金。袁德茂之六
百金。分釐未償。查閱全卷。牛篤信卽牛映宿。爲糧憲門丁楊夢珍之妹壻。領其
內兄之本。開設敬信行店。於光緒十二年。陸續借用爾等銀兩。本利無償。隨卽
閉門倒帳。而牛映宿受楊姓指嗾。先發制人。竟以謀業唆逃等情。控張袁兩人
到案。查牛姓所開。一過載行耳。房非已房。貨皆客貨。何物可抵。何業可謀。袁張
二家。以二千二百餘金之血本。寄命於人。不願其開鋪還錢。而反利其停門搆
訟。世間有此渾蟲乎。有此怪事乎。案懸六年。官經四任。大抵以楊姓爲無干。予
牛姓以寬限。夫楊姓豈真無干者哉。查楊姓素稱敬信行係伊郎舅合本生理。

因牛姓用人不當。言明分晰。利害與楊無干。持有葛籐字樣。此特事後之言耳。牛以至戚領本。借糧署之勢。以抗張袁。安得不聽其內兄指使。如果楊夢珍已經分夥。利害無干。何以敬信招牌。依然未換。在張袁等債主之言。誠難偏聽。查十三年閏四月間。牛映宿控詞。亦謂楊夢珍以貲東而兼至戚。坐視其日受逼迫。堅置不理。懇請添質等情。是牛姓先以內兄爲可恃。聽其指使。力爲開除。及其後債由伊還。害歸伊受。而楊姓轉道遙事外。則又意不能平。力求添質。此案中之實情也。各前縣不問情由。惟於楊姓則開脫之。於牛姓則寬限之。帳債當還者不還。情節應究者不究。推原其故。皆由歷任世故太深。寧使商人之債無償。不令憲署之人受比。獨不思訟累六年。血本二千。任其推抗拖延。彼楊者固付之不問。而於牛姓之昧良枉控。抗陷吞肥。前後數十堂。曾未呵斥一言。敲仆一板。查閱前後讞詞。幾於千篇一律。可恨也。亦可歎也。本縣於此等案件。愈巧譎者愈吃虧。愈挺抗者愈挨打。勿謂帳債事小。商人以財爲命。抗其錢卽不啻奪其命矣。惟有嚴究重責。以絕訟蔓。楊夢珍牛映宿。着一併逮案聽究。該二人

如果見幾。早早說話了事。是伊之福也。否則。若輩妍皮脆骨。能當本縣刑杖耶。凜之凜之。

批鄭新有呈詞

爾子投井身死。業經數日。爾昨始來案喊控。命爾補呈。輒又私回說合。今因錢少。覆控請驗。試問三伏炎天。爾昨日喊稱。已經五日。又不具呈請批。復隔一日始來。屍身不知作何情狀。死者係爾親子。有冤則伸。雖萬金不易也。無冤則殮。雖一刻不停也。乃任其腐臭。恣爾欺訛。似此居心。先應痛責。候驗明分別懲處。

批陶致邦呈詞

胡說八道。爾之妻女。不聽爾言。反要本縣喚案開導。若人人效尤。本縣每日不勝其煩矣。不准。

批張書紳呈詞

前已具結。何又翻異。且所稟各情。俱屬過火。總而言之。前日之舊甲不公。今日之新甲不怨。欲絕蔓訟。非幫錢不可。本縣前堂斷令每糧一石。幫銅錢一串文。至公無私。而猶已結復悔。其中必有挾私圖利。扛幫唆使之入。試問咸寧六十。六里。六百數十餘甲。如果受害不堪。卽應一齊另編新籍。可以僅立二十四甲。而止。足見受害之說。大半子虛。况爾係狄寨一甲之民。乃敢招致七九等甲。同入新一甲之內。紊亂甲規。莫此爲甚。查長安創興此事。乃紳士挾里長之嫌。縣官討紳士之好。冒昧舉辦。波及咸寧。猶幸吾民安分者多。喜事者少。舍舊謀新者。十成中尙不及半成。而爾等屢次過堂。於詞窮理屈。具結完案之後。又復受唆翻異。實屬可恨已極。此案現經本縣通稟列憲。請示飭遵。俟奉批之日。再行剴切出示。諭飭新舊各甲。一體遵照可也。

批翟先登呈詞

爾與蔣善述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循環報復。詎有了期。不准。

批王連陞稟詞

爾主往渭南去。自應由寓所東行。何以一出東門。卽行投店。主僕兩人。甫行出城。旋又進城。衣箱行李。寄放店中。但令關鎖門戶。並未開箱點交。及次日出城。忽稱箱中失物。究竟箱中有物與否。誰知之而誰見之者。昨據該店主趙振安。以平空訛詐等情。控爾主到案。本縣念方姓係學幕之人。不忍壞其聲名。批飭未准。今乃一再稟瀆。竟以毫無證據之事。欲令該店賠償。試問店主上堂。本縣能據爾一面之詞。嚴刑拷訊乎。總之爾主既爲幕友。諒不致平白誣訛。惟箱中衣物。究竟於何時失去。想爾主自己亦不清楚。據稱本縣爲一縣之主。大小案件。仰其判斷。此案經本縣判定。店家無盜竊之實據。爾主有異常之疏忽。着卽縮頸斂迹。勿再冤枉好人。致干提究。此飭。

批店家吳三益稟

頃據本縣及保甲局迭次勘驗。該武弁戴富德所稱被竊一案。毫無來蹤去跡。情形實屬可疑。謂爾店自盜。固不忍誣及良民。謂該弁圖訛。亦未便待以不肖。姑候飭差訪緝可也。

批許嗣慎稟詞

昨已堂諭。該局總請同邑中公正紳耆。清算局帳。惟徐毓坤以革監出頭混鬧。刁風決不可長。現擬另案究辦。爾許嗣慎等。前保徐毓坤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已屬一言不智。試問天下有理學訟棍乎。此次稟懇入局算帳。顯係爲徐毓坤報復。本縣業已諭飭。延請老成碩望。如孫陳兩紳耆。查算稟復。爾等平日是否公正。本縣無從得知。但觀人於黨。爾等爲徐毓坤之黨。本縣豈能深信。况嗣慎身爲家長。謝柱一案。深爲許氏門戶之累。該貢生何不先齊其家。而願與人局事乎。本縣在此做官。一切公事。自有權衡。勿庸爾等瀆請。不准併飭。

批薛榮呈詞

據稱爾胞弟薛林桂。前遞稟詞。係麻萬貴刁唆所致。經爾管教。已經認錯等語。何以本日復據爾胞弟。以辱毆謀害等情。覆控王炳等到案。核與爾呈大相矛盾。昔人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兄也難時弟也難。其爾等之謂歟。畢竟爲何兩歧。仰爾兄弟二人。一同明白稟覆候奪。

批王悅仁呈詞

所呈混帳已極。爾子王福來。於五月初一日。被竊賊劉犯兒。用刀戳傷。不請驗究。輒復私和。迄今四個半月。爾妻復往尋催看傷。致被凶毆。查爾從前不應和而和。今又不應催而催。和者。圖得錢也。催者。又想得錢也。似爾顛倒貪憎。呈詞又荒穢已極。本不當准。姑候驗傷併究。

批魏玉印呈詞

單金德係爾胞妹親生長子。前據爾妹單魏氏。以凶欺毆罵等情。首送前來。准

予差拘去後。旋據去役稟稱七月二十四日。將單金德捉獲出門。被閭水渠糾同韓居居等。毆差奪犯。似此悖逆不法。死有餘辜。爾既身爲母舅。又係耆民。地方出此凶人。理應送官懲治。以除一鄉之害。乃於爾妹氣起身亡以後。忍心害理。加以平素苛刻之名。轉謂前已了事。原差仍行票拘。以致撕毆。據爾說來。單魏氏不該首子。韓居居等應該毆差。似爾老昏糊塗。可笑可氣。試問既已叩頭了事。何以不來縣銷案。爾妹已死。其子孝與不孝。有誰對證。單金德韓居居罪不容誅。仰原差於三日內。嚴拘送案。如敢延逾。責革不貸。

批王宗秩稟詞

據稟該紳等會算里民局賬。月總年總。均無弊端。並稱徐毓坤年老昏憤。情尙可原。懇祈從寬銷案各等語。此案首先滋鬧者。爲徐毓坤。嗣後貢生武舉。及許多童生。一齊侈口妄談。都願入局算帳。地方公事。若如此漫無規矩。尙復成何事體。是以本縣批令。敦請老成宿望。入局清查。來稟云云。自屬可信。惟徐毓坤

等妄控於前。難保不滋事於後。是此時解縛之獸。卽將來反噬之人。該紳等不可不念也。本縣在此。若輩誠無能爲。受代以後。萬一冷灰復焰。必指該紳等爲黨惡。爲徇私。而以本縣爲偏聽。此皆徐毓坤等所優爲也。本縣爲政。一以持大體。近人情爲主。而疑謗在所不計。卽如里局帳目。不准童生武舉查算。此大體宜然也。乃稟控者。總以局用過侈爲詞。殆不知局總莫非紳衿。捨其本身生計。而來任局事。不惟任勞。且將任怨。而又持之過急。必使不名一錢。此亦不近人情矣。然妄言不足聽。多言亦可畏。卽如鄉間有事進城者。卽在里局住宿。烟茶酒飯。成年累月。款待幾無了期。此果何爲也乎。該紳等旣身與其事。仰卽公同核議。重整局規。凡有局外之人。入局住宿者。概勿容留。或局總親友。借居數日。情不可却者。其飯食一切。由局總自行捐備。不得開銷公款。如此則款無糜費。人無間言。萬一有老而無恥。如徐毓坤王莊臨等輩者。局總礙於情面。不能起發。不妨密稟本縣。嚴行驅逐。至徐毓坤以健訟被革之人。此次又無知妄控。法所難容。姑念該紳等代爲乞恩。從寬斷令繳出已革監照。銷去份生名目。出具

永不滋事。永不再進里局切結。仍不准充當糧正。俟結照交案後。再由該紳等保釋。以示小懲大誡之意。卽仰該紳等妥議具覆。可也。

批陳作霖懇詞

張明福孽由自作。死不足惜。况板瘡不至死耶。唐瑞琳年未弱冠。而渠恣行離間。糾人細毆。萬一氣絕。則曰其母實斃之。我不與焉。似此凶殘淫險之尤。本縣前日恨不立斃杖下。以快人心。茲該生代爲討情。生乃義學之師也。先生講情。無不准之理。前已斷令張明福夫婦。不准與唐劉氏往來。如再前往。准唐瑞琪兄弟細送。諒不致再蹈前轍。惟遽行釋放。究嫌罪重罰輕。往者鄭永義告楊玉成一案。張明福曾爲居間。此案至今未了。而楊玉成在押病重。不能不保外調治。而鄭永義欠款未清。勢必仍來懇控。今令張明福向鄭永義擔保還錢。一面催令楊玉成變產還債。若鄭姓再向本縣催案。本縣卽提張明福卽張良卿比追。以示薄罰。仰該生傳諭張明福。遵照辦理。具結存案。卽予釋放可也。

批張星煥呈詞

據稱爾縲居求耦。石廷璧窺爾薄有蓄積。詭媒賺騙等語。爾既出錢娶婦。自應打聽確實。何竟聽其一面之詞。傾囊相付。自春徂秋。屢稱該婦病重阻婚。爾亦可以悟矣。乃猶將石廷璧殷勤款待。奉之如祖考神明。直至七月以後。廷璧之妻吐露真言。爾始恍然大悟。不但絕無其事。抑且並無其人。世間老婆心切。如爾之發昏者。蓋亦鮮矣。其癡呆也可笑。其被騙也可憐。惟交錢既乏中人。議婚別無媒妁。詞內要證。惟廷璧之妻一人。試問夫爲被告。妻爲中證。豈肯背夫向爾。是爾不但妻房無着。銀子烏有。並且官司也打不成。本縣實代爲着急之至。此稟不准。另稟候奪。

批張全魁呈詞

牛發祥指地借錢。輒又抗償謀騙。如果屬實。伊真不是東西。但爾山西祖業。豈

能輕聽牛發祥之言。遽行毀賣。如果屬實。爾先不是東西。候喚案訊究。

批耶李氏呈詞

地乃爾之地。何以耶學道耶文慶要奪就奪。嗣子乃爾之子。何以伊等要繼便繼。不准繼便不准繼。所呈故甚其詞。希圖聳聽。殊不足憑。姑候喚訊察奪。

批生員梁培麟等呈詞

據呈單魏氏首子不孝。係屬瘋狂發迷所致。如果屬實。該氏生前首告之初。爾等何不來案分晰。直待死無對證之後。一則謂其素性苛刻。再則謂其痼症發狂。無憑無據。隨意捏造。無非單金德母死畏罪。花錢買息。爾等死無出息。甘爲不肖之畜類。作護法。而誣其已死之母。爲不應首送。已屬毫無天理。而愈出愈奇者。竟以單魏氏之死。爲差役半夜拿人驚嚇所致。膽敢詰問本縣。單金德母死。是誰之過。試問母送逆子。本縣若不拘訊。是教人不孝也。差役拿獲逆子。而

韓水渠等糾衆毆差。此若不究。將來謀反不難矣。曹成等被毆稟案。稱單魏氏切知可證。是該氏倚公差以制逆子。顯然可見。而爾等窺單魏氏已死。竟敢坐差役以釀命之罪。而隱然加本縣以縱差之名。似此膽大糊塗。而且事不干己。出頭妄稟。此等秀才童生。均屬名教罪人。着一併管押待質所。仍嚴拘單金德。韓居居到案。訊明該生等有無受賄庇縱情事。分別責懲。以儆狂謬。此飭。

批雷昌五稟詞

俗語云。欠債還錢。又云。父債子還。乃是一定之理。胡宅與該職。均係衣冠士族。何忍搆訟公庭。况借錢現有原中。首縣豈無局面。胡大令甫從長安交卸。胡公子旋被咸寧票傳。此本縣所不忍也。乃屢次傳語。速爲了結。毫不爲動。必欲批示縣門。此又本縣所不解也。此稟呈遞兩旬。勢難再閣。爲此批仰該職。尋同原中謝實珊王玉階。前往理討。好話多說。有錢還錢。無錢以衣物公評價值。抵還欠項。庶死者不欠來生之債。存者無傷現在之顏。如其置若罔聞。則本縣將有

不得已之舉。知之。

批賀天祐呈詞

爾故父乃詹事府主簿。平日與優伶來往。將值銀二百兩之廚櫃。慨然借給唱戲之朱全榮使用。已屬非是。爾以讀書人。跑到唱戲的家裏。坐索此櫃。尤爲不自尊重。揆厥事情。必係爾父生前嬖愛朱全榮。要錢就錢。要櫃就櫃。給與也。非借也。爾於爾父死後。突然向索已捨之物。朱全榮自然不給。爾卽仗主簿少爺之勢。控告優伶。試問爾以少爺與戲子跪堂。有何體面。似此沒出息的东西。若是我的學生。定將爾重責十板。不准併飭。

批賀天祐稟詞

據稱爾父該傅姓之債。託朱全榮賣櫃清償。伊騙櫃到手。不賣不還。以致傅姓欠款。至今未償。果如所言。何以早不控究。戲子色衰。代售古董。少爺情急。亂打

官司瑣屑離奇之案。都出在本縣任內。愈駁愈控。不准不休。姑候飭差協約查。明理處具覆。勿庸喚訊。

批馬玉德等稟詞

據稟該紳等管理倉務已十餘年。現經年老力衰。懇祈辭退。自應俯如所請。以均勞逸。但倉紳倉正共有四人。無一齊更換之理。應於今年換二人。以恤衰年。留二人以資熟手。俟明年此時。再將所留之二人更換。則勞逸既均。公事亦有頭緒。現據公舉安人接允前來。卽着王元鑑補馬玉德之缺。陳銘西補王益武之缺。其舊紳劉長春馬必成。仍留辦公一年。至明年冬。再交常兆麟杜代言接管。現值各憲委查義倉。如果查有虧短。仍惟舊紳是問。仰候給諭接充可也。

批保甲局紳趙元中稟詞

稟單均悉。查錢鋪倒閉。大爲民害。始於害人。終於害己。併貽害於地方官。是以

本兩縣於八月間諭飭各錢行。取具十家連環保結。方准出絡。而事經兩月。各該錢行各不相信。不肯互保。每一錢鋪。僅取外行二三家保狀呈案。仍是有名無實。茲據稟稱。請飭咸長各當商。公湊資本。設立錢局。公議妥人。專司鋪事。各當商逐年輪管稽查。所擬章程十四條。亦俱周妥。惟稱所有大小錢鋪。予限半年。收回私出之票。本兩縣以爲不必。大凡持銀換絡者。孰不趨其所信。而避其所疑。公局由當商湊本。由兩縣稟明層憲特開。無論智愚。誰不以爲可靠。至現行各絡。不在各鋪之收不收。但視民間之信不信。如果愚民百姓。不畏倒閉。向其換錢。以至關門逃逸。乃是伊戚自貽。何與人事。俟公司開定後。由本兩縣通詳立案。徧諭居民。告以換錢。惟公局爲最妥。其餘外絡。如果貪圖小利。持銀易換。遇有倒閉。乃是自討苦喫。本兩縣概不究追。如此則公局生意。不招而自至矣。何必禁人出票。限人收票。自貽壟斷之譏乎。况公局之設。不嫌其獨立。亦不厭其同開。此時兩縣當商公開一局可也。各開一局亦可也。其現在各錢鋪。如果十家八家。共湊資本。出具互結。稟縣立案。亦准其公設一局。以昭平允。抑更

有宜防者。凡獨門生意。最患把持。公局既然可靠。未免奇貨可居。譬如外絡每銀一兩。換錢三串二者。此則僅換三串。則仍是百姓吃虧。此亦不可不慮也。既設之後。務須按照市估。公平易交。人換若干。我亦換若干。方足以信於民而行於遠。再查從前咸長公司開設之日。各外絡仍復通行。今若勒令各鋪收回。已出之票。勢必麇集取錢。一旦措手不及。倒閉不知凡幾。是欲除其害。反速其殃也。本兩縣所見如此。該紳如有未申之意。不妨往復熟籌。期於無弊而後已。總之事在必行。法期盡善。除俟定期傳喚兩縣當商到案面諭外。特此批示知之。

批廩生劉德濬稟詞

該生與段萬鎰因房屋興訟。各說各話。原中邢大雅等。俱已故絕無存。無可質證。前堂就案斷案。據該生自言於光緒十年。寫立租字入宅。認租每月房錢二串。當交押租錢六十串。嗣因房屋滲漏。房主不肯修理。該生僅給四月房租。合錢八串而止。歷年自行修理費錢十七串有奇。是該生先後居住八年有餘。僅

持出錢八十餘串。以租券所開每月二串計之。短其一半。本縣斷令該生交房。段萬鎰即將押租六十串。抵作租錢。不准再向該生索欠。又念現當歲晚。冰雪在地。准該生于明年二月底騰交。亦可謂體恤之至。茲閱來稟。猶謂段萬鎰官司得勝。本縣實不解勝在何處也。至稱萬鎰下堂後。其子段羣兒向該生詈罵。該生引爲大辱。竟欲披髮入山。本縣素敬該生以爲有學問。有涵養。不意懲窒工夫。猶尙不足。夫段萬鎰之子。一小狗耳。今有褻衣博帶之人。雍客過市。突被小狗狂吠亂咬。君子遇之。去之可也。勇士遇之。打之可也。若因狗咬而遂欲披髮入山。幾幾有不可爲人之勢。本縣未之前聞。該生旣以本縣爲好官。卽應聽本縣之好話。孔之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曰。又何難焉。該生服膺聖訓。但當反已。不必怨人。惟段小狗竟敢在本縣大堂。詈辱斯文。法難寬貸。仰原差押令段氏父子。往劉先生處賠禮認非。如違帶案重責。

爾以女許人。竟不知女婿之姓。忽稱關老二。忽改張老二。昏慣糊塗。至於此極。民間有此昏蟲。本署豈有此案卷。所懇更正立案之處。應不准行。

批王宗秩稟詞

稟摺均悉。據稱近年以來。各里里書借徵信冊爲名。所有易知由單。不散於開比。而散於年終。現由該紳等擬定規條。請示遵辦等語。查由單之設。所以使大小花戶。咸曉然於糧數之多少。不受額外苛索。若納糧而後給單。是全失立法之本意。况由單與徵信冊。絕不相涉。由單專爲納糧。徵信冊專爲欠糧。一發於開徵之前。一造於停徵以後。何得兩相牽拉。故事稽延。所稟各條。並皆洞悉病源。周密妥善。准如所議立案。一面分別示諭。各該里書里長。糧正。糧差。及花戶等。務去積弊。咸與維新。仍候稟明列憲施行。摺存。

又批印簿

所擬章程各條。細密周妥。酌定里書糧差口食。不豐不儉。恰合乎中。應卽如所議行。前稟由單一節。業已諭飭總書任姓等。趕將本年易知由單。於二月內一律造齊。送案鈐印。定限三月二十日以前。發給闔縣花戶收執。以免弊混。自此以後。定於頭年冬季。預送次年由單。以便開徵散發。至買地過糧一層。書手居爲奇貨。動稱須至十月造冊。送府鈐印之時。方能過撥。去年本縣爲定新例。凡買地之家。隨時皆可過糧。不必定等造冊之日。該書手遇有過撥之事。卽於冊內舊名之上。黏一浮籤。改寫新戶姓名。換造新冊時。卽照新名書寫。一開一收。至爲便捷。倘有推延勒措者。准糧戶指名控究。此又在諸君子所定章程之外者也。行將別矣。慚負吾民。留此數行。他日請念。

批馬維太呈

詞查馬鐘泉訴呈。條條有理。爾詞種種無憑。且人證帳據。均在四川。爾不控於川。而控於陝。狡賴可知。況號夥故歿。定規攜帳四年。並無廿年之說。有馬德俊

等晰詞在案。此案本縣無從究理。着卽赴川省。會同爾母爾兄。一同說話。倘再纏訟不休。定當將爾遞解灌縣審訊不貸。

批張傅氏呈詞

世間糊塗混帳。如爾夫婦者。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矣。爾去年九月。以掃拿凶毆等情。控爾大伯張進德父子到案。詞稱憑媒郭萬鎰郭建愷。將幼女丁香兒許配郭成兒。結爲髮妻。得受財禮錢一百四十串。因張進德圖分不遂。致肇訟端。在前任案下。連過數堂。供俱無異。突於前案訊結以後。又以糾匪搶女。喊控郭成兒等十六人到案。嗣經堂訊。輒稱爾女丁香兒。並沒許郭成兒爲妻。亦未得過財禮。前後一月之間。爾與大伯互訟。則呼郭成兒爲嫡親女婚。及與大伯訟畢。則又指郭成兒爲搶犯。爲強姦兒女婚姻。隨口胡說。爾旣糊塗具控。前任亦遂糊塗斷結。判稱勿論財禮錢百四十串交過與否。着再出四十串錢。給爾完事。丁香歸成兒爲妻。似此昏謬荒唐。兩造皆混帳之尤。全案那有明白之日。

總之爾之被騙。可謂求仁得仁。前任之斷案。善於將錯就錯。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不准。

批張成法呈詞

爾與爾親父張升魁析居另度。光緒十七年七月。曾經爾父以劣子不法。首送到案。爾胆敢以子訴父。經前任批斥嚴拿在案。爾與張生茂張長安等。均係一斑賭匪。浪蕩胡爲。爾異弟張忠兒。因賭而借錢。張生茂等因素索錢而拉牛。因拉牛而撕毆。爾繼母張李氏身受微傷。李氏因爾兄弟結交賭匪。肇此衅端。忿莫能吞。消烟隕命。原驗屍格具在。毫無致命傷痕。其死也。乃自盡也。非因傷而死也。其氣忿而死。非恨他人也。乃恨爾與忠兒不成器也。爾乘准母身死。頓萌訛詐之心。將平日因賭挾嫌之人。一齊列名具控。而且飾詞上控。殊不知爾父首送之詞具在。爾不孝之罪。萬死難逃。今乃恃父母俱亡。以抱慚無地之人。儼然自附於不共戴天之義。喪良無恥。天理奚容。爾在前任案前。業已具結了案。乃

復再三刁控。意欲何爲。張生茂誠爲墜岬之人。然非殺人正凶可比。屢經移緝未獲。爾何得任意刁誣。仰卽斂迹回村。倘再纏瀆不休。定據爾父首告原呈。治爾不孝之罪。凜之。

批蘇重壽呈詞

爾與爾兄析居多。年管他家事做甚。况伊自有親子。豈能將家產全付他人。爾于八九年前斷結之案。忽復翻控。昨控未准。又復捏傷聳准。試問爾兄既要打爾。何必請爾吃酒。學鴻門宴沙灘會的故事。爾以胞弟屢控胞兄。漫說不曾被打。卽令哥哥打兄弟一頓。也打得不虧。仍不准。

批李田氏呈詞

據稱伸冤愈冤。雪恥愈恥。爾告王定兒姦拐孀媳。反將爾子李恆泰責打。將爾媳斷歸姦夫。前任善體人情。原非爾等所能窺測。嗣經爾喊控不休。覆訊時斷

給錢五十串。俾爾收受。媳歸姦夫爲妻。此案去年未訟之先。謂之姦拐可也。既經斷結以後。前任大老爺爲媒。爾得錢。姦夫得妻。鐵案如山。有何可恥。况爾去臘既已得錢。今乃又欲得婦。豈有人財兩得之理。不准。

批馮登昇息詞

據稱馮炳清困於鴉片。浪蕩傾家。將房屋四間。賣與另度胞兄炳彥。其價爲炳清之妻收去。炳清不知。以爲其兄措價不交。拉其牲口交劉驢兒喂養。炳彥因之具控。此事炳清自不成人。爲其妻所鄙。恐其將房價浪費。收而不言。此婦可謂能持家矣。炳清不問情由。遽拉其兄牲口。勿論價已交清。即使炳清未交。亦只能索錢。不能拉畜。此案若經本縣堂訊。定將炳清痛打一頓。惟既爾等處息。姑且便宜此人。卽仰爾等傳諭炳清。所有賣房錢文。卽交其妻收用。以爲薪米之資。炳清不准擅用一文。如敢不遵。卽着其妻將伊重打。以爲無恥者戒。結存票銷。

批牛光漢呈詞

爾因爭賈姜氏不得而興訟。訟累五年之久。屢經投訴質審。實係爾一人挾嫌捏誣。故意拖累。事到今日。猶欲令賈姜氏到堂。查賈姜氏今爲李姜氏。與李武舉數年夫婦。情同膠漆。生子數齡。試問該氏上堂。幫李姓乎。抑幫爾牛光漢乎。爾想姜氏想不到手。尙欲在公堂多見一面。可謂糊塗混帳已極。靜候重打不貸。

批牛光漢懇詞

爾等偶得一衿。卽龐然自大。橫行鄉里。務快恩仇。積年上控不結之案。牽累多入。至於貧窮死亡。而猶不了者。若爾與郭炳章吳采芹等。皆學校之蠹。而無賴之尤也。爾因爾兄與李武舉爭娶賈姜氏不得。遂將娶主李守謙媒人史老八一並誣爲刀匪棍徒。誓欲致之死地。胆敢以毫無影響之事。迭控憲轅。拖累數

年。爾從未到案一次。爾之所謂節婦姜氏者。已爲李家生子數歲矣。現在李武舉已故。賈思元又故。爾兄亦早故。而訟蔓仍復不絕。查姜氏當日年未三十。爾兄年近七旬。姜氏不肯嫁此老。物理也。亦情也。爾爲爾兄辦人。何以如此迫切。顯係涎其少寡。當代兄媒說之日。已懷盜嫂之心。迨事不成。遂恨之切骨。造作無據之言。挾制趙縣主。連累無數好人。此等糊塗混帳。凶刁淫惡之生員。倘再不責革。真乃毫無天理。茲據懇恩免革。似又有畏懼之心。惟渭南此種惡風。乍已函稟撫憲。爾與詹炳蔚等俱在其內。應候批示至日再奪。將此批先行發給閱看。

批孔廣太息詞

此案風化攸關。本無寢息之理。爾等和事亦可謂將錯就錯。不見高明。第念陳參將做官一場。僅存一妻一媳。兩世孀居。而其妻陳王氏。以堂堂命婦。竟如此荒淫無恥。自配家奴。陳氏門風。業經掃地。再令公庭對簿。更傷地下之心。姑如

所請免其到案。惟其孀媳。孀無倚。現有何人照料。有無應嗣之人。爾等既爲處和。將其無恥之姑。姦淫之僕。逐離門戶。此乃得半之道。至陳氏香烟如何。而後不絕。未據聲明。何其疏也。再查許家聲來詞。紕漏甚多。決其必非善願。其妻許陳氏早已吞烟斃命。前爲女壻。今爲路人。現在舅嫂青年守節。嫌疑之際。宜謹防閑。許家聲着永遠不准上陳氏之門。如敢前往。卽仰親隣細送。以警儆薄。李世祿以奴妻主。天理何容。異日倘因他事到案。定當痛打久枷。以快人心。而紓鬼憤。所有該寡媳如何守節。如何立繼。仰再籌畫盡善明白。稟復候奪。稟至之日。方准銷案。結暫存。

批李祥璽呈詞

此案訟累數年。兩造均貧窮如洗。爾以極有理之事。忽然痰迷心竅。將官封貨物。私自質當。逃避無跡。以致原告指爲捲逃。縣官視如盜賊。前任因爾避不到案。竟將爾七旬之父。六旬之岳。三旬之妻。二旬之妾。一齊逮案。重打久押。爾萬

分無奈。自行投案。及到案後。責押備嘗。不但追物還主。且謂歷年鯨吞鉅款。尙須清算持出。爾試自思。如前任不交卸。爾之受罪。豈有底止。今遇本縣照爾覆盆。片言了事。再三開導。齊潘氏勿再覬覦。爾亦另圖事業。似此直捷了當。應如何感激恪遵。乃得步進步。又欲算帳分利。試思齊潘氏此刻無論到手之財。不能再行拿出。而且數年拖累。花用繁多。若再算帳目。使原告之孀婦。持出銀錢。給被告夥分。恐再訟十年。仍無了日。本縣前日看爾人頗能行。年力又壯。後半世事業。何愁無成。今日此呈。真乃糊塗貪妄。大負本縣栽培。爾既欲分六釐之利。則從前爲何偷當。因甚私逃。當自投羅網之時。豈復冀有今日。乃於本縣解網之後。爾別無報答。竟令本縣作此難題。俗語云。落水思命。得命思財。實屬可恨已極。不准。

批李劉氏呈詞

李有真。秀才也。何得不孝。該氏。繼母也。恐亦不慈。據稱有真縱妻楊氏逼醮。爾

年已五十五矣。有誰肯娶。而育真冒不避之名。作此必不行之事。天下恐無此糊塗生員。姑候差飭親族人等。查明理處具覆。如有真夫婦果有忤逆逼醮情事。稟復至日。喚懲未遲。

批余樹清呈詞

愈添砌。愈支離。爾前云樊芝聰是爾姑丈之胞兄。此又云是爾姑丈。然則爾姑丈兄弟聚廛乎。樊芝聯於道光二十五年借銀不還。累及爾祖爾父。賠墊利銀。質押地畝。迄今四十九年。何以從未呈控一次。似此無情無理。任意砌飾。實屬可恨。候集案訊懲。

批校興理呈詞

據稱爾年過六旬。僅生校順兒一子。於去臘被薛五魁等毆斃。爾自應恨之切骨。控請問抵。乃竟聽人攔管。議給錢六十串了事。並不報驗。詞稱礙面曲允。不

知殺子仇人。所礙何面。今事隔四個月。突以錢未給清。控請拘究。以賄和人命之事。明目張胆。訴之於官。得錢則絕嗣無妨。無錢則此仇必報。似此糊塗混帳。真堪打煞。仰該差飭令鄉約原管人等。將此案細情。據實稟復。校順兒果係打死。該中管等何敢私和。倘到法堂。各予重杖不貸。

批李金成呈詞

爾與靳養心親上作親。於去臘訂伊女爲媳。憑媒說明財禮錢三十串。已給二十八串。而靳養心得錢昧賴。除不給允帖外。反用木棍毆爾。頭破血流。如此親家。實所罕見。本擬無猜兩小。來牽繞膝之衣。何期大喝一聲。反受當頭之棒。合行驗喚。傲彼凶頑。

批劉毓林呈詞

據稱爾已故長門堂兄劉毓時。在日擇取堂姪劉進和之弟四順爲嗣。去年四

順亦故。毓時遺業。爲進和承受。所有祖先影像及墳地。向歸長門經營。今長門已絕。應歸爾經管等語。查毓時既係大宗。其嗣子四順夭亡。卽應另立昭穆相當之人。俾續長門禋祀。何得聽其故絕。而使墓田影像概歸爾手經營。是借供奉先祖爲詞。實有吞滅長門之意。居心殊不可問。查四順係毓時嗣子。進和係四順胞兄。四順已亡。進和暫爲經理遺業可也。仍應商同族衆。爲四順立嗣。以繼毓時之後。仰該村鄉約。會同族長戶首人等。妥議定規。開列應嗣之人。公同稟案候奪。惟劉毓林意在爭業。卽有應嗣子孫。亦照例不准承嗣。以爲覬覦者戒。仰卽遵照勿違。

批陳清義呈詞

爾妻物故。爾雇一民婦。爲爾抓養幼子。爾姪陳三甲。遂與該婦胡說稱要同睡。爾向理斥。反被揪毆等語。在三甲誠爲無賴。理宜重責。但商量同睡。乃是一句私話。爾從何得知。若該婦竟以媒褻之言告爾。則情節更可疑矣。爾以壯年鰥

夫。雇一青年僕婦同居一宅。不避嫌疑。空穴來風。亦宜自反。仰卽投明族約。嚴禁陳三甲。毋得再至爾家滋鬧。併與爾服禮了事。此飭。

批徐星文呈詞

據稱爾自幼與母舅爲嗣。爾嗣父徐應文。爾名徐星文。父子同派。已不可解。爾祖母帶來異姓之子耐娃。於光緒九年將爾趕逐離門。何以十七年。爾又能將徐姓田地。售與師韓兩姓。爾已出賣。何以徐步金又能奪回。至稱房屋十三間。土地七十畝。此皆徐姓之業。爾旣被逐。不爲徐氏之子孫。何能得徐氏之房地。所稱十七年賣地與人。明係被逐後盜賣舅家之地。又云光緒五年。葬埋爾舅。花錢一百餘串。彼時爾才十餘歲。豈能自掙銀錢。是所花仍是徐家之錢。爾有何功可居。爾旣被祖母趕逐。尙復有何理說。着卽斂迹歸宗。所控不准。

批張寶英呈詞

孟振吉之妻與劉成德之孀兄弟也。振吉之女許成德之子。爾不知情。容或有之。至孟振邦孟振義前爲劉姓作合。後又爲爾家媒定。振吉一女則兩戶開親。振邦二人則三頭拉絳。此事殊屬不解。姑候喚案質究。

批張李氏母子呈詞

呈及爾子張鴻儒說單均悉。查爾夫弟張經誥無嗣。乃令鴻儒兼祧。身爲人後。則經誥名下之產業。此時皆鴻儒經理。將來皆鴻儒承受。在經誥之意。以爲我旣立嗣。伊得我產業。我圖伊奉養。而鴻儒以爲奉養其名也。得業其實也。爲之。父者。責望甚奢。而爲之嗣者。意殊在彼而不在此。此所以父子不和也。經誥以爲我以業產與人。不能承歡。而反愜氣。不若別立所愛。免使不孝之子佔盡便宜。而鴻儒以爲我以堂堂拔貢。降尊就卑。與爾平民爲子。原爲圖爾一分家當。今反別立異姓。豈肯干休。但責其嗣父之亂宗。而忘其自身之不孝。此所以父子愈不和也。前據經誥呈稱。伊名下應得息銀。一概爲鴻儒霸局不給。是鴻儒

專財逆命。已可概見。查經誥因嗣子棄親不顧。是以憑同親友。抱立順娃爲孫。今已數齡。誠屬情難離異。而鴻儒膽敢嗾令張仲孝等。稟稱經誥因嗣子不孝。始擬立孫。今嗣子既肯盡孝。伊亦應退嗣等語。似此不通之論。膽敢陳於本縣之前。查鴻儒既爲人子。何得忽孝忽不孝。順娃抱養多年。何以忽繼忽不繼。鴻儒既反覆無常。順娃亦去留不定。試問爾祖孫父子之間。有此辦法乎。孟子曰。老而無子曰獨。經誥此時。可謂獨矣。以王政之所矜。而反爲該拔貢之所棄。既擄其銀兩。又逼令退嗣。雷霆在天。能不震慄。爾屢次詭稱業給經誥銀四百兩。如其已給經誥。何又首送。且爾母子亦曾見詹炳蔚之事乎。今姑且留爾體面。從寬於紙上斷結。爾嗣父應得財產。聽其自行主張。該拔貢不准把持。順娃既爲經誥夫婦所愛。准其永遠承嗣。不得逼令退回。李氏係經誥爲爾聘娶。應永遠侍奉經誥夫婦。爾既爲嗣子。每月應分十五日。住於嗣父家中。以盡孝道。着將此批鈔給經誥閱看。不必再送忤逆。倘該拔貢陽奉陰違。經其嗣父覆控。到案。定先詳革功名。然後提案究治。凜之。

批陳建元呈詞

爾等處人父子之間。不論是非。但講勢利。父爲平民。則壓令息訟。子爲拔貢。則聽其忤逆。古人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爾等則曰。天下無不是的拔貢。假使張鴻儒做到東閣大學士。爾等必隨同弑父矣。似此無恥之徒。實堪痛恨。着早買膏藥。預備挨打。

批韓雲岫呈詞

據稱光緒十三年。渭南紳士。在省城創修試館。由督工馬紳建勳等。僱爾看館。每年工錢一十四串。迄今六年之久。未給一錢。爾卽東挖西補。息上加息。年年賠墊等語。閱稟詫異已極。爾一窮人。全仗工錢養命。當進館之初。自應說定。或按月。或按節。何人給錢。何處領錢。議得清清楚楚。方能隨時支用。頭一年旣一錢未得。爾第二年卽應辭退。何以甘心忍死看守。借錢賠墊。至六年之久。以本

縣揣之。必係爾在內借住。帶看房屋。此不出租錢。彼不給身工。迄今年久。陡然訛賴。似此無恥之徒。豈可復用。仰該紳馬建勳等。卽將韓雲岫逐出。另招妥人看館。以免滋事。此飭。

批胡發有呈詞

商州客民自賣其妻。而又控人刁拐者。不知凡幾。此稟又是印板文章。姑候飭差協約查明稟奪。

批楊德魁呈詞

梁氏青天白日。在爾地內抱麥跑走。與賊何異。爾嫂拉扯。致籠蔑劃傷其手。亦無大錯。何至投約理處。竟令事主與賊出麥四斗。銅錢一串。豈因其搶麥有功。以此賞之乎。據稱該婦屢受壞人刁唆。來縣喊控。均被村人擋回。畢竟是誰刁唆。何無姓名。每來縣一次。必攔管一次。爾必出錢一次。那有如此情理。且劃傷

伊手。在四月十七日。何以將及一月。傷猶未愈。爾既屢出錢麥。理曲可知。手久不愈。傷重可知。無端懇請立案。心中害怕。計圖先發。可知本縣處打官司。但論情理。不管先後。梁氏不告便罷。倘若問明實係爾毆打成傷。定行重責不貸。立案不准。

批李玉魁呈詞

外甥打舅。拔髮一絡。如此橫蟲。能不提究。

批張百福呈詞

安升於四月二十一日。將爾妻爾女一併拐賣。爾鄰居既知其事。何不阻擋。何不早喚爾歸。乃事隔兩月。始行控究。殊屬荒唐。而況清平世界。安升何敢將活人妻女。賣與本地有名有姓之人。似此胆大之拐兒。發昏之娶主。均屬世間罕見。控詞一定不實。候飭差協約查明稟復。一面將安升帶案候訊。

批張元吉呈詞

大糧吃緊。藩憲迭次扎催。一處請展限。各里皆效尤。本縣憑何報解。况去年荒歉。依限完清。今歲綏豐。轉求展緩。豈謂本縣拙於催科耶。不准。

批張丁香呈詞

世間反覆無常。如爾母女二人者。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矣。爾母初與郭桂兒同炕吸煙。其兄郭成兒由此進步。借王福德當地之故。誑令爾母假認女壻。伊將當地奪回。嗣因爾伯父張進德不依。致控到案。爾母與成兒。彼呼丈母。此稱女壻。當堂叫喚。親熱非常。從此弄假成真。竟於今正月十九日。將爾刀搶回家。強成姻眷。郭成兒罪誠當死。然孰非爾母啓之。乃前則當堂認壻。幾於鐵案如山。後則反面無情。必使金夫不有。迨經本縣覆訊。爾母女各執一詞。據爾供稱。爾與應兒。實係明媒正娶。並非刁搶等語。本縣明知是成兒教供。然念爾業已

失身。又當堂供稱。不願另嫁。是先強後和。形迹顯然。是以斷令爾母。將爾領回。成兒備具財禮。另行迎娶。以掩從前之醜。且免爾再嫁之羞。乃當堂則謂成兒情等漆膠。此呈又稱成兒行同禽獸。非此母不生此女。均屬狡狴無恥之尤。在成兒陰險毒淫。宜有此報。而爾母女反覆若此。又豈鬼神所能容耶。據稱成兒桂兒兄弟聚廬。前之人有行之者。爾母是也。何足爲奇。案情混帳至此。亘古無出其右。姑候覆集訊懲。

批李王氏呈詞

控詞離奇已極。爾嗣子李朝鳳。將爾地偷當與人。復盜爾衣物。携妻逃遁。爾竟形同聾瞽。不問不聞。反將當地之薛興有。控請拘究。難保非母子商串。先當後賴。縱逃捏控。候差拘爾子李朝鳳到案訊奪。

批臨潼民婦王張氏呈詞

古樂府云。食梅始知酸。行路始知難。本縣亦云。吃醋始知酸。有妾始知難。爾與爾夫王林修。素來和睦。因娶妾魏氏。夫妻遂三次分家。爾已隱忍一十六年。因聞本縣折獄公平。遠自臨潼投控。然獨不聞清官難斷家務事乎。現在臨潼傳縣主。明允公廉。與本縣至好。而且舉案有相莊之雅。後房無掩袖之人。若斷此案。一定公允。仰卽就近控訴。越境殊可不必。

批劉丙杰懇詞

爾祖爾父。負鄭東巨款。久久不還。本屬咎有應得。惟念爾祖父兩世均已物故。爾兄弟久押班廳。卒無一錢償債。衡情處斷。令爾自懇資東。爾承情彼亦積德。乃遷延數月。迄用無成。在彼固心有不甘。恐爾亦言之不善。惟念羈累既久。姑准暫回臨潼。俗語云。事緩則圓。俟爾資東回心轉意時。爾再前往懇情可也。

批張來祥呈詞

查爾前後兩呈。自相矛盾。前稱爾兄於十五年病重。立爾子爲嗣。不日卽故。今又稱十五年立嗣。十九年三月病故。殊不可解。前稱爾兄病中。邀請親族。言爾嫂有自幼乳養韓姓之子寄娃。情難兩離等語。既係自幼乳養。茲何又云與爾嫂年歲相當。似此任意胡言。無非欺騙覬產。着自將爾子收回。爾嫂之事。勿庸爾管。至稱寄娃毆爾受傷。明係誣飾。姑准驗傷。以窮爾奸誣之技。仍不准喚案。以安彼孤寡之生。

批王清耀呈詞

爾堂姪王保兒死後。有無父母兄弟。何以堂姪媳依堂叔同居。茲因爾姪媳蘭氏再醮。爾未得分肥。遂以盜轉偷賣等情具控。試問爾家之物。果被伊盜轉一空。爾何竟毫無知覺。如其知之。爾何以早不阻攔。其爲架捏訛賴可知。至於蘭氏再醮。其夫家旣無親房。則娘屋兄誼。當主持其事。爾不過王保兒本家叔叔耳。當保兒娶妻之日。爾未嘗持出聘錢。則蘭氏再醮之時。爾何得分受財禮。着

卽抱頭縮頸。斂迹回村。毋得妄言討打。

批張成彥呈詞

據稱爾母被人打死。爾兄弟不爲鳴冤報仇。竟將母屍賣錢一百五十串而罷。此何等悖逆之事。尙敢因分財不均。彼此興訟。公然形諸呈詞。梟獍渾敦。一門兼備。候訊明重處不貸。

批張耀呈詞

虧爾是個增生。去年被繼母首送。在前任案下被責被押。查取年貌。幾乎被革。今猶不愧不怍。來打官司。可謂全無心肝者矣。候訊畢再打。打畢再革。

批陳王氏呈詞

爾已嫁與家丁李世祿。將陳參將之田地。毀賣一空。祖先牌換成李姓。早已天

良盡絕此時忽稱與故夫燒紙陳參將實不敢當案經覆喚候重打不貸

批淡成兒呈詞

爾可謂混帳麻木矣。呈詞尤塗糊無理。查王萬雲既敢拐人。必非膽小畏事者。何以因爾一控。即將真情全吐。爾已尋見爾妻。案經控縣。不難到堂環質。何竟受拐匪抑勒。甘心出錢十五串贖妻。已不可解。乃交錢而仍不還妻。爾此時可復控矣。何竟任李姓將爾妻霸住。遷延兩載。直待爾妻生子以後。始來催案。其辦事從容不迫。天下無雙。荒唐無恥。亦古今少二。明係賣妻復悔。誣拐圖訛。查例載原告兩月不到。即將案查銷。爾延不到案者。二十一個月。爾妻既嫁人而。又生子。尙有何說。不准。

批邊時德呈詞

所呈荒唐已極。據稱王文升於光緒十七年。盤獲拐婦一口。先賣給宋新德。因

與新德不和。趕門在外。又經文升說合。賣與董籠兒。籠兒病故。文升又賣給爾。近被文升串姦。唆鬧。復於七月十三日。糾人刁搶。未被搶去等語。該婦被拐至此。歷嫁三夫。究竟娘家何姓。係何處人。均未聲敘。爾三人三次買妻。各花錢若干。其錢何人承受。又不申敘。王文升既愛此婦。何如當初不賣。既賣復搶。事屬不情。伊既起意糾搶。近在隣村。不難唾手而得。何伊來搶之時。剛值爾妻出宿於外。何其巧也。搶人之妻。已干厲禁。及搶而不得。復敢凶毆。擄毀。拿爾煙土。是真與強盜無異矣。惟被毆何未受傷。毀物何不請驗。爾家有無煙土。何人知證。以云串姦。則並未捉獲。以云刁搶。則爾妻現在。此婦已來歷不明。爾等皆混帳已極。不准併飭。

批李正德呈詞

爾身爲原告。自願興訟。何又懇祈作主。免爾妨農累訟。試問誰妨之。誰累之乎。似此刁劣糊塗。上堂時先責百板。再問本案。

批徐升永呈詞

代人借錢。代人賠利。不過口頭語耳。何曾真有此事。即使代賠。亦不過一二年而止。若三年不償。未有不成立訟者。何徐益靈。央爾借銀十兩。爾竟甘心賠利。至十四年之久。爲數至五六十兩之多。既然如此。是爾豪爽性成。於人何與。查培元堂本銀。僅止十兩。現在子大於母。業已利市五倍。從此即可作爲罷論。勿庸爾再作好人。至徐益靈。既被其父喚回作抱。何能終避不面。所呈大半虛捏。着卽自往尋討。本縣不管。

批張慎言呈詞

爾以襄陽人。奉母命出門尋弟。究於何日到此。爾弟曾否尋着。何以又在此訓蒙。何日上館。田致興既留爾課子。何以將先生留住。反使其子出外貿易。爾以異鄉異客。獨居高神廟內。學生不來。東家不管。爾竟將衣物置之廟內。不託一

人照管。鎖門而去。及三日後回廟。衣物杳如黃鶴。此爾自貽伊戚。何憑何據。指爲田致興偷盜。控詞無情無理。顯係窮極無賴。任口欺訛。不准。

批權天道呈詞

王趙氏一女兩嫁。前夫牛而後夫馬。彼此相爭。推原其故。由於其初輕信雷金。鳴之言。將其女王金鳳。招牛謀兒爲婿。言明養老送終。實則商州客民担買滂糟。何能供養。因此家室勃谿。謀兒遂出買於外。此致馬玉林乘隙而入。先姦後娶。居然夫唱婦隨。謀兒歸來。入宮不見。以致控案。本縣前堂訊明。除各案犯分別責儆外。將金鳳斷歸前夫。仍令謀兒將其岳母迎歸奉養。乃下堂後。謀兒卽將金鳳凶毆。以致王趙氏喊控前來。查趙氏母女。反覆淫蕩。誠屬無恥可恨。然謀兒從前空人一個。贅入其家。本屬便宜。而又久外不歸。致其母女以無依喪檢。是金鳳淫奔。謀兒實啓之矣。今一味責其妻之不貞。而不自責其無德無能。無良無恥。此時強合一處。將來毆斃謀殺之事。皆在意中。是以本縣覆訊。將趙

氏母女及馬玉林。二次分別重責。照背夫逃走律。將金鳳發官媒另行嫁賣。亦不獲已之舉也。閱爾來呈。稱係孤身一人。乏人造飯。遵例出銀八兩。將金鳳買去造飯等語。可謂荒誕已極。查金鳳此時。雖由官媒嫁賣。然其母依以爲活。有願娶者。仍須與其母商通。妻其女而養其母。方於國法人情。兩無所礙。今爾權天道以富平客民。擲銀八兩。買去造飯。在金鳳風流自賞。豈肯爲爨下之奴。而趙氏窮老無歸。勢將作溝中之瘠。查爾姓名古怪。作事粗疏。若非轉販他鄉。卽係爲玉林頂娶。金鳳之事。着傳諭官媒。只准本地農商娶買。仍須將其母一同養贍。其有他鄉客籍。雖照例出銀。亦不准娶。此飭。

批何明順呈詞

爾本非安分之徒。前任訊斷有案。茲因念爾既瞎且老。斷令何明成撥地四畝給爾。結內寫明地段坐落。何得揀精挑肥。任意瀆控。着卽遵斷收地。倘再無知蔓訟。卽併此四畝地亦不斷給。看爾怎樣。

批張耀呈詞

現又據爾叔張兆謙。以藐批逞凶等情。控爾到案。爾一門骨肉。乖離至於此極。尙何面目青其衿而雀其頂。爾謂母恩可乞。何不再向爾叔乞恩耶。總之爾家事一日不了。爾之功名。總如懸崖之石。搖搖欲動。姑再限十日。一併具息了事。如再逾限。勿怪本縣不情也。

批霍培成呈詞

據稱爾祖當日以二百八十金之債。折收紀相鵬之地七十一畝。嗣將四十畝出當於張紅興。三十一畝作價六十串。出當於樊學昌。學昌又以原約原價。轉當於石懷玉。近石懷玉又以原約原價。轉當於紀相鵬之孫紀占彪。爾謂紀占彪宜用銀二百二十兩。將七十一畝之地全贖。不得以六十千錢。轉當其半。一控不准。又復再控。爾可謂糊塗極矣。爾此時如以六十串原價贖地。而紀占彪

抗不放贖。控之可也。爾並無贖地之意。則此一塊土。在石姓猶在樊姓也。在紀姓猶在石姓也。何以樊姓轉當。而爾不控。石姓轉當。而爾卽屢控。明係藉詞勒索。欲紀姓加價於爾。否則以訟累之。似此居心。深堪痛恨。爾請地有秋禾。紀占彪希利佔贖。查秋苗乃石懷玉所種。石姓自願以禾與人。與爾何干。若謂占彪圖得便宜。則此六十串錢之當價。乃爾自願出當者。何以樊石兩姓價當此地。則不爲便宜。紀姓則爲便宜。似此荒謬糊塗。本應提案訓責。姑念秋稼登場。特此一批了事。爾如不肯便宜。紀姓着卽備齊六十串原價。爾贖之於樊姓。樊姓贖之於石姓。石姓贖之於紀姓。價由爾備。地准爾得。如紀姓抗贖。准石懷玉控告。爾如無錢贖地。則此地准作紀姓當業。爾不得異言。倘再無知濫控。定行重責。凜之。

批張君錫呈詞

報災向有定例。夏災不過六月。秋災不過九月。今六月已過。九月未來。實非報

災之時。至稱種麥無雨。查本年八月十九日秋社。種麥全在社後。今距社尙有十日。爾安知此一月中。一定無雨耶。若八月一月無雨。則九月當報秋災。勿得預瀆。

批權林宴呈詞

校孝廉觀風試卷。寫作俱佳。本縣極爲賞識。既據公舉主講五鳳書院。自當據稟轉詳。惟校君正在英年。何以因菽水而忘鼎養。主講會試。似可並行不悖也。

批郝克棟呈詞

查黨見邦之兄黨逢辰。先年在爾家教書。郝氏子弟。相率受業。爾兄郝濬湘現爲大荔校官。卽其弟子。黨逢辰以先生借欠東家之銀。一百六十兩。陸續除清還外。下欠七十金未還。迄今三十餘年。逢辰已故。其弟建邦並不昧債。但因家貧懇緩。爾卽在其家惡鬧。復以奸計緩推具控。待先生者。固如是其忠且敬乎。

爾兄現在儼然人師。設使爾兄門生。以此情施之於爾。爾能受乎。夫以七十金之債。而爾磊算至三百餘金。卽施之於平人。猶當以盤剝治罪。况施於已故之師長乎。本縣因爾糊塗已極。不屑教誨。而爾世叔又自願還錢。是以仍照七十兩原數。斷令流期措還。而爾在公堂。猶敢負氣忿爭。本應痛加扑捱。因念爾兄現係職官。稍留體面。訊得爾郝氏子弟。在黨逢辰。門下進學者。前後凡三四人。從無一毫謝禮。尙敢遍討前欠。事之不公。無有逾於此者。是以將七十金作爲謝儀。諭令不必措還。爾在堂上。業已負氣連稱遵斷。今乃於下堂之後。復具懇呈。乞爲斷還銀兩。似此糊塗反復。本縣何懼於爾。而必徇爾之意乎。案已斷明。具結在爾。不具結亦在爾。爾所恃者。不過乃兄現爲教官。卽着爾兄自行投案。待本縣面加訓斥。以爲薄待師門者戒。爾乃無知之物。本縣不屑與言也。仰將此批鈔給爾兄閱看。伊是讀書人。見批後。定打爾三十戒尺。爾其凜之。

批劉金斗呈詞

爾胞妹夫婦。向在富平。今季六月。爾忽路遇爾妹。在鄰村鋤花。詢係來渭歸寧。中途其夫不見。伊卽被田有兒拐賣。曹姓作妾。爾又函詢其翁。回信果稱子無蹤而媳被拐等語。其翁旣明知此情。何以自不控究。爾旣手足情深。於六月間面遇爾妹。知其被拐。何以遲至九月始控。明係爾妹夫李九兒貧不能度。自賣其妻。賣後藏匿他方。使爾出頭。興訟訛錢。此是爾商州客民慣技。實屬可恨已極。不准。

批秦興福呈詞

爾等只圖包工趁錢。全不忖量自己手藝如何。查本地木作。實不及鄰邑。是以本縣添修衙署。亦係外叫工人。今以本縣不用之木工。而強紳士以必用。是謂不恕。查鄰邑作頭。來渭掌斲。多不過數人。其手下指揮之木瓦各工。仍須取材本地。是爾等儘可幫工。何用屢次稟瀆。至稱兩半分做。則事權不一。勢必工料參差。不惟紳士不允。本縣亦不准也。總之幫工則可。分做不能。仰卽遵照。

批濫子娃呈詞

房爲爾房。王科何能因其稍有損壞。突往補修。卽據爲己業。仍招舊房客居住。霸收佃錢。事在同治初季。爾母子何不登時具控。甘心讓渠鳩占。但每年分錢十八串文。情詞支離已極。以本縣揣之。必係房爲回逆所燬。爾家無力興工。王科就地蓋房。伊得房錢。爾取地租。茲因王科已死。其子田娃欠租未給。爾遂興訟。此事理之顯而易見者。仰東街鄉地查明。仍照歷年舊規。各收各租。不必喚案滋累。

批樊鍾麟呈詞

據稱李興發延爾爲師。現在與爾失和。置之不管。是送人上樹而拔梯也。羣弟子半途而廢。待先生如此其恭。雖曰鄉愚。實傷雅道。仰散東李永森等傳諭李興發好爲經營。務終一年之局。倘敢不遵。定行喚案責究。

批馬王氏呈詞

爾初嫁牛謀兒。人所共和。繼與謀兒並未退婚。忽與馬玉林苟合。母女相隨而去。淫賤無恥。致爲謀兒所控。書所謂馬牛其風。臣妾逋逃者也。本縣前已斷歸謀兒。因其下堂後。將爾毒打。恐釀人命。是以照例發官媒另賣。而馬玉林膽敢刁拐潛逃。是以將玉林重責枷號。不准頂名冒娶。藉懲淫蕩之風。亦使謀兒心服口服。旣而權天道。雷雙喜、朱夢官紛紛願娶。爾母願給朱姓。爾則自願歸雷。經本縣批令一齊到案。訊明飭遵。未及送訊。爾忽呈稱現懷馬氏之孕。請仍與玉林爲婚。否則俟分娩後。守節奉母等語。無恥至此。實屬怪異。爾以背夫逃走之姦婦。忽稱姦生子墮地以後。終身守節。試問守牛姓之節乎。守馬姓之節乎。爾因姦拐涉訟。旣與本夫斷離。而反與姦夫判合。世間那有如此糊塗案件。似爾水性楊花。何所不可。此呈仍係馬玉林所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獨不畏謀兒白刃相仇乎。惟久押官媒。了無成局。姑仰爾母王趙氏交價領回。自行擇對。

歸馬不准

批馮德魁呈詞

馮學虎自不出頭。使妻控案報傷。而無傷可驗。其妻自云被爾毆落十月身孕。是則無傷之男子。縮頸在家。墮胎之婦人。不待滿月。而來縣具控。均屬奇情怪事。候集訊嚴懲。

批趙培元呈詞

爲政之道。重在恤民。亦重在卹商。卹民所以固本也。卹商所以保富也。吾渭自設五家典當以來。本年三月。經藩憲飭發河工生息本銀五千兩。月利一分。領運。本縣恐後。此源源發運。商力難支。稟懇先發三千兩。歲息八釐。試辦。是本縣之體卹商情。並不待爾等懇求。早已預爲之所。此次差局盈餘一款。前經函稟撫憲。擬以對半錢一萬二千串。月利一分。發典生息。昨經郵局總代爾等乞恩。

減發銅錢一千串。月利減爲九釐。已屬格外從寬。撫憲處尙費周折。茲猶具稟瀆陳。未免不知止足。查爾等旣在渭南食利。卽應爲渭南分憂。此項盈餘生息。係爲局總累年墊賠。借息錢以補不足。非若上發之款。不與本地相干也。爾等宜仍遵前諭。按照九釐起息。其錢已由局總預備停妥。着卽於明日投具領字外。備息摺呈案。以憑分別存發。此後如再有公款。不照此例可也。

批王福欽呈詞

杜大丙於同治十一年。借銀娶妻。嗣又騙錢買木。旋即逃跑無蹤。致爾銀錢無着。迄今二十二年始歸。爾向索欠。翻眼不認等語。查大丙於是年娶妻。卽於是年逃跑。不知携妻而行乎。留妻在家乎。如其家無人無業。旣已出門二十餘年。卽可不必回家。如其有人有業。爾何以早不控討。詞已支離。又無中證。顯係藉事誣訛。不准。

批差役李順稟詞

王象林以作民開小押當。當賊賊是常事。爾等查出賊賊。亦是常事。因查出一件贓物。而遂令其補賠全贓。是直以誤當之人。指爲作賊之人。有是理乎。爾等糊塗滋事。幾致流民不得安生。實堪痛恨。候集訊嚴懲。

批梁思閔呈詞

爾子梁樸產。既係瘋子。自應鎖禁在家。何以爾自不管。但囑馮平兒不可招留。爾文約匣子。既云不知何時竊去。何以知是平兒與瘋子同偷。大凡瘋子必然不懂人話。不知人事。何以爾家瘋子。專聽平兒之話。且既係瘋子。自必人人厭惡。避之惟恐不及。何以平兒將伊誘去。霸不令歸。竟以瘋子爲可居之奇貨。所呈荒謬已極。不准。

批蔣甲鑫呈詞

蔣興玉何以不來。使爾出頭頂案。况爾鋪關閉在馮姓之先。如果李懷泌生奸

故害爾堂祖蔣興玉。何以自不控告。早不控告。直待馮姓興訟兩月以後。始令爾來案幫訴。萬一馮姓不倒鋪。不告狀。則爾堂祖亦遂啞口無言矣。所呈全不足憑。仰卽速喚興玉來案對質。用爾不着去罷。

批甯恆謙呈詞

同治二年之債。遲至光緒十九年。始因索討不還興訟。一無理也。其兄借爾錢麥。三十餘年不要。直待其兄身死。然後責償於弟。二無理也。爾持帳簿討債。帳簿卽鐵憑也。何以交與素不認識之梁姓拿去。以致被胡玉清扯掉一頁。三無理也。債係玉清之兄玉中所借。何以帳簿中又書玉清姓名。致爲所扯。四無理也。此等無情無理之詞。敢於無故具控。實屬糊塗胆大。不准。

批趙興信呈詞

呈詞離奇已極。據稱爾攜眷由蒲城來渭。宿於下邽段姓店內。突遇李萬朋等

四人將爾妻趙李氏及行李一併刀去等語。查匪徒黑夜執刀持矛火器搶人婦女。爾何以人人認識。一一指出名姓。該匪搶後並不遠颺。反將爾妻寄放馬牛金家中。任控不懼。均屬奇情異事。况下邳頗有鋪面。且有糧廳衙門。爾又住在店中。登時何不聲喊。竟聽其刀搶而去。既然妻子被搶。行李全無。應如何冤迫呼訴。何以事隔九日。始來具呈。所控太覺不情。姑候傳案訊究。

批馮俊蘭呈詞

爾既爲局紳。宜存體面。是以爾叔具控。批令原管查處完事。未據稟覆。而該紳又請傳訊。豈以屈膝公堂。叔姪對訐爲體面耶。爾叔年輕。爾又長厚。必係兩邊俱有壞人挑唆。使爾等爲鷓蚌之爭。若輩收漁人之利。須知訟乃凶事。骨肉相殘。尤屬破家之兆。本縣通閱全案。當初爾叔祖身故。產業全在爾手。杜氏之控。由爾不公使之也。旣而張縣主斷令分家。雖日均分。豈無左袒。查爾家生意。以義合公義成。公兩號爲菁華。當日卽將此兩號俱分該紳名下。天意乎。抑人謀

乎。嗣因爾所分舖本。長錢八十餘串。張縣主斷令於義合公號內。與杜氏母子。裁本四千串。按股食利。此有案可稽者也。茲乃稱當日差局。賠款已將四千串。抵兌清楚。果有此事。何以不稟縣立案。以防後日之爭耶。况當初未分家時。因公賠累。自應均攤。至去年爾爲局總。則分家已十餘年。何得令鳳生再認賠款。試問局中盈餘滿萬。存爾手中。將及兩年。糴麥固土。昭昭在人耳目。鳳生曾食其利乎。不曾食利。而使受害。人能甘乎。本縣判事。一本大公。若到公堂。決無好處。此等不通呈詞。何人所作。爾與其向此處花錢。何不在乃叔面前。略略看破。俾免爭端。豈不大妙。此批係本縣以規爲勸。該紳思之。

批任積林呈詞

滿紙胡說。咸豐十一年之債。迄今三十餘年。始行索討。已不近情。况原借銀一百五十兩。錢一千零八串。今只還錢六十串了事。尤不近情。爾叔任樹勳將田房一併霸佔不分。使爾母子身落乞討。爾何不向爾叔平分家業。反向田仲明

索此遠年之債。三不近情。田仲明允拔給六十串。僅給六串而止。伊妻田同氏。反將爾推跌。見血損骨。爾一四十壯男。何被婦人摧殘至此。四不近情。不准。

批薛邦基呈詞

此呈可謂不經矣。爾家於道光年間。出銀六千兩。交陳清典之父陳文俊在川生理。至光緒三年文俊物故。爾令清典赴川察看情形。再爲斟酌。及清典回稱資本支使殆盡。鋪夥四散。餘貨及帳簿。有馬月朗不久回家交代。爾聞言甚喜等語。夫以六千金資本。全數虧空。清典空身往返。銀錢貨物帳本一無所攜。爾此時不怒反喜。殆非人情。况爾鋪乃金珠鋪也。餘貨非金卽珠。何等大利。清典以掌櫃之子。奉東人之命。赴川料理。何得將下剩金珠。盡付馬月朗收掌。空手而還。迨五年爾遣清典二次赴川。月朗逃匿無蹤。迄今一十五年。爾始在糧廳案下。呈控一次。尤爲情理所無。卽令尋月朗不著。陳清典父子耗散爾資本。花費爾盤川。一事無成。縱脫要被。爾何以置之不問乎。况馬月朗旣然逃跑。何又

回家。豈前畏爾控。今不畏爾控乎。爾拿住拐犯。正大光明。何以不控本縣而控糧廳乎。爾身爲生員。作此無情無理之稟牘。先記責一百戒尺。仍將指駁各節。逐層稟覆。候奪。

批陳清典呈詞

爾父陳文俊。領薛姓資本六千兩。在川開金珠鋪。死於成都。爾奉東人之命。一搬父靈。二祭號事。到川後鋪夥盡散。惟一馬月朗在號。爾此時父柩未歸。繼母蔡氏年輕孀守。東人資本雖罄。尙有餘剩金珠。爾既受人重託。又事關切己。自應搬靈奉母。收拾餘貨回家。分別交割。安置寡婦。何以父棺不顧。更將金珠交給素不識認之馬月朗。空手回渭。何異寄財盜賊之手。妾肉餓虎之谿乎。及光緒五年復往。則月朗姦佔爾母。捲貨逃逸。爾此時何以不在成都控請緝拿。依然空手而返。試問婦女金珠可拐。豈爾父屍棺亦被捲吞耶。何以十有五年。置拐母於不問。更棄父骨而不歸也。似爾與薛邦基一對不通秀才。狼狽爲奸。均

應懲究。而尙尤應打煞。候訊明。責革不貸。

批咬增官呈詞

盧皎氏之女。斷歸爾子爲婚。業經具結在案。爾仍應請同原媒。擇期送禮。迎娶過門。方爲正辦。何得竟令爾兄往喚。未過門之媳。無怪盧皎氏不依也。爾之糊塗。本縣早已看透。爾尙以爲得意。一控再控。討厭已極。俗語云。先禮後兵。未聞先兵後禮者。如果憑媒迎娶。不能到手。再來說話不遲。此案着原差協同原媒。經理過門。如被告真不遵斷。卽將盧皎氏帶案聽究。

批鄧忠心呈詞

據稱爾父於光緒十年物故。爾母守節撫爾。今已一十四歲。突於九月十八夜。爾胞伯胞叔。糾領刀匪多人。將爾母從隣家搶去。賣錢二百串。與宋姓爲妾等語。爾年已長大。爾母至少也有三十多歲。何以如此值錢。爾伯叔既要賣錢。何

以早不主婚。直待其居孀十年。人老枝黃之後。始行刁賣。亦不近情。爾伯叔自賣寡婦。原爲圖利。何必延請許多刀匪入夥。將二百串財禮。作十六分俵分。尤不近情。姑候喚案訊奪。爾以十四歲小孩。來案具控。牽扯十餘人之多。顯有訟棍主謀挾害。候一併嚴究創懲。

批張懷德呈詞

稟圖均悉。高明德老而不死。妄控張拔貢起土傷墳。本縣早知其妄。伊因上年張氏家庭生釁。本縣嚴批訓飭。遂妄生揣測。以爲但控張鴻儒。必無不准之理。殊不知本縣判事。但論是非。毫無成見。張貢生是舊有之屋。高明德尙是未葬之墳。如果風脈有傷。卽不應在人屋旁卜地。伊尙未曾埋骨。而先禁張家不得起土築牆。老諄無理。莫此爲甚。着該拔貢照舊打牆。如明德再敢刁阻。卽捆送來縣。以憑枷杖不貸。

批李重乾呈詞

據稱爾子頂觸不孝。與爾批離。爾於初一日。聞聽子死往看。見其赤身寄廟等語。查爾子物故。既不請驗。則非身死不明可知。至稱楊獅子等與爾媳通姦。致爾子氣斃。爾如早知其事。卽應將逆子淫媳姦夫。早早控案。爾如事後始知。究係何人告爾。何以不列作見證。所控支離影響。無非牽累圖訛。姑候差飭鄉地查明稟奪。

批侯汝玉呈詞

道光年間。爾故叔侯建都出嗣劉姓。將產浪費。潛逃歸宗。劉姓不依。乃託爾父代揭銀二百二十兩。賠劉姓之業。立有字約。今爾父叔均故。爾向堂弟汝成。索討前欠。不惟不還。併同伊妾將爾揪倒。拔爾鬚鬚等語。夫弟借兄債。本與外人不同。况事隔四十餘年。僅陸續還錢三十餘串。則爾叔父子無力可知。若有力而聽其不還。則爾父子友于可知。以數十年前之債。忽焉取償於一朝。此爾自尋煩惱也。唯喝妾拔鬚。亦過於凶妄。候驗明再奪。

批揚春顯呈詞

據稱沿河地戶。每到冬令。醵錢打雁。以期保護麥苗。並因竊賊難防。公議守望相助。事屬因公。又係古規。准其照舊辦理。但不得浮攤苛派。借公肥私。該里如有刁民阻撓。准其指名送究。爾等倘有不公。被人告發。亦必訊明懲處。該房卽照此意。擬稿送核。

批李祥太呈詞

爾女四女兒。於去年九月二十日。經爾弟領看夜戲。被人刁拐。迄今一載有餘。忽稱四女兒在大荔張秀才家。請爲關提等語。父女天性攸關。一旦失去。當如何迫切投控。乃謂黑夜不知拐子是誰。隱忍未控。已出情理之外。今忽稱爾弟乞討。至大荔張秀才處。瞥見爾女。向索不得。投約不理。卽有此情。爾弟兄自應在大荔控告。何得率請關提。明係爾女賣與人。人又轉賣張姓。爾見事隔年餘。

無中無證。遂以摺騙具控。意圖拖累訛賴。實屬狡妄。不准。

批高兆祥呈詞

昨據張維賢等繪圖稟復前來。本縣已嚴批諭飭在案。茲據爾高戶所稟。姓高者幫高明德。姓張者祖張鴻儒。但就圖形而論。高明德所築生墳。乃是巽山乾向。張貢生之屋。在其西首數十步之外。來龍去脈。均無所妨。何必嘵嘵滋訟。况此墳尙未埋骨。卽滋口舌。是此地不吉可知。高明德何不另卜牛眠。而必葬此爭訟之地乎。本縣向來不信風水。爾等信風水者。不必來打官司。着卽知照。

批呂逢渭呈詞

據稱爾已故胞兄呂渭振。在四川金盛元號。總理號事三十餘年。號內計有本銀柒千陸百兩。又在大邑另設放帳生意一座。光緒四年。請同親族析居。一切家產。兩半均分。金盛元號內。計分爾銀三千八百兩。大邑生意。准與爾提銀二

千兩。此外尙有數年利息未算。俟紅單寄到再分。延至十一年。爾兄在川病故。分單終於未立。先後僅給爾銀三千兩。爾兄故後。爾姪元仁。又給爾二百六十兩。迄今匿帳不算等語。查金盛元存銀及大邑縣生意。非爾家祖根父業也。乃爾兄三十年爲人幫買。苦積而得者也。分家之時。凡祖父所貽田地房屋。自應各分一半。至於爾兄手掙之錢。豈能一概平分。夫以聖賢道理而論。爾兄固應有財同享。而爾必須儘力推讓。一毫不取。方爲兄友弟恭。若以俗情論。兄爲商賈。弟是秀才。各自成家。各自立業。豈有阿兄苦積之錢。爾竟坐享其成。分其一半。不惟分本。兼要分利。試問何德何能。橫得重貲。獨不慮財多身弱。疾病而死乎。爾當日分銀三千兩。已屬過於便宜。想見爾兄厚道之處。至爾姪又給二百餘兩。不過迫於叔父之威。兼畏生員之勢耳。以本縣揣之。當爾兄給銀三千之時。家務卽已分清。如尙欠爾銀數千兩。則由分家至爾兄病故。中間尙有八年。爾何以早不說話。由爾兄死至今。又隔九年。爾何以早不算帳。明係涎財欺幼。挾長圖訛。似爾如此秀才。恨不一棒打煞。今由本縣斷定。爾兄所掙銀錢。業已

分得三千二百六十兩。此外無論多寡。均係爾兄爾姪之業。不與爾呂逢渭相干。爾將來發科發甲。做到狀元宰相。所得俸祿。亦不與爾姪相干。本縣此批。天公地道。爾如不服。任爾上控。爾如真個上控。定將爾秀才斥革。陞坐大堂。打爾十板。以爲不友不慈嗜利蔑義者戒。凜之。

批高明德呈詞

據稱爾家墳脈自西而東。被張鴻儒在西首起土築牆。有傷墳脈。請飭填坑等語。查挖土成坑。爲打牆也。坑上是牆。牆內是屋。即使將坑填平。而張家牆屋巋然尙存。獨不厭傷來脈乎。况爾墳巽山乾向。何以云脈從西來。爾將來埋骨其中。豈不慮地氣橫冲腰腹乎。又况張家屋老。高氏墳新。墳在後而屋在先。豈有因爾葬墳。而令人毀屋之理。况張鴻儒自在伊地內取土。並不在爾墳界以內。何能禁人修築。仍不准。

批辛含謙呈詞

爾又說起瘋話來了。清平世界。何用爾馬革裹屍。况此係馬援典故。爾如學馬援。當先學其敬愛嫂姪。仰原差協約。催令辛田氏膳房了事。勿任發瘋亂道。

批孫玉盛呈詞

爾借錢與人。十二年不討。迄今始討。殆有意與本縣尋事耶。候差飭原管。處令清償。勿得率訟。

批馮鳳生呈詞

骨肉相殘。有何好處。姑仰鄭局總協同局中鄉正諸人。查明安理息訟。大凡錢財之事。總要彼此看破些。便容易了局。爾本年輕。爾姪亦甚長厚。兩邊俱有壞種。從中挑撥。使爾等操同室之戈。伊等食漁人之利。着彼此勿爭閑氣。勿聽讒言。若到公堂。本縣鐵面無私。兩造均須訓責。知之。

批趙楊氏呈詞

杜順法雖貧。何敢另嫁受聘之女。何武生有錢。何必定娶有夫之婦。所呈恐其不實。况爾子二十一歲。聘媳亦已長成。何以早不迎娶。討張氏與爾近在鄰村。另請媒證。嫁爾已聘之媳。爾豈得毫無聞見。何以事前不阻不控。直待何姓鼓樂迎娶以後。始行控追。是爾媳業已失身。即使到堂。亦無斷還之理。看爾之意。不過想幾個錢。姑候飭差協約。查明稟覆再奪。

批左全法息詞

左姜氏攪家不賢。無端首送前房之子。而其夫左全經。亦遂坐視不管。無用已極。且全經既有三子。都已娶媳。何必又討此不賢之婦。是家室不和。皆左全經自貽伊戚也。至田老八事外無干。附和姜氏。與此訟端。不惟有刁唆情形。更難保無混帳之事。本應提案重懲。姑念爾等業已處息。暫准銷案。左全經記責五十板。左姜氏記責百板。田老八記責無數。永遠不許上姜氏之門。如敢不遵。准伊前房子左光輝捆送究治。結存。

批花泰來呈詞

爾開鹽店。白秉質亦開鹽店。銀錢往來。遠在潼關。其資東常華棟不知也。秉質鹽店閉歇。所有欠外帳項。自應一手還清。爾祇能向白姓要錢。豈能赴常宅討帳。據稱爾強至華棟帳房。被其斥罵。爾要帳已屬大錯。况又強入人家。是爲罵所當罵。痛快已極。仰卽自問白秉質要錢。不准胡鬧。

批盛代勳呈詞

爾此時言之晚矣。查咸長公局郭姜交替之時。爾與林茂控諸大府。其時姜恆泰恃財作膽。交結衙門。並不考究弊端。卽將爾二人遞解回渭。此事之最不公者也。然爾等當日。亦卽默然而止。今事隔十餘年。郭文壽已死。姜恆泰已革。公局裁撤。無帳可算。無證可憑。爾見本縣到任。因他案籤拘姜恆泰。遂爾冷灰復焰。舊事重提。殊不知本縣一生。但知捕當道之狼。不欲打落水之犬。姜恆泰旣

知畏懼。則亦已矣。况爾所言事遠年湮。無從追究。不准。

批徐起鵬呈詞

渭南神廟之錢。爾何得持往甘肅成縣放帳。本縣昨日斷令關廟之錢。爾自歸還。至同安德欠帳。順德花錢。事在成縣。應在成縣歸結。不准抓沙抵水。判斷本極公明。何得復行曉瀆。輒請移提周之德到案質訊。查周之德係同安德至戚。伊到案豈可助爾。所呈糊塗已極。應毋庸議。

批張如輿呈詞

情詞支離已極。爾於初八日二更。自厚子鎮回家。復往村東看戲。四鼓始歸。突遇爾堂姪張三牛。率領多人。將爾妻刁去。爾向阻受傷等語。三牛刁人。不先不後。剛在爾四鼓回家之時。可其巧也。三牛與爾妻串姦。是幾時之事。爾既知其有姦。何以早不防閑。三牛既係爾姪。自係同村居住。何以云不知去向。以姪姦

嬌。復以姪搶嬌。三牛雖膽大如天。何能明目張膽。作此砍頭之事。近來離奇荒誕之呈詞甚多。一經究問。毫無影響。此呈恐又是胡說。姑准喚案。實究虛坐不貸。傷單附。

批李懷寅呈詞

據稱爾妻爾媳。素在富平佃耕度日。爾從商州原籍。來訪子媳。尋至富平不見。忽於本月初四日。在凌里村曹家。見爾媳婦等語。爾在富平。求之不得。何以巧於渭南相遇。是誰引爾前來。爾媳與爾並未交言。何以知其與曹英傑作妾。曹英傑喝令多人。將爾毒打。何以爾身上無傷。爾並未訪出爾子下落。何以知英傑謀爾子之命。爾南山客民。往往鬻賣婦女。得錢後賣主避匿。另換一人出頭。訛賴與訟。爾又蹈其故轍。而且不但控人霸妻。並誣人謀命。候喚案審實。從嚴究坐。不貸。

批史垂青呈詞

本縣前堂斷結此案。於爾厚矣。爾故父兄弟三人。爾父居長。爾叔史念南行三。爾二叔回亂隕命。子女均亡。彼時爾已蓄謀業之心。並不請同親族書立嗣單。竟令爾胞弟史繼青與二門承繼。嗣於光緒十二年。將所有家產。按三股劈分。爾兄弟二人取三分之二。爾叔生有三子。僅得三分之一。硬立分關。令爾叔承受。爾叔不依。而爾與繼青。竟自藐尊霸產。此卽興訟之源也。自十六年至今。爾控爾叔長子史虎兒到案。爾叔亦控爾不休。糾結累年。一堂未過。爾乃從九也。紳士也。爾叔農夫也。鄉愚也。爾滿口仁義道德。中人又偏向於爾。史念南有口難分。縱有十分道理。而詞不達意。前月過堂。經本縣逐細研詢。甫能盡得其實。查二門旣已過絕。所有家產。應令長三兩門。各得一半。二門禋祀。亦應令長三兩門。各出一子承繼。方昭公允。而本縣留爾體面。不加懲責。僅照史念良原管。將二門之業。作爲三七劈開。長門得其七。三門得其三。試將爾家產業滿打滿算。爾同胞二人。佔其多半。爾堂弟虎兒等同胞三人。僅得其半。本縣於爾。可謂不薄。乃結案將及一月。抗不遵斷劈分。輒稱爾堂弟繼青不肯捨業等語。查繼

青卽爾之胞弟。乃長門之次子也。其出繼二門。乃爾一人之私言。何得爾霸二門之產。爾旣如此不知好歹。仰原差將全案人證並史繼青一齊傳到。聽候復訊定斷。

批朱春壽呈詞

爾一定要打官司。屢駁屢告。不准不休。可謂不到黃河心不死矣。查孫孟氏之女不到。去年已到蔣家。斷無復歸於爾之理。與其過堂之後。仍無所得。何如將與訟之錢。另娶妻室。本縣好言相勸。爾再執迷不悟。定行遞解回籍不貸。

批王登義呈詞

張井中欠價不給。固屬不合。而張維一竟誣以毆墮雙胎。居心殊屬險狠。若到堂訊實。則井中交錢。維一挨打。乃一定不可移者。今爾等處令井中交價。又備席請維一大嚼。均屬昏憤糊塗。姑念嚴寒減刑之時。從寬准其銷案。張維一從

批史繼青呈詞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姑念尙知畏罪改過。仰該房督同史念良將二門絕產。三七劈分。仍着史麥娃卽史從九。向其叔承情服禮。永絕訟蔓。此飭。

批馮俊蘭呈詞

該紳辦理差局。勤慎從公。毫無貽誤。且將向未遵章出放之盈餘差錢一萬串。由該紳與鄭紳協力收回。發商生息。實屬可嘉之至。茲據稱兩年期滿。請照例更換。並舉報賀紳等四人接替前來。自應准其接換。以均勞逸。除俟擇定一人。具柬延請接充外。所有該紳經手事件。卽趕爲清釐。以便一交一接可也。

批李興堂呈詞

呈稱挾嫌暗害。縱火燒房。究竟何人挾何嫌隙。未能切實指出。從何究辦。爾既自稱無指無證。而又懇本縣作主。本縣豈能雇人。爲爾日夜防守乎。再查爾同日另呈控李長西架吞累害在案。則此呈明係順帶公文。危詞聳聽。不然。爾五月間被人埋火於麥草堆中。數月以來。嘿無一言。本月初八夜失火。又遲至二十日始報。既無形跡可勘。又無被告可傳。實屬糊塗已極。不准。

批劉丙杰呈詞

爾祖父欠人巨款。久抗不還。反行上控。爲資東者。豈能甘心。本縣因爾祖父均故。爾弟兄久押班廳。卒不能措交一錢。是以令爾自行懇情。懇而不允。亦不得謂資東之過。爾前次以蔓訟難支。具懇本縣。批令自回臨潼。是卽不了了之。迄今數月。原告張維新。並未呈催一次。本縣亦未票喚一次。爾忽來案。以拖斃爾父。息訟無門。具控。試問自四月二十五日後。爾資東曾有一字入衙乎。爾祖父負欠巨款。變驢變馬。不足償還。而爾反有借命圖訛之意。實屬喪良負義。雖死

猶輕。倘再無知妄言。定卽提案杖斃不貸。

批王太山呈詞

爾原籍鄧州。在此佃種姜三魁之地。因今年天旱歉收。爾自回原籍。賣去祖遺地二畝。來渭交租。不但世間無此好人。亦無此呆人。爾家中既有產業。何必舍彼就此。致姜姓等以主欺客。况張森秀身爲武舉。豈能平空聽人勾串。突至爾家搜賊。旣擄去銀物。復將爾祖父叫去。私刑吊拷。果有此事。可謂奇冤極枉。爾自應登時控請驗究。何以七月廿七日。被其苦打。受傷延今。將及一月。始來呈控。傷痕旣已平復。又無一人見證。一派胡說。何從准理。倘再無知妄瀆。重責遞籍不貸。詞無代書戳記。照例不准。

批高義章呈詞

呈詞全不足信。爾佃種高德兒之地五畝。被德兒堂兄高自升強收秋禾。事在

數月以前。何以早不呈控。爾係德兒佃戶。自升欺爾。德兒宜代爲不平。何反聽其唆使。將爾驢子奪去。且德兒拉驢。爾何以知係自升主唆。種種支離。着明白另呈覆奪。

批趙國章息詞

樊貢生可謂長者矣。李含德負債不償。反肆訛鬧。該生竟聽爾息和完事。姑准銷案。以成其美。本縣篋中有紅黑二籍。正人歸紅籍。凶人歸黑籍。今將李含德注於黑籍之中。倘犯他事到案。加倍決打不貸。結存。

批何生瑞呈詞

稟詞可謂支離矣。據稱倉糧毀敗。出易無人肯領。既然出易無人肯領。何以變價又有人肯買。彼先借後還。尙且不願。何反甘心用現錢糴回。彼時既可買錢。則此粮不甚壞可知。既不甚壞。又何不可出易之有。明係該生希圖自便。以粮

易錢。迄今一年之久。糧既虛懸。錢亦隨口混報。實屬可恨已極。着將何生瑞管押吏房。立將倉糧如數賠補。庶免詳革。如敢抗違。概革杖比不貸。

批楊景震呈詞

據稱該生鄉愚貧乏。難充局總。諒係實情。着將關書繳還。准其辭退。惟查向章局總兩年一換。由舊總舉報妥實富紳數人。由縣酌定。禮請辦公。前據馮紳舉報四人前來。本縣慎重公事。特請兩局總到署。虛衷商榷。該紳等以何人最妥。即准何人接換。彼時馮紳未到。由鄭紳面稱楊震樾最妥。且云馮紳雖報四人。其注意實在楊姓等語。本縣當即定議送關。乃於關聘以後。忽然有此變局。查楊震樾既係一不懂公事貧薄無力之人。使馮紳明知而故舉之。是荒唐也。不知而誤舉之。是糊塗也。應即傳諭申飭。仰再另舉妥紳。先由兩局總與新紳在外間商定。然後稟記下關。如一時無人接充。即着馮紳再留一年。蓋公事非兒戲也。關書非具文也。本縣出名。局紳膺聘。是何等鄭重之事。而竟至於繳關却

聘。尙復成何體面。查馮紳已誤於前矣。一誤不可再誤。該紳慎旃。

批張定呈詞

天下武生。不安分者多。至被革之武生。則不安分之尤者也。爾三遞白稟。均無戳記。是誰代爾書寫。着將訟棍指出。至稱焦家錢勢兩有。此卽爾起意訛賴之源也。使焦家無錢。爾必不在此撒賴。况神刀係闔社公事。何必爾一人在此索還。倘再纏瀆。定將爾遞解回籍。不貸。

批潘先起呈詞

據稱吉兆泰等四人。於二十五日三更。趁爾出外。叫開大門。一言不發。便將爾妻強姦。爾妻大喊。伊等將其左膊右手毆傷。攫其簪環而去等語。查吉姓等既然起意圖姦。以四男子制一婦人。何又不成姦而去。且夜半敲門而入。爾妻能歷歷指其姓名。其爲平素認識可知。伊等豈不畏爾告發。竟明目張膽。犯此格

殺勿論之罪。當夜深人靜之時。爾妻拚命大喊。鄰右何無一人知覺。似此事隔數日。無證無據。憑何審理。姑候驗明有無傷痕。再奪。

批某經歷家丁李可報呈

本日已據爾主面言矣。查箱內既有銀物。何得不置諸房內。竟整夜揀在車上。此所謂謾藏誨盜也。爾主僕於二十七日。在此住宿。二十八一早開車。並不知有被竊之事。車行八十里。據爾主面稱尙在中途打尖一次。仍無知覺。直到臨潼店內。始見箱上銅鎖扭斷。究竟此銀何時何地。被何人所竊。均不可得而知。而竟貿然折回渭南。向金盛店主索賠。實屬無理已極。姑候詢問店家。稟報查訪可也。爾主是何姓名。捐何官職。概不聲敘。均屬疏漏。據爾主面稱隨帶五個管家。爾等以五僕奉一主。連一小小銀箱。都照料不到。致被失竊。而又無憑無據。來回一百六十里。事隔兩三日。突向店主索賠。並請拘娼妓嚴究。似此昏謬荒唐。到省候補。如何是好。此飭。

批鄭彥傑呈詞

差局拮据情形。本縣深悉。惟本年糧價較昂。車號馬號。亦實有爲難之處。該夫役等歷年喂養。均食差局之利。今小有不足。亦只可承情沾光。不應劉四罵人。此則蠹人不足深究者也。其所稱荒年加增之說。旣無案據。應無庸議。惟聞每年均有通融之處。應如何妥爲酌辦。以期公私兩全。仍由該紳等查照歷年辦法。量加體恤。如有到局混鬧者。着細途來案。以憑革究。不貸。

批呂學賢呈詞

據呈爾孀居姪女呂王氏。在院中洗足。突遇王書娃上前調戲。將銀鐲繡鞋拿去等語。查院內非洗脚之地。繡鞋豈寡婦所穿。青天白日。門戶不關。脫下繡鞋。退下銀鐲。竟在後院洗濯足垢。誨淫誨盜。誰實啓之。此等案情。虧爾不愧不怍。竟向代書縷述。試問爾姪女到堂。能逃訓責乎。惟王書娃淫惡棍徒。旣據呈控。

着逮案究懲。寡婦申飭免喚。

批田恩平呈詞

此案孫黑驢賣其繼母。爲其胞叔義祥所控。伊乃聳伊年近八旬昏憤不堪之祖母孫閔氏。護孫首子。試問閔氏之呈。果自具乎。抑卽黑驢之詞乎。賣母旣可得錢。而家中少却一母一妹。又省用度。至四旬之繼母。八歲之幼妹。流離失所。則不顧也。似此行爲。人神共憤。而爾等居然爲之處和。將來刁賣繼母之人。接踵而起矣。此案限三日勒傳送審。不准息銷。遵結擲還。

批倉書王映蘭稟詞

爾身爲經承。如果散書張映景串通作弊。爾豈能毫無覺察。如其不知。是木偶也。知而不言。是扶同矣。爾總咎無可辭。候集訊懲斷。

批王樹典呈詞

以聘請入局辦公之人。而自稱小的。可謂不顧局面矣。向來局紳接替。必有一辭。特未有如此措詞者。如果真無功名。馮紳何得濫舉。若人人聽其辭卸。則馮紳永無交替之期。亦非所以均勞逸。王樹典既來縣具稟。着卽來署一見。是否能充局紳。本縣見面。自有分曉。查爾自稱鄉愚。旁邊實有謀主。此五不可之稟。是誰替爾起稿乎。如係爾自作。則充局紳有餘矣。

批劉春藻呈詞

爾既是生員。何以作此不通之稟。教書先生。以道義相交。不合則去。何必涉訟。况楚人入秦。爲招墾也。爾不能種地。何不在家訓蒙。而必遠游設帳乎。張福興家中有幾人讀書。滿年修金若干。已給若干。均不申敘。輒稱除交外尙欠三串有餘。似此含糊其詞。明明又是挾嫌訛詐。本縣案下。凡誣訛者。無不吃虧。着卽斂迹回鄉。勿得自討沒趣。

批劉可凝呈詞

此呈巧滑已極。蒲民王正春租爾房屋。開鋪出緒。因事緊迫。一去不來。渠既有高李二夥在鋪照管。何以又將騾頭車輛火紙交付於爾。當六月間。正春逃避。爾慨爲耽保欠錢。寄頓各物。是爾與伊通同一氣可知。茲見王姓久不來鋪。爾欲吞唆寄物。并因高李二人出外。欲併吞其鋪內所畜猪隻十七頭。遂稱所寄各物不足爾喂養之數。輒請本縣立案。以防王姓將來索還寄物地步。居心貪險已極。查車騾在爾處喂養。誠然需費。然馱糧運貨。自六月至臘月。爾豈毫無便宜。今除用人車騾不算外。猶欲本縣將所有各物。斷歸於爾。巴蛇吞象。無此喉嚨。試問持緒者俱不得一錢。爾何德何能。坐收牲畜車輛乎。仰爾自赴蒲城。將王正春找來算帳開緒。否則鋪底家具。牲畜車輛。歸爾承受。所有錢緒。亦歸爾開銷。只此兩途。爾自擇之。

批白鄭氏呈詞

爾因今秋天旱。欲回原籍。遂以七串七百錢。憑宋三作中。買姚玉興舊車一輛。

鞍轡俱全。何其便宜也。大凡買物須到手後。方才交價。爾何以交錢而不拉車。秋天卽思回籍。何以年終猶在此地。爾丈夫出外未歸。究竟身在何處。何日回來。買車之時。爾自買乎。抑爾丈夫所買乎。姚玉興宋老三串抗不交。與高正寬何涉。何以窺爾來控。輒於夜半叫門。拿爾衣物。所呈種種支離。又無代書戳記。不准。

批韓鳳喜呈詞

據稱毛德娃與爾交情不淺。何得喜則摩足相歡。怒則反目相噬。伊借爾錢僅八百文。爾既手執五吊現錢。何必急索八百之債。至稱德娃叫人毆爾。徧身青腫。現已驗明。僅額顛微傷。已結痂矣。是所報傷痕不實。至稱除債不還。併將爾現錢五串奪去。明係訛誣。總之爾等均非善類。偶因索欠犯言。卽來飾傷聳聽。實屬刁狡之尤。不准。

批田王氏呈詞

爾所交馱驟兩頭。是否可用。着原差帶同該婦。與張永海交代。如其可用。則永海不得勒措。如不值錢。亦不可令永海過於吃虧。總以公道爲主。至下剩應交之件。着趕緊清交。勿得妄思兔脫。

批雷登漢呈詞

韓映藜素非善類。前任將伊列入交代。稱爲無賴之尤。本縣到任。因其尙知畏懼。不予深求。今乃縱子行凶。大鬧書院。實屬行同光棍。有玷斯文。傷已驗明。候卽日喚案嚴懲。不貸。

批田紀鳳呈詞

韓映藜弟兄父子。倚勢作威。圖財唆訟。本縣早已知聞。此次韓景文毆人成傷。業經移取映藜年貌。本擬先行詳革。然後問案。茲據該齋長等處和具息前來。姑且法外施仁。暫予銷案。仍將年貌存卷。倘再被告發。或經方聞有唆訟情事。

立即詳革。不但增生不可恃。卽其弟武進士亦不可保。總之本縣好善惡惡。一本大公。其人苟能孝弟忠信。雖耕夫野老走卒下賤。無不愛之敬之。若其怙惡不悛。害及百姓。無論伊有多大勢力。本縣必芟夷蘊崇而後已。着韓映藜等各自小心。慎勿再犯。息結存。

批尹順泰呈詞

告賭未有賭具。控毆又無傷痕。事隔半月。忽然訐告。殊不知憑據毫無。何從懲究。况爾子同賭。如果審實。亦有應得之罪。揆厥情事。明係挾嫌拖害。冀快私仇。旣稱尹登甲爲爾延醫診治。乃是中人好意。爾反持其藥方具控。居心尤屬險惡。不准。

批許登瀛呈詞

高玉娃於咸豐年間。借食關廟。租麥八斗。何至折算銅錢三十串之多。又令出

現錢十串。下餘二十串。寫成欠約。一分生息。光緒二年。至今應還本利錢五十餘串。似此藉會盤剝。在鄉愚猶或可想。許登瀛身爲秀才。而亦挺身具控。實屬非常荒謬。此案事隔三十餘年。食麥八斗。還錢十串。剛剛相抵。不准再向索討。致滋事端。惟高玉娃既有字據。在人手內。反敢嗾妻滋鬧。亦屬刁橫。高玉娃着持出銅錢六串。交關帝廟充公。原約抽銷了事。以後神會出放租麥。一放一收。不准拖欠。亦不准盤剝。此飭。

批客民趙益元呈詞

所稟太無情理。一定不實。查爾兩次回家。均在爾姪趙德魁家中居住。田產又託其經理。是姪叔之情不薄。茲稱德魁於光緒三年。將爾妻逐外。嗣又賴爾地畝。挖爾樹根。獲爾豆苗。既然如此凶橫。何以早不控究。今因德魁之子。欺爾罵爾。始請將地畝空莊柿樹。一併歸入書院充公。以本縣揣之。恐此業並非爾業。歷年以來。爾叔姪必有交手不清之處。爾遂將公共之業。藉充公以快其私。本

縣豈能上爾之當乎。候飭差協約。查明此業究竟在誰名下。趙益元叔姪有無
輻輳。因何起衅。詳細稟覆核奪。

批王升茂呈詞

爾家被竊。於櫃下拾得長刀一把。何以知是李升子之物。爾同官人往李家搜
贓。升子之父李金隆。手執矛桿。鐮刀剃頭刀。在門前阻擋。伊只有兩隻手。何以
拿三件兵器。鐮矛既經路役奪獲。爾等究竟搜出贓物與否。又不聲明。所呈荒
唐已極。現據李參升以詐賴搜拿控爾及劉升到案。所言不無可信。候逮案嚴
究創懲。

批單福成呈詞

近來差役官人稟晰各詞。全不可信。此案先由王遇成等以欺陽滅陰等詞。控
王興祿窩頓贓物。凶毆黃義明王東林受傷。而至今未見傷單。已知不實。况竊

賊無物不竊。窩主何物不窩。何以所竊所窩者。專係樹株。亦屬不情。爾等會首。受何人賄託。卽爲何人扛幫。實難深信。姑候集訊質究。併仰忤作迅速驗明。兩造傷痕復奪。

批高照吉呈詞

卷查去年九月。有蒲民楊增福。以弟妻楊蔡氏孀寡無依。年荒乏食。呈請立案。另嫁。當經批飭自赴蒲城立案。旋於十一月十六日。據楊增福控稱。差役王紀盛。賺霸妻子。當以前後兩呈。自相矛盾。集案嚴訊。據娶主王紀盛。媒人吳建斗。呈出婚書。實係出銀三十兩辦娶。復據代書張樹德供稱。九月初九日。實係楊增福親至伊處。聲言弟妻改嫁。託其寫呈立案。又據雜貨店主張老十供稱。王紀盛財禮銀三十兩。撥伊店內。由楊增福親手持去。有帳簿爲憑。當堂呈驗。復據吳建斗供稱。婚書係增福親筆所寫。因令當堂書寫數字。筆跡相符。其爲增福自己主婚。毫無疑義。當經本縣痛加責罰。斷令楊蔡氏歸王姓爲妻。楊增福

回籍安分。具有違結在案。乃斷結數月以後。爾以身列膠庠。事外無干之人。突請本縣改差傳訊。膽妄已極。詫異已極。前據王紀盛訴稱。楊增福本不興訟。皆劣生高鑑。從中主持唆使。爾之由蒲至渭。難保非高鑑勾串而來。爾稱楊蔡氏是爾甥女。爾何以早不管顧。任楊增福攜至渭南乞食。迨既嫁涉訟。質明斷結以後。陡來插訟圖翻。洵屬刁劣無恥。本縣視爾等一班不通無恥之秀才。直與蟻虱犬彘無異。筆尖一掃。衣頂成灰。若不抱頭鼠竄。安分回家。定將爾提案重責。詳革枷號三月。以爲不守臥碑。恃衿好訟者戒。

批柳羅周呈詞

據呈已悉。李積善於三年前。憑爾等作中。以七百六十金。買王趙氏房屋。因當期未滿。立約而未交價。今趙氏復將此屋賣給焦姓。致滋膠轉。在買主執理而爭。自應成約在前者得業。而賣主以情相懇。總願出錢較多者得房。房主是一婦人。因窮賣屋。惟利是視。因焦姓加價百金。遂背彼而就。此雖理說不去。而情

實可原。李姓既有多金。何處不可置業。何必與貧窮糊塗之婦人。爭此閒氣。此房着聽其另賣。前約作爲廢紙。可也。

批劉萬順呈詞

據稱趙老漢張忙子與爾同居。今正十三日。欲以銀三十兩。買爾長子劉滿堂爲嗣。爾不肯賣。爾子旋即不見。嗣後尋至周家村。該村官人言伊處死一小孩。業已掩埋多日。爾遂將張趙二人。交給路役。該二人一同逃跑。呈請刨屍檢驗。拘究等語。趙張兩人。究係誰買爾子爲嗣。語涉含糊。爾子於正月不見。即指爲張姓等拐逃。已屬無憑無據。迨查至周村。埋一死孩。爾並未見此孩。是何模樣。何以知其必係爾子。又何以決其是趙張二人謀斃。且張姓等既然拐去爲子。何肯置之死地。如果誘拐於前。謀命於後。又何敢晏然與爾同居。究竟周村埋孩。事在何日。爾聞此信。又在何日。周村官人。是何名姓。正月間爾子不見。何以早不呈控。遲至二月半後。突請本縣檢驗。試問謀命是誰。看見死尸有何傷痕。

一味影響支離。竟欲坐人以立決之罪。實屬糊塗險惡已極。不准。

批詹蔡氏呈詞

爾詹氏乖氣致戾。可爲咨嗟。詹劉氏夫死無兒。過繼詹炳蔚。卽詹元利爲嗣。凶暴忤逆。致逼該氏去渭入川。乃在籍不與嗣子同居。在川又與小叔爭產。卽使爭到手中。將來仍付忤逆不孝之詹炳蔚承受。是亦不可以已乎。惟查爾等葬母。前案趙任結而不結。光緒十六年。屢次差傳覆審。卒未到案。是前則雖斷不遵。後則有案無斷。所請抄移原斷之處。未便准行。

批高福祿呈詞

爾可謂自討苦吃矣。然一面之詞。究難憑信。查楊廷海之媳楊周氏。曾經因姦興訟。爾所娶者。是否卽係此人。據稱接娶過門。該婦誓願守節。爾卽不敢婚配。魯男子坐懷不亂。復見於今。姑候喚案察奪。

批雷邢氏呈詞

招夫養子。本屬陋俗。愚夫愚婦。積習相沿。自相匹配。猶可說也。乃因族人阻擋。竟敢稟官作主立案。實屬糊塗無恥。究竟爾所招何人。主婚何人。是否業已成婚。爾前夫有無產業。均未聲敘。本縣豈能立此糊塗之案乎。不准。

批周大榮呈詞

此案兩造。俱是混帳東西。自十八年四月興訟。首尾三年。告准不到。惟有一併遞解回籍。庶幾可了。仰役於三日內。一齊拘案。聽候起解。

批韓劉氏呈詞

夫婦不和。卽來告狀。宜乎訟詞之多矣。明係韓映庚長班被革。前控未准。唆爾出頭妄控。試問兩口子打架。有甚希奇。也要進官過府乎。倘再不斂迹。定將韓

映庚兩腿打爛。不貸。

批吳如意呈詞

果如所呈。東萬順等誠非人類。但稱自爾姑母東吳氏身故。爾出錢六十五串殮埋。嗣念表弟家寒。置之不討。及表弟又故。爾遂將約據銷燬。喚爾表姪在爾家讀書。三代而後。竟有如此好人。出人意外。而東萬順等竟敢誘匿幼子。刁賣輕孀。人之善惡不同。竟有如是懸絕者。姑候喚案察究。

批張克公晰詞

爾等到案。只銷說實話就是了。何必諉爲不知。

批白瀛洲呈詞

據說各情。爾先有不是。白雲清在川生理。尙有同居胞弟白萬清在家。其生母

物故。萬清自能料理。爾何必輕舉妄動。借銀六百兩爲之殮埋。况一婦人之喪。何至用銀如許之多。其捏報誑誕。已可概見。嗣因在四川蒲江縣索銀成訟。爾如理直氣壯。自應對質公堂。何以臨審回籍。請本縣訊明移復。查蒲江縣並無移請本縣查復之文。何能由爾支使。輕動公文。干預隔省之案。况雲清以兄冒叔。係爾一面之詞。未足爲據。爾以武生兩省狂奔。爭財涉訟。復敢無憑無據。支使本縣。幫爾打隔省官司。實屬糊塗妄誕已極。不准。

批田玉孝呈詞

語云。有後娘必有後父。爾兄娶一後妻。卽首送前房之子。爾姪木林。誠屬有錯。然爲父母者。亦必不慈。是以前堂僅將木林薄責管押。俟其父子自悔自悟。爾今懇釋前來。着卽將木林領回。向爾兄嫂叩頭伏罪。爾仍當背地婉勸爾兄。勿信枕言爲要。伊現在僅此一子。若此子一死。後妻不育。將來年老乏嗣。悔之何及。惟木林亦必有不孝之處。倘不改悔。仍准首送可也。

批雷起祥呈詞

瑣屑支離。可謂中心慚者其詞枝矣。爾令馮成兒領唱影戲。有中有保。何必將伊年少之妻。接住家內。自蹈瓜李之嫌。本縣問案。察及纖毫。爾爲富不仁。如果自度情虛。趁早息事爲妙。

批姜恆益呈詞

大凡壞種唆人滋事。可以刁唆愚人。何能刁唆瘋子。據稱王居業之妻蕭氏。素有瘋病。時發時愈。而王春蘭於其不瘋之時。唆令裝瘋害人。可謂天下奇事。胡說至此。本應不准。姑且飭差往查。如蕭氏真個倚瘋作邪。卽飭令王居業照例鎖禁可也。

批薛康氏呈詞

薛康氏於去歲三月被薛德榮以異姓亂宗等情具控。票出一年。迄未到案。兩造所呈。均有不實。據稱你於十五年。卽憑中與爾嫂分家。迄今數年。何以各約尙存伊手。又將分爾之地質當。果係實情。何不早控。亦據薛康氏將爾控案。業經批駁。查爾妯娌均係孤孀。何事不可容忍。必欲露面公堂。有何好處。姑候飭差協約。暨該親族人等。查明秉公處息。覆奪。

批張定呈詞

爾以被革武生。屢屢刁告。去年將爾遞籍。今正復來纏瀆。嗣因焦兆鯤投訴各情。本縣不欲蔓訴滋累。是以從權批結。令焦兆鯤還刀了事。兆鯤知法畏官。將爾吞昧衣被各物。概置不提。立卽將刀交案。復經本縣批飭。俾爾迅速具領。在爾纏控初意。不過爲私賣神刀。社衆不依。惟冀得刀爲幸。今見神刀已還。遂得步進步。膽敢捏造批詞。復請訊詳開復。似此刀詐奸頑。殊堪痛恨。查劉老師原詳。稱無師生名分者。係指焦振清而言。爾以窮極無聊之武生。在本籍吹簫無

路。流轉渭南。哀求焦振清謀一飯碗。嗣竟賴師圖訛。詳革以後。復敢在學官寓所訛鬧。經柯學憲聞知。定欲發縣辦罪。復經劉老師懇求而止。今乃假稱冤枉。意在反噬學官。實屬喪良無恥。總之此案將刀還爾。卽屬格外施恩。若妄想開復。卽使日出西方。亦難照准。着予限三日。迅速拖刀回籍。逾限不歸。定行拿案重責起解。至何起元書信。勿論真假。不必置問。該房查照此批。迅擬詳稿。申請學憲立案。以杜刁控希冀之路。此飭。

批景李氏呈詞

爾子景星高。是一無賴廩生。日以唆訟害人爲事。王鼈兒縱有熊心豹膽。何敢偷賣爾家地畝。自取禍殃。爾子經本縣屢次訓責。不敢公然出頭。特使爾六十八歲之老婦具控。據稱景星高於去冬赴省讀書。數月無音。不知去向。聖人云。游必有方。爾子身爲廩生。棄其垂暮之母於不顧。使爾倚閭悵望。不知其身在何方。卽此一端。已屬名教罪人。法當革責。着限十日之內。將爾子自行喚案。另

呈覆奪此呈不准。如爾子不來。爾仍無知潛控。定將景星高詳革。移提澈究不貸。

批郭萬鎰呈詞

郭桂兒弟兄誠不安分。然桂兒業經重責。管押累日。經郭建平懇恩保外治病。併稱爾出外無蹤。無從賠禮。是以批令取保。改過自新。乃彼之保狀剛來。爾之控呈亦至。彼誠積惡有素。爾亦結怨無窮。着候覆訊。飭遵。

批張兆林呈詞

據稱該兩里近有賊匪十餘人。盤踞娘娘廟。截伐果木雜樹。小樹作柴薪。大樹作棺材。此十餘人何姓何名。是何處人。何年何月。從何處來。何以偷人樹株。敢以彰明較著。造枋發賣。此樹係誰家之物。何以失主並不控究。稟詞荒唐已極。至公舉藺欽善充當兩里官人。尤爲荒謬。該老太爺子爲實缺副將。本人頭戴

紅頂。豈能由本縣點充官人。令其扒官跪府。所稟胡說已極。試問本縣卽如爾等所懇。將蘭公點作官人。該老太爺豈肯自輕自賤。與鄉約地方爲伍乎。惟稱竊賊橫行。姑候差查有無其事。稟覆候奪。

批王敬玉息詞

張興有刁狡好訟。拖害平民。實堪痛恨。茲一日而銷兩案。均係張興有一人自起自滅。其訟也。冀拖累以快其私。其銷也。畏答責而息其事。然張居祥郭世茂已受累不少矣。本應不准息銷。又念中被無辜拖累。但案雖准息。所有原被中管。在城興訟息訟各費用。均着張興有一人持出。以爲好訟者戒。如違重懲。

批王正海呈詞

王育錫因借麥之故。措留范雙兒之妻在家。數月之久。謂非姦佔而何。本應逮案痛懲。茲經爾等懇稱范姓還麥。王姓還妻了事。查雙兒妻被人佔。興訟以後。

仍要還麥。始能得妻。而王育錫擁臥數月。一無所損。似此不公不平。何以服衆。遵結擲還。仰原差卽日送審。自有公斷。

批高攀桂呈詞

查張清義與靳日新爲夥。長支至一二百串之多。出號置若無事。經其資東控案。抗避不到者。五年於茲。靳日新之拉牛。實屬激之使然。乃張清義昧於賈己。明於責人。竟使其子張成兒。以夤夜逞凶等情。另案具控。本縣前堂詢訊。始知成兒卽十六年控被屢傳不到張清義之子。是以押候算帳覆訊。本擬將清義痛責押追。茲經爾等懇稱案已處息。靳還牛而張還錢。所處尙屬公允。惟張清義得牛以後。究於何日還錢。漫無期限。難保不於賺和以後。復行避抗。着將錢交清。然後將其子保釋銷案。此本縣以人治人之道也。結暫存。

批杜思升呈詞

屢駁屢控。冥頑已極。爾姑母死時。爾未見屍。何以知其有傷。拿土毆斃。均係空言。毫無證據。輒敢四次妄瀆。實堪痛恨。爾姑夫王鳳蘭。默無一言。而爾於人死一月以後。瀆請拘究。試問見證毫無。屍傷未見。豈能憑爾一面之詞。將王老四辦罪乎。仍不准。

批郭田氏呈詞

爾夫既有嫡妻郭王氏。何以又娶爾爲妻。爾夫已死。其嫡妻是否尙在。未據聲明。據稱爾夫於光緒六年。收養族子郭更新爲嗣。因爾生子。遂於十六年將更新分與郭王氏另度。給有房地銀兩。今爾夫將葬。懇祈批示。祇遵等語。查郭更新係屬螟蛉。早經爾夫分析另度。此時自應親生之子郭麟生。破盆頂埋。以順死者之意。更新不得爭論。惟更新收養多年。現仍與嫡母爲嗣。亦應隨同行禮。以盡孝思。爾亦不得屏逐。仰卽遵照勿違。

批韓宏中呈詞

該商既開典當。何處不可賃房。乃先持銀一千七百兩。交李純賢平地蓋房。而且年年認租。爾可謂失算已極。李姓可謂便宜之至。乃修造甫半。遽以乏力停工。知爾急於開張。遂爾要挾於先。又復堅抗於後。哄人上樹而拔梯。誘人上船而撒跳。市井奸民。殆無如李純賢之甚者。本縣案下。豈能容此刁狡之人。恣其奸貪之計。候卽日傳案嚴訊究懲。

批袁順魁呈詞

爾於光緒九年。出資三百串。交張廷和。經做天慶合雜貨生理。爾遂撒手入川。十二年未曾算帳。已屬無此情理。爾今年是何月何日歸家。何以歸家後。仍不到鋪清查。又於七月間赴省訪友。以致張廷和吞擄財物。竟於八月十七日。停門偷跑。所呈殊不近情。爾在川十二年之久。張廷和如果有心吞擄。則十年以前。此鋪早非爾有。何以不跑逃於爾在川之日。而吞擄於爾回家之後。况張廷和全家在此。吞東歇業。是何等欺心畏人之事。何以能從容挈眷而去。十七日

之停門。因錢帖發緊也。伊父子臨時逃脫。持帖之人。何以不將伊捉住。鋪內物件。何以不羣起攘奪。而盧姓鋪夥。猶於八月二十日。往取存鋪衣物。則是廷和雖走。鋪內必有看守之人。何以不指出見證。爾同官人進鋪查帳。看不明晰。爾何以不查於廷和在鋪之時。而查於伊父子既歸之後。明係錢帖逼緊。欲借他人搪塞。即使伊不認還。而爾可以一控爲緩兵之計。實屬狡詐已極。仰卽如官人等所說。先行開銷錢帖一半。所控不准。

批李春賢呈詞

此事之所以涉訟者。由於韓宏中定要在爾莊基內開設典肆。致爾東夥等奇貨可居。但市井之中。不可無信。居奇可也。誑騙不可也。查韓姓鈔粘合同。言明兩院共是十間。爾何得賴稱原莊只有九間。既然只有九間。何以寫合同時。註明十間字樣。此爾之騙人者一。合同言明准於去年十月開張。而爾延不修造。致耽擱到今年三月。始行開市。誰之咎也。爾言去年八月下雨耽誤。豈九月至

二月半年之內，天天下雨乎，此爾之騙人者。爾東人一所破爛房屋，陡交好運，遇着傻子韓宏中，慨出一千七百金交爾修蓋，伊仍年年認租，世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而爾等誣銀到手，不照圖樣，不遵期限，兩院房屋，僅修一院而止。使該典架貨無可堆之處，夥計無歇臥之房。試問爾拿人一千七百金，卽如此欺騙了事乎。本縣治下，怎容此等無恥奸民。着爾與楊秀海一齊來案聽候公斷列面，批語么麼，寫作甚麼，爾真不是東西矣。

批王殿榮呈詞

爾已四十五歲，爾嫂想非少婦，何至被王永元強賣，况婦女守節與否，全在自已。非他人所可強留，是以 朝廷有旌節婦之條，並無阻止寡婦不嫁之例，爾嫂被賣以後，甘心失節，不死不逃，其爲樂於再醮可知。爲小叔者，前旣任其出門，後又捏詞具控，不准併飭。

批嚴改義呈詞

爾叔身故。爾孀嚴黨氏。攜帶幼子穩平。改嫁雷老七爲妻。言明爾幼弟長大歸宗。爾叔遺地三畝六分。由爾暫行經理。黨氏再醮。已歷五年。忽然勒賣爾叔遺業等語。查爾孀初嫁雷七時。爾才十三歲。伊果有心毀業。何不先賣地而後嫁人。豈有先將此地交爾經種數年之後。突然勒賣之理。查黨氏雖已適人。而帶養之穩平。則仍係嚴家之子。此三畝六分地之出息。穩平自應分受。必係數年來。爾一口霸吞。致爾孀糾人混鬧。此案可以不問而斷。自今以後。遺地三畝六分。仍歸爾經種。每年除納糧草外。所得糧食。一半歸爾。以酬耕種之勞。一半送交爾孀。以作穩平餘贍之費。俟穩平十六歲以後。還宗復姓。爾將原業儘數交還。以絕爭端。若卽遵批息訟。勿再打鬧干咎。並仰中人嚴致魁等。傳諭雷老七夫婦知之。

批楊法有催呈詞

爾自不小心。家被賊竊。控案以後。大有訛詐本縣賠贓之意。實屬混帳已極。捉

賊係捕役職分。被偷是爾家運氣。比差與否。自有本縣作主。不能由爾使喚。該捕役亦不得因本縣訓斥失主。臥票懈緝。均勿討打爲妙。

批蘭天成呈詞

爾有錢何處不可娶妻。而且輒娶此有夫之婦。以致訟蔓牽纏。猶敢抗傳不到。茲又捏孕懇免。查爾年近五十。素無子女。茲何以時銀針甫入爾門。卽稱有孕。糊塗無恥之奴才。應行重責。銀針姑緩到案。候集訊再奪。該差迅速送審。

批張林桂呈詞

爾運氣不佳。遇着如此婆娘。又遇着混帳已極之丈母舅子。本縣專會斷家務事。候勒傳嚴究重懲。

批趙廷魁呈詞

據稱爾另度祖母乏嗣。要擇堂叔趙萬來爲嗣。外買不歸。本月爾祖母病故。其女二娃六娃等。強拿遺物。並毆爾母受傷等語。既云另度乏嗣。則爾非其嫡孫可知。爾堂祖母無子。僅生兩女。詞稱二娃六娃。不稱某氏。則尙未出嫁可知。母死女存。則遺物文約。自應其女收存。何得謂之強拿。爾以另度族孫。無端藉喪插管。聳母盤踞其家。意在捲吞遺業。二娃六娃。可謂女中豪傑。打得不虧。仰卽將母扶回。縮頭斂迹。勿許干預喪事。所控不准。

批杜貴芳呈詞

爾該錢不還。以致王盛娃拉牛作抵。全不自反。惟以告狀爲能。試問官司打畢。爾所費者。豈止一牛之值乎。仰卽還伊五串錢。將牛拉回了事。

批會匪林逢齋之母林孔氏懇詞

子割人之舌。罪應萬死。爾尙敢爲之乞恩。前飭在外醫病。病愈仍押。爾尙做

夢耶。

批李武功呈詞

據稱光緒六年。李相娃乘爾不家。強姦爾妻未成。叩頭認非了事。光緒二十年冬月初一日。李相娃又乘爾不家。強姦爾妻。爾妻喊罵。相娃足踏其胸。殞命。爾既不在家。聲喊是誰耳聞。足踏是誰目覩。爾究於何時回家。回時爾妻是否尙能說話。概不敘明。該代書糊塗已極。再查爾今年三十一歲。光緒六年。爾才十六。何以娶妻如是之早。事隔十六年。李相娃復蹈前轍。伊既挾嫌謀報。欲肆淫惡。何以圖姦如是之遲。着明白另呈。聽候驗究。

批李武功呈詞

爾前呈稱爾於初一日外出。李相娃因強姦不遂。足踏爾妻胸膛殞命。茲呈忽稱爾於十月二十七日外歸。見爾妻倒地。聲言相娃足踏之事。爾用燒酒熨胸。

勸妻容忍。爾妻旋於初一日吞煙殞命等語。查告人強姦逼命。而兩呈日期前後。已屬荒唐萬狀。爾稱初一日外歸。喚妻做飯。見面色發變。始知吞煙等語。爾既喚伊做飯。則二十七日並未受傷可知。是其死由於自己吞煙。並非足踏所致。強姦既無證據。日期又任意改移。顯係藉命誣姦。挾仇訛賴。候親詣驗奪。從嚴懲辦。

批王德有呈詞

張世昌忽然病故。何其巧也。張龜子姑准取保。以後如果龜子鬧事。世昌復活。定唯爾等自問。

批崔永裕呈詞

爾崔氏雖非富戶。亦是溫飽之家。乃自鋪事敗壞。屢起訟端。迭遭責押。雖咎由自致。本縣實有不忍之心。今幸欠外已清。而又同室操戈。爭毆致訟。爾崔氏運。

業已壞矣。必要弄到家敗人亡。一貧如洗而後已。有何好處。本縣實不願見爾兄弟叔姪之面。着驗明傷痕。仰刑書楊先甲。鄉約許定君。處息了事。倘若不了。定一齊痛打不恕。

批劉瀚章呈詞

滿紙瘋話。竟無一字可解。此等瘋癲附生。仰長班送至儒學。打戒尺五下。並驗明果係瘋魔。卽照例鎖禁。勿任出外滋事。此稟一併送學閱看後。歸檔備案可也。

批徐積明呈詞

情詞支離萬狀。賀英文欠爾錢文。向討乏還。將騾頭撇下而去。爾何必急忙趕上。連叩數頭。天下討債之人。從無如此恭而有禮者。玆忽控請拘究。又何前恭而後倨耶。此案昨據賀悅盛以糧價兩抗。控爾到案。業准喚究。着候質勿瀆。

批河北鄉正李懷泌柳蔭青稟詞

本年差務較繁。而河南未有鄉正。該生等以兩人而辦四人之事。賢勞已極。馮局總以河南鄉正空曠之修。歸之兩生。理所宜然。受之無愧。而兩生心惟嗜義。取恐傷廉。請以此項束修。施諸孤貧名下。志士舉動。與流俗不同。本縣實深嘉之。准如所稟。卽將此錢一百三十串。撥歸養濟院中散放。以成兩生之美。且爲餘慶之徵。至本年兵差過境。諸臻妥帖。皆諸君子辦理得宜。差竣以後。本縣另議酬勞。兩生其毋辭。

批柳王氏呈詞

查從前局紳。年年賠累。是以人人異避。自本縣到此。省浮費。加津貼。局紳並不受累。此人所共知者也。柳慎修旣經鄭紳舉報接充。由本縣具關延訂。而該氏輒敢兩次懇辭。旣稱赴川。又稱倉局不能兼顧。爾與其花錢。請此不通訟師作

稟帖何如遵諭接充之爲愈乎。本縣令出惟行，決無更改。以局紳兼倉正，有何不可。倘敢避至川省，定卽行文關提，以免他人效尤。仰爾孫卽日來縣接辦局事。到局以後，由該紳自延帳房一人，鄉正二人，常川住局。該紳仍可來去自如。行所無事。本縣向來作事，先禮後兵，慎勿推三阻四，自傷顏面。切切。

批劉宗德呈詞

本縣難以親赴華州。然既經張委主帶同戶書，前往查算清晰。將武麟瑞斥出里局，勒交歷年盈餘差錢，並定章程善後。稟請列憲批示，祇遵。本縣已畫諾矣。查華局積弊，固由武麟瑞經理不善，而歷任州牧置之度外，任其侵挪，實爲叢過之府。本縣隔屬查辦，窒礙良多。現在李州主卽日到任，吏才明覈，素爲本縣推服。爾等既有不甘，仰卽稟請新任，從嚴鈎糾，必能核實追交，勿庸隔屬控理。使本縣有越俎之嫌也。仰卽遵照勿違。

批李資坤呈詞

稟詞不無過火之處。本縣於商借一事。因恐紳民受累。是以自出心裁。不由胥役經手。今乃因意見參差。恨將富民丁姓傳訊。是與本縣體恤紳商之初意。大相刺謬矣。該舉人志圖上進。誠不至挾詐懷私。惟本縣獨斷於前。而該紳進言於後。遂使無可指摘。無可推抗之事。觀望推諉。以至於今。若聽其諉謝。則一簣誰收。操之太急。則初心大負。計不如仍從前議。庶足弭衆口而速其成。至丁姓是否殷實。無須深究。試問吾邑中應出不出者。豈止丁姓一人耶。會場在卽。該紳速趁春風。扶搖上直。勿庸復與此事。現在崇凝鎮已交一半。下餘二百金。仰該集頭等迅速秉公派交。勿再遲延。負本縣體卹之至意。此飭。

批張黃氏呈詞

元旦吉日。毆人成傷。可謂好打架矣。候驗明再奪。

批惠維翰呈詞

我看你。想老婆想瘋了。既有銀數十兩。何不即在本地辦。而必需銀出外。與媒說親。迨張貴林。謊稱作媒。爾遂買買。然借給銀三兩八錢。足足一年。並無入與爾議婚。爾亦可以醒悟矣。乃今正又買買。然至伊村設館。至則不但老婆無望。並館地亦爲人所奪。爲秀才者。到此地步。惟當自悟自怨。即日回家。乃自正月二十四至二月十二。逗遛該村。戀戀不捨。試問此二十日中。爾究在何處安身乎。伊借爾銀三兩有餘。爾用回銅錢五百。爾幼子又在伊家吃飯。以此計之。縱欠亦屬無幾。何至因此小事。打槌飾傷。濫控。似此糊塗浪蕩。實屬有忝士林。着候驗傷。再奪。

批李興智呈詞

准其息銷結存。俗語云。打死兒子招女婿。言其謬也。秦醫生始以外甥爲嗣。近乃以十餘歲之女。嫁一四五十歲之湖南客民爲妻。而逐其外甥歸宗。實屬糊塗背謬。然亦可憫矣。本縣嘗言無子莫招異姓。有女莫嫁客民。凡我渭民。勿忘

此語。

批李玉華呈詞

爾與劉葆初同列膠庠。又爲密友。知其喪妻而不知其喪母。有是理乎。於其衰經之中。冒昧作媒。陷人不孝。此等朋友。便當打煞。而所撮合者。又係有夫之女。致興訟端。而猶持衿作崇。唆使李明海勿退聘錢。種種劣蹟。萬難容恕。姑出一題。看爾文理何如。如其不通。定當詳辦。

四書題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詩題鳩媒得媒字

批醫生趙國珍稟詞

宣講

聖諭勸人行善。何至以奇異召謗。着該生自行宣講。凡我涓民。其來聽也聽之。其不聽也亦聽之。該醫既係儒醫。亦有身家之事。其宣講也聽之。其不講也亦聽之。所請籌給講款。定期示諭之處。應無庸議。

批李成茂呈詞

爾從光緒十二年控准喚訊。迄今十年。一堂未過。顯係妄控圖拖。今忽催案。急如星火。試問此十年之中。爾在何處乎。着多買膏藥。預備挨打。

批胡安定呈詞

該職告姜恆泰。而以現任潼關廳王諏列作干證。該職試爲本縣計。將票傳王諏到案乎。抑移請王諏處和乎。閱呈至此。不禁失笑。惟恆泰坐擁厚貲。抗不還帳。本縣實深惡之。去年伊兄弟三股分家。該職帳債分歸何人名下。候提姜姓帳房到案。問明主奪。

批韓德盛呈詞

何處訟師。欲以激將法激本縣乎。不准。

批詹李氏呈詞

事到如今。爾還要說體面話。爾夫詹元濟死後。爾亦可謂閱人多矣。詹炳蔚、詹希禎、余保娃、詹杏娃、黃老三、高羊娃。與爾往來。皆有案可稽者也。前堂斷明。將爾發官媒嫁賣。幼子驟難離母。准爾帶養。其詹元濟遺業若干。暫令詹大順經管。俟爾子長大歸宗。原業交還。現據官媒稟稱。劉彥舉願娶。爾願嫁。事已定矣。何必多此一呈。作此呈者。必又係爾之外遇。爾以後若再不安分。定將爾杖斃。以爲淫蕩無恥者戒。

批劉恆春呈詞

徐賴娃。可謂實副其名矣。賴婚之人。本縣最善懲治。着喚究。

批陳福林呈詞

欠債卽還。一還卽了。爾自不了。安能怪人。候集訊。

批張忠孝呈詞

誰叫爾好作媒。惹此糊塗。以後少管閒事。所控不准。傷單附卷。左臂鐵尖傷一點。不過米大。也值得打場官司乎。爾真不是東西。

批史紀有呈詞

韓全有以外來客民。爾無故與之合夥生理。本屬自討苦吃。該客民走去。遺一病妻。住在爾店內。爾爲請醫服藥。亦可謂純孝矣。茲又慮及該婦身死。伊夫胡鬧。季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復見於今。爾旣稱村中里正族長。俱有自應投同里正等人商辦。來縣呈瀆。意欲何爲。爾真糊塗混帳。

批于世連呈詞

爲一根拴狗的皮條。也來打官司。可恨已極。候驗傷察奪。

批姜隱兒呈詞

青天白日。撬門行竊。爾旣鎖門外出。何以該賊張害貨進門之時。又被姜保兒等撞見。豈將保兒等鎖在門內耶。若在門外瞥見。何以但見其進門。不見其撥門耶。情節甚屬支離。姑准喚案究奪。

批王積煜呈詞

胡說。本縣豈能管華州之事乎。

批詹良德呈詞

子母分離。其情甚慘。本縣目不忍見。故令詹李氏帶養數年。今詹李氏甫嫁。爾忽求領子回家。只要達生肯隨爾歸。本縣亦不管此閒事。若再強奪滋訟。定將

爾重責不貸。爾詹家出此等醜。不可言之事。甫經詰斷。爾又出題目來找本縣。不惟無恥。抑且討厭之至。着滾回村去。一面仰原差查明詹李氏家具。是何人拿去。詹達生家業。共有房幾間。地若干畝。現在是誰經管。每年出息若干。逐一查明。開單存卷。以便達生異日歸宗。照單索還。迅卽往查勿延。

批高照吉呈詞

查去年二月。該生於楊增福嫁賣弟妻一案。經本縣斷結。數月之後。輒復闌案圖翻。當經本縣嚴批駁斥。鼠竄而逃。甫隔一年。又經借馬被竊。屢次瀆訟。意在差役賠償。其爲膽大奸貪。良堪痛恨。查爾從蒲城借馬來渭。自應投店歇宿。乃借宿於素不相識之柳家。無非艷其富豪。圖吃圖喝。此馬旣係借乘。宜何如小心拴喂。乃繫於柳紳門口。並不託人照看。昂然直入洗臉吃烟吃飯。遲之又久。而始稱馬在門外。急出視而已杳然矣。慢藏誨盜。咎將誰歸。爾稱事後捕役。疏懶不肯緝賊。試問爾下馬之時。可曾交付與人乎。爾本一無賴秀才。借被竊爲

名。既訛捕役。又訛柳紳。將來回家。又可借差緝未獲。抗不賠還。是他人失馬。而該生得財。兩面佔便宜。計無有巧於此者。殊不知此等伎倆。可欺他人。難欺本縣。吾渭偶有竊案。但有差緝之法。從無賠贓之例。而况爾惡名素著。本縣久欲詳革。今乃自持身爲失主。盤踞縣門。屢屢催瀆。已案未了。又插管劣生田腴之訟事。爾試反躬自問。禁得起本縣筆尖一掃否。前稟批令當堂對質。仍候集案嚴究。勿瀆。

批溫居賢呈詞

所呈是否屬實。着原差毛魁據實稟覆。如情節果真。帶案訊究。語云做賊者心虛。王自興偷鋸船板。失主認明。經差約管處。不惟抗不退贓。而且持刀辱罵。世間豈有此等狂賊乎。此本縣所以不信也。

批田芝英呈詞

據稱十二日夜。爾船被水冲至下游。爾於次日找見。將船挖出。何以不撐回原岸。突被李寶兒等將船鋸解。鋸解之時。爾在何處。及爾聞知往看。反被毆打。既毆自應成傷。何不請驗。爾既投鳴鄉地。將船板卸出中途。是李寶兒等並未強拿可知。爾何不將板運回。反云定致船板付於東流。此何說也。爾既情急。喊請速究。以防遠颺。何以十三日找見船隻。遲至二十四日始控。看爾語言荒誕。情節支離。一控十一人之多。定有挾嫌誣害情事。着照所駁各節。明白另呈覆奪。

批職員趙席珍訴詞

楊士坊之貪邪健訟。久在本縣鑒中。此次所以批准者。因該鎮城工。每年抽錢不少。而歲修甚屬有限。此項餘剩錢文。作何支銷。抑存放取息。本縣無案可稽。是以借楊士坊之稟。爲該紳等澈底清釐。以釋羣疑。而清後累。該紳等亦可借此一訟。算清帳項。表明心迹。落一個來清去白。豈不甚妙。勿庸負氣爭執也。今據所稟及黏呈十九二十年出入帳單。均已閱悉。惟光緒十九年以前及同

治九年以後。二十餘年出入用款。不由該紳經手者。應令王明將帳持出。逐年清算。以昭核實。查城工局所欠德日新借款僅二千金。該紳經手兩年。即以餘款填還二百餘兩。何以王明經手二十餘年。竟分釐無餘。分釐不還乎。此又無怪楊士坊等嘖有煩言矣。以本縣觀之。該紳誠無侵蝕。而王明未必乾淨。案經票喚。仰該差速集送審。併調取城工局歷年帳簿。以憑核算。黏單存。

批姜浩望稟詞

義倉爲闔縣要公。紳耆人等。自應輪流經管。分任其勞苦。非公正之人。雖願管理。本縣亦不准認充。爾一細民。被闔里公舉充當倉正。宜何如感激從公。而乃再四堅辭。豈非不識抬舉。不要體面。查渭南義糧三萬餘石。甲於通省。前此漫無章程。管倉之人。勞逸不均。出入聽便。以致百弊叢生。非倉庾空虛。卽倉糧霉變。自本縣前年稟明列憲。將陳糧掃數出放。另儲新糧。限於今年上忙。將倉糧一律填實。酌定章程。籌給經費。管倉者二年一換。但任其勞。不受其累。現值修

倉收糧之際。因爾一人梗命。以致收穀稽遲。爾試思若竟由爾推延。將來人人效尤。公事將歸誰辦乎。爾如認充。決無令爾作難之理。爾如不充。定將爾重責枷號。以爲不懂好歹者戒。候隨堂訓飭。爾熟思之。

批張希載懇詞

爾以生員。輒代人作不通呈詞。包辭總局。與訟棍何異。繼復向表姐柳王氏。橫索銀錢。不遂其欲。卽持刀行凶。與匪徒何異。亟應革斥衣頂。照例懲辦。刻已取具年貌。將詳文辦就在卷。姑念爾一再懇求。情甘改過自新。本縣亦不爲已甚。著予限十日。央請柳紳蔭陶來案具保。若柳紳不保。定革不貸。再查前日面試詩文。爾在花廳閉目搖頭大半日。不成一字。本縣體天地好生之德。命爾詣禮房構思。次日交卷。文頗清通。但寫別字五個。此由搶手來稿不清之故。似爾這等秀才。旣爲耍刀。又善請鎗。兩陣對圓。刀鎗並舉。現值甘回煽亂。大可投效軍營。藉圖開復。又何慮乎斥革乎。緣考試者。皆欲得試官品評爲快。故於呈批內

及之。

批生員劉文煥呈詞

此案前奉學憲飭查詳覆。因無原告。又無見證。姑飭河北紳士鄭彥傑等查明覆奪在案。今據爾投控前來。查郭成臨係爾授業門徒。如果走馬揚鞭。目無師長。經爾訓責。復敢推跌走去。此係去年冬月之事。爾何以隱忍不言。直待今年四月廿五日。始在學憲案下呈控。事隔半年之久。稟係一面之詞。當推跌時。則稱左右無人。彼時意欲稟案。賴人勸解而止。此勸解者。又係何人。何不指明作證乎。學憲批云。或因索謝齟齬。自在意中。此語肺肝如見。爾必因謝儀菲薄。倚尊控卑。計圖拖累洩忿。殊不知聲名一壞。誰敢聘請。追控從前之門徒。既失君子自反之道。荒廢本年之館事。又有誤人子弟之愆。觀爾行爲。不惟腹內欠通。抑且形同無賴。姑候喚案訊奪。一面仰鄭李二紳迅速查復。以憑判斷。

批張孔修呈詞

張彥身充路役。竟無一案破獲。殊堪痛恨。若來案聽究。仰該管捕頭勸明盜蹤。迅緝務獲。惟該生失竊。事在十二日夜間。何以遲至二十日。始行報案。若賊人日行百餘里。此時已在千里之外。報案濡遲至此。實屬奇怪。事主路役。可謂相當相對矣。此飭。

批秦楊氏呈詞

爾流蕩在外。無恥已極。尙敢一再呈瀆。爾豈不知本縣善於打人。並善打無恥婦人耶。

批劉楊氏呈詞

從來一命抵一命。爾夫劉先甲。被劉全得砍傷身死。已將全得擬抵。監候處決。而爾胆敢妄稱全得一人不足相抵。依爾之意。必欲盡誅其九族而後已乎。查劉全盛前次到案。年僅十三。爾夫去年肇衅。伊僅十二歲小孩。豈有幫凶之理。

案經問定。着卽安分回村。勿得受唆妄控。仍仰原差迅緝劉全。有到案聽究。

批趙席珍呈詞

爾可以不必支飾矣。從前博慷慨之名。以城工爲己任。捐款不足。則趙姓一家任之。城樓之上。自署其名曰功德主。八社送匾。承情可謂豪矣。嗣爾出仕四川。被參回籍。重與局事。陡將自己所欠德日新私債二千兩。撥歸城工局認還。何其市義於前。而無恥於後乎。如果德日新借款屬實。何以王明經手二十餘年。一錢不還。而德日新亦從未過問。直至廿餘年後。爾二次進局。始以餘款撥還二百餘金。是爾之賴私爲公。顯而易見。楊士坊等二次具稟。可謂針針見血。使爾無縫可鑽。而爾尙覲然人面。遞此顛預麻木心慙詞枝之稟帖。亦可謂枉拋心力矣。旣據將帳簿呈案。着一併發房。由該承會同兩造。逐細核算。開單稟覆。以憑審訊斷結。計發帳簿三本。

批蔣長春呈詞

凡作呈詞。總要情理上說得去。四月間。爾工人赴六姑泉喝水。值鄒姓之婦。在水畔洗衣。忽然爭吵。而鄒姓即將爾毆打。此何理也。果如所言。冤枉極矣。爾何以反聽王明德等之言。在鷓春樓設酌認非。又何理也。吃喝已畢。忽又鑽出六姑泉之薛道士。向爾勒索酒肉。爾又委曲允從。至五月初間。王明德將爾叫至家中。勒寫十串錢文約。爾又謹遵教令。事隔兩月以後。蔣四巴等又向爾勒索錢二十串。爾始來案具控。夫爾以事外無干之人。屈被鄒姓毆打。而反兩次供奉酒肉。又兩次被詐錢文。人人向爾欺訛。已屬可怪。而事事謹依來命。尤覺稀奇。其中不知是何情節。而爾瞞却真情。持此無情無理之呈詞。輕來嘗試。實屬謬妄已極。不准。

批賀天祿稟詞

現在倉糧。由學廳督催。候驗明該倉。如實係破漏。莞豆實係損壞。李紀綱等玩視之咎。決不能辭。惟本縣定章。先修倉而後收糧。糧係新收。則倉應早補。何以

甫收入倉。卽已損壞。誠恐入倉之始。卽係霉爛之豆。亦未可知。統俟查明嚴究。

批房書楊先甲呈詞

久則生玩。人情類然。本縣初到任時。房差各懷敬畏。今見本縣相待和平。遂爾疲玩嘗試。殊不知官與房差。朝夕相見。斷無日日生氣之理。公事下得去。自然待得好。若怠玩誤公。有心矇混。本縣執法嚴明。豈能輕恕。廉恥須要自愛。髮膚須要自惜。職分須要自盡。飯碗切勿自砸。前日軍糧比較。短至千數百石之多。而兵書袁學慎。將比期挪移一月。爾等抬頭。試看本縣豈可欺者耶。枷而未打。已屬格外從輕。欠糧升合未補。而又遽請開枷。爾等自問公事上下得去否。着稟復候奪。

批趙席珍呈詞

此等官司。何必再打。爾之錯處。在於將己身私債。撥歸城工局代還。如果德日

新之銀。是同治年間城工局所借。何以二十年來。城工局並不償還。而德日新鋪事敗壞之後。既有此帳。又何以甘心不討。直待爾自雷波被參回籍。三次入局。始將城工局餘款填還。此項其爲混私爲公。顯然可見。本應將所用餘款三百八十餘兩。照數追賠。姑念爾從前捐過多金。此次從寬免究。但自今以往。德日新之債。歸爾自了。城工局不得代償。本縣批結此案。可謂嚴中寓寬。而爾尙不知進退。屢以不通之稟。遣抱瀆陳。意欲與楊士坊決一死戰。其愚真不可及。至於流芳貽臭。仍視爾自立何如。豈楊士坊等所能播弄。爾趙家從前捐貲近萬。今突於二十年後。將二千金之債。撥局代還。何其慷慨於前。而詭混於後。又何以慨施萬兩。而詭混兩千。總之爾本一糊塗無用之人。雷波之事。本縣知之稔矣。無此詭混一節。未必流芳。多此詭混一層。亦未必貽臭。若聽本縣相勸。從此力行善事。莫打官司。積德累仁。鄉里自然欽敬。若必欲公庭涉訟。則楊士坊早已許爾從前中舉。係花錢買來。本縣若爲爾雪此大恥。擬當堂面試三文一詩。如果清通。然後集案審訊。爾敢來否。

批奧萬鎰呈詞

爾於光緒十六年。憑郭奉成等爲媒。娶蔣張氏爲妻。卽在蔣家居住。豈非坐堂招夫耶。今夫妻不和。忽稱媒人唆鬧。來案具控。試問兩口子吵架。打甚官司。倘再胡纏。定將爾解回原籍不貸。所控不准。

批生員劉瀚章呈詞

瘋秀才又來矣。疑義不能析。爾之恨也。奇文共欣賞。我之幸也。語云。心病須將心藥醫。本縣不會醫病。纏我何爲。

批田王氏呈詞

爾與李氏一妻一妾。對打官司。均有從中主唆之人。爾言李氏呈詞。皆曹殿俊所爲。誠然不錯。爾此呈。蓋用件作戳記。明係來呈代戳。然則爾呈。獨非他人代

作乎。一班壞種。唆使兩婦。破家搆訟。若入地獄。罪應敲牙拔舌。此案着原差卽日送審。如延重比。

批魏興成呈詞

父首其子。兄控其弟。控弟實控父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爾魏氏家敗人亡。可立而待。候添傳分別責究。

批張萬暫呈詞

爾昨日遞一呈。今日又遞一呈。寫呈不要錢乎。這是何苦。

批韓趙氏呈詞

革差張金柱。從前謀娶爾女。致與耿永信搆訟。爾亦豔其充差之勢。將已許耿姓之女。任張金柱先姦後娶。此案遇本縣審斷。早將張金柱打死。而前任庇差

袒斷。竟遂其謀娶之心。可謂毫無天理。金柱既得爾女。自應心滿意足。乃又久而生厭。途次遇見靳申兒之妻靳康氏。卽與勾搭。旋即僱至家中。兩女一男同居一室。爾女韓秀女產後。爾婿卽與靳康氏在炕下宣淫。以致秀女妒姦怒罵。威逼靳康氏吞烟自盡。事後賄買屍夫靳申兒。自具懇呈。情甘勿究。夫張金柱以一革差。奪人之妻於前。又因姦致死僱婦於後。控經驗喚。抗避不到。經本縣將秀女管押官媒。比差勒緝。甫於屍夫懇息以後到案。似此凶淫稔惡。言之皆裂髮衝。而爾尙敢一再懇恩。老虔婆何其膽大無恥。候隨堂訊斷。

批趙新科稟詞

爾等客氏。旣在渭南種地落業。卽係渭南百姓。查憲頒保甲章程。客民在何里居住。卽將戶口附於何里煙戶冊之後。法至善也。而客民往往與土著各存意見。兩不相洽。甚非本縣一視同仁之意。本縣治民。不分主客。常則一律看承。變則一律保護。良善者一律嘉獎。桀驁者一律創懲。此次抽練團丁。爾等客民自

應與士著合成一氣聽鄉正里正選丁練技以備不虞茲乃稟請客民自爲一團。顯與定章違礙。應不准行。

批張家豐呈詞

爾子入學。乃喜事也。訟則終凶矣。入學謝師。乃雅道也。已寫銀十八銀。而又面祈減少。則成市道矣。劉生員代爾子寫銀。無非爲好之意。爾竟事後翻異。歸過於廩保。誹謗及學師。殊屬肆口妄言。糊塗慳吝。况儒學與本縣面言。爾卽稍稍短交。未嘗不可。乃向門斗謊稱銀已帶來。必須面交。及見面則並無銀兩。一味當面講價。爾如此行爲。尙自以爲有理耶。今旣來案。着卽日交銀十六兩。以憑持送進學。如違卽交兵房管押。聽候訓責。爾自打算可也。

批張明祥呈詞

爾弟媳寡居。與張狼娃情同夫婦。爾身爲大伯。任其盤踞一處。不能禁止。特具

呈祈懇立案。試問寡婦與人通姦。有何案可立耶。爾真糊塗混帳。

批倪錫有呈詞

此稟不知何意。既控潘長喜捲逃。而又不請關傳究辦。但請爲爾立案。奇怪已極。本縣最好說話。卽如稟立案可也。

批王春和呈詞

賣主貪多另售。亦是恆情。德盛邵雖未得樹。亦未花錢。何妨卽將此錢。另買他人之樹。而必斤斤作守株之計耶。爾額顛驗係割傷。明明自種。所控不准。

批楊先甲呈詢

王天作形同豺狗。心似毒蛇。本應處以極刑。姑念尙知畏懼。准如所懇銷案。其韓禿詭吞之款。未據聲明作何歸結。倘敢抗延。定將禿頭打破。凜之。遵結附。

批張蘇氏呈詞

爾姑媳二人。爾年才四十。田氏年才三十。中年寡婦。書香人家。宜如何潔身自愛。乃田氏在家。不自檢束。爾又久住華陰。近來田氏控其鋪夥韓炳德。爾卽從華陰回渭。首送田氏不孝。而所言皆去年之事。其爲炳德主使無疑矣。案經訊明。韓炳德領做義盛德鋪事。私出和盛德錢帖。又掏使本錢六十餘串。業經斷結押追。是爾媳並非妄控。爾乃受人唆使。於結案以後。婆媳重又生波。試思爾夫爾子。非紳卽衿。本縣處處留爾體面。而爾必欲使張氏門風掃地爲止。誠不解其何心。現據田氏訴稱。爾受爾兄蘇丹桂唆使。欲分家業。其言誠非無因。今由本縣斷定。爾婆媳如各念故夫情義。自應兩世同居。撫孤嗣業。如實不相能。亦宜憑同族長要親。秉公分析。惟爾等爲夫家守節。均不得私厚母家。若爾媳以家財與田姓。准爾控告。爾若以家財與蘇姓。亦准田氏呈控。爾之兄與田氏之弟。准其親戚來往。不准盜轉財物。經此次批定以後。各各安分守孀。顧全夫

家顏面。至要至要。

批張楊氏呈詞

閱呈不禁失笑。爾乃臨潼人。爾故夫張培華。從前與惠永昇。卽駐京提塘惠占鰲。在省城銀錢膠葛。本年十月在咸寧構訟。如果幫審委員。剖斷不公。無妨懇請親訊。或就近赴憲轅控訴。否則在爾本籍呈訴。乃竟遠至渭南。呈請本縣作主。可謂離奇已極。查閱來詞。及鈔粘惠永昇萬桂茂各詞。似乎永昇不無味良欺騙之處。然生意早歇。帳據毫無。人證俱在省城。本縣何從究理。夫惠占鰲如果以三千餘兩之重資。被爾故夫與桂茂吞騙。擅將鋪事歇業。何得隱忍九年之久。直待該孀婦喊控以後。始請追究。况該提塘縱不在家。而十三年歇業之時。其父其兄。俱在鋪內。何以坐視不管。任其吞資倒閉。並將帳據持去。惠姓既無帳簿。何以所開清摺。又能細及分釐。案情種種支離。無怪爾之呼冤不置。但農無越畔。庖無越俎。渭南知縣。何能管省城之事。所控不准。

批李登連呈詞

大凡做賊者。無不心虛。李鏹兒父子四人。同竊爾物。爾夥高姓驚覺跟趕。伊等狂奔不暇。何得回身將爾夥摟抱。俾得認明。且回身摟抱者。只李升章一人。爾何以知其餘三人。卽鏹兒省兒及李德明耶。所稱殊屬荒唐。姑准驗傷傳究。

批崔文會呈詞

攘羊之證。變起倫常。以胞兄證胞弟之誣。爾真可謂直躬者矣。候質究。

批劣生韓映離呈詞

爾在前任時。恃衿峻訟。盤踞衙前。包攬官司。累害百姓。無人不知。無人不恨。本縣到任。稍知斂迹。不復如向時橫肆。本縣向來不咎既往。但使在我任內。不滋事端。則我亦不爲己甚。乃自去秋以來。又漸漸蠢動。常住衙前。多管閒事。前次

過堂。兩造俱呼爾爲韓老爺。爾之氣燄可知矣。爾有多大本領。敢將本縣作前任看待。獨不懼筆尖一掃。將爾碎爲齏粉乎。卽如流民邵景華等。借修神樓爲名。募錢助工。修理之費。尙且不足。而竟唱戲三天。請客數十席。爾闖入其中。吃喝數日之久。及至拖欠甚鉅。爾又嗾令流民與鬥互訟。爾身立高岸。看人翻船。卽此一端。已堪打殺。業經移取年貌在案。本擬詳革後。提案痛答。茲乃俯首求恩。聲稱情願將流民鬥之事了結。姑准爾取具妥保。限十日內將神樓之案處息。如再來妄瀆。定將爾與邵景華、孟希盛、張坤等一班混帳東西。一齊重責不貸。

批吳毓麟呈詞

但願從此永無兵差。則官民兩便矣。現在大差已過。後來者遙遙無期。該縣丞擬請每甲備車一輛。以免臨時掣肘。自係未雨綢繆之計。但此時攤錢置買車驟。勿論借錢不易。買得之後。交誰喂養。歸誰使用。凡事須籌畫妥當。則辦理順

手且無流弊。若率爾立案遞派十甲各備車騾將來或抗錢不給或攤派不公或喂養無資或爭相使用勢必紛紛構訟。又添無數事端。着妥議定規。另稟候奪。

批嚴日新呈詞

來呈懇添昔存今故之嚴福魁質證。已故之人。從何處傳案。仰爾自赴城隍廟邀請可也。如此荒謬呈詞。着代書隨堂候責。

批劉李氏呈詞

五十八歲之老婦。情殷再醮。呈請立案。以杜後患等語。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贈爾一詩。以爲憑據。花甲週猶欠兩年。麻裙翻轉任伊穿。旁人若道長和短。但打官司莫給錢。

批張星海呈詞

士子懷挾片紙隻字入場。例有明禁。爾身爲秀才。乃敢出賣挾帶文章一千八百餘篇。公然列諸訟牘。其昏憤不通。已可概見。况王建都買文。在十九年十月。索錢肇衅。在二十一年臘月。突於打架數月以後。控請本縣作主。本縣別無他法。惟有將爾秀才詳革。王建都答臀扣考。白綾文章。當堂火化。以爲干犯功令者戒。爾試思之。

批韓李氏呈詞

郭振喜殺牛爲生。無妻無子。爾以寡婦受僱傭工。爲伊宰殺。進門卽將銀燭交伊收存。鰥寡同居。都無廉恥。茲忽稱振喜欲娶爾。惟妻因爾不從被逐。旣騙爾工錢。又不還銀燭等語。兩個混帳東西。膽敢來案打此無恥官司。實堪痛恨。不准。

批高壽賢呈詞

該賤不還。固屬可惡。要賤之人。見本縣肯替人追帳。遂爾得步進步。纏鬧不休。尤屬可惡。爾從前瞎了眼睛。將錢借給王丕乾。抗帳不還。經本縣將丕乾責押。伺隙逃走。復將伊子有生逮案責押。勒令交錢。嗣後將丕乾獲案。押父釋子。屢次比追。至今未釋。昨據中管張春等稟稱。丕乾賣房得錢四十串。先行付給。餘錢緩交。而爾堅不收受等語。本縣批令伊等從公處息。爾見此批。遂日日當堂喊鬧。大有要本縣還錢之勢。試問錢債細故。經官斷還。責矣押矣。具限認還矣。屈限不還。提案比追。官之力可謂盡矣。爾如此狂鬧。意欲何爲。昨已當堂薄責示儆。若卽將丕乾新交之錢四十串如數領回。其餘流期緩交。倘再胡鬧。重責押懲不貸。

批李李氏呈詞

據稱爾次女嫁與李左氏之子李記生爲妻。折磨隕命。茲左氏賴稱爾三女許給記生續弦等語。以俗情而論。姐死妹續。事所常有。然其姐死於折磨。復令其

妹再蹈覆轍。亦屬情理所無。李左氏現已再醮爾姪爲妻。以親家母變成姪媳。猶敢護其前夫之子。賴爾三女爲婚。實屬無恥已極。候喚案訊明嚴懲。

批雷世俊呈詞

該生人極老實。稍有貲產。而無治家之才。買妾賴氏。狡猾若狐。欺爾愚柔。遂與爾已分堂叔雷元新、元辰、及爾從祖母勾通。轉盜財物。違背夫主。爾於去年信爾表兄李和林之言。將賴氏誘至華州。捨與某醬園爲妻。賴氏奔回渭南。與爾構訟。經本縣重責和林。斷令爾將賴氏仍復領回。如能改行從善。自應從一而終。倘再不安於室。准爾呈明離異。各具遵結在卷。夫賴氏之由華回渭。非不捨爾也。乃不捨爾之家產也。伊受三婆卽元新之母唆使。復與元新之子祥娃。迹涉可疑。該生性既庸弱。身尤疲軟。賴氏安得不生外心。並據呈稱去年領回以後。該氏愈益凶橫。倚三婆母子爲靠山。自專自大。全無倫理等語。夫妻猶可出。而况於妾。該氏既惡迹昭彰。自應准其離異。惟無母族可歸。應由爾酌給衣飾。

銀兩。好爲遺嫁。如敢受唆撒潑。准爾送縣懲斷。元新兄弟。均係獄中兇犯。遇赦援免。此後倘再欺懦謀業。定行拿案重責。加等懲辦。各宜凜遵勿違。

批廣裕通呈詞

光緒二年。劉集林毆父受傷。又向爾借錢與父養傷。情節奇怪已極。似此毆父之人。與禽獸無異。爾何得慨爲挪借。爾既與畜類相好。是爾已自居於畜類矣。事隔二十年。拖欠未還。去年始收地七畝。此二十年中。分文未得。爾並不控究。忽於收地以後。因伊割去苜蓿少許。遽坐人以死頭之罪。而自表其好義之心。試問借錢與忤逆不孝之人。爾所好者何義乎。呈中無名無姓。但以招牌具控。試問招牌能上堂。能說話乎。似爾之糊塗混帳。本應提案重打一百。姑寬免責。此呈胡說。不准。

批薛韓氏呈詞

前夫之事。推手不管。後夫出錢。爾卽心疼。無恥婦人。不顧局面。將來三醮四醮。不知還有多少官司。爲後夫者。其亦寒心否乎。

批孫樹吉呈詞

如此胡說。罕見罕聞。孫鳳詔將爾馬槽拿去。爾卽坐視騾子餓回。萬一拿爾飯碗。爾豈不全家餓死乎。控稱被毆成傷。候驗傷再奪。

批雷賈氏呈詞

爾非雷世俊之二婆乎。世俊欲將其妾賴氏另嫁。爾倩雷元奇王謀兒等說合。不必另嫁。以致釀成訟案。賴氏由此入川。是雷元奇等。乃爾原情說話之人。何又反顏抗告。詞稱世俊被毆受傷。不醒人事。查世俊形同鷄肋。何足當拳。此呈顯係李和林來案捏遞。候驗明傷痕。仰原差一併查明復奪。勿許受賄偏稟。

批董廷銀呈詞

據控董庚兒之狗與爾打架。爾父與庚兒各護其狗。以致庚兒兄弟朋毆爾父受傷等語。爲狗毆人。復因狗成訟。天下無事生端。如此狗者多矣。候驗明傷痕輕重再奪。

批李凌峯呈詞

張姓賣安家之寡婦。爾竟買娶之。何其昏憤。該寡婦何由得到張家。安家何無一人覺察。呈內概不聲敘。何其顛預。爾買妾則無須拜堂。娶妻則必須成禮。此中界限顯然。何云婚書以妾爲妻。看爾所呈。已坐實混帳糊塗四字。姑候喚案察究。

批張步讓呈詞

同樹魁前因另案。被蔣明禮之妻誣扳到堂。本縣察看。實非兇狡之人。當經省釋。茲據呈控伊夥張天厚。於光緒六年。在四川省城借欠爾兄本銀一百兩。爾

突於今年今月。磊算銀三百六十餘兩。問同樹魁索償。事隔十七年之久。遠在數千里之外。放債未經爾手。借錢並非述魁。何得串借訛索。捏詞妄控。即使屬實。應令爾兄在成都告狀。本縣不管。倘再妄瀆。定將爾痛打一頓。凜之。

批雷炎祥呈詞

雷大鳴曾膺局總。家號素封。何至抗帳不還。據稱伊弟雷子建需次山西。託爾族兄在源長慶號挪錢七百餘串。子建今故。大鳴抗償等語。大鳴與其弟是否同爨。抑已分家。此債究應誰償。均須查明。方好定斷。本縣於紳富被控。察係錢債細故。從不輕於傳喚。蓋紳士必愛體面。不欲令其屈膝公庭。此案仰里局鄉正朱希孝。往諭雷大鳴。迅將此項欠款。設法清結。勿令中人受累。隔省騰讖。死者負心。生者遭訟。不還則有四害。還則有四善。何去何從。不待智者決矣。該紳其體本縣此心。勿忘。

批蘭積玉呈詞

寡婦再醮。爾處土風如是。豈爾所能強留。至稱財禮不敷外債。試問爾姪媳不嫁。豈不一錢不名。爾更無以還債乎。姑候飭差查明覆奪。

批曹李氏傷單

此等傷痕。皆訟師唆令自種。秋雨極涼。鄉人皆穿棉襖。豈有該婦敞胸露懷。任人抓傷兩乳之理。如果羅春祥抓及兩乳。勢必先將衣服撕破。何以又無撕扭痕跡。春祥既能抓毆該婦。該婦撐拒之際。勢必手抓口咬。何以春祥無傷。况該婦四十三歲。形容老醜。無足動心。春祥六十餘歲。人非英雄。何能用武。昨據春祥之子。訴稱伊父久病在牀。曹李氏係其乾媽。因侵種伊地。互相口角。遽以強姦妄控。詞頗近理。今經驗明。益知其誣。着將該婦攆出城去。如違重打不貸。

批溫道娃呈詞

此等不要緊之事。而延捱不到。呈訴不休。其討厭甚於蒼蠅臭蟲。着該差即日

送審。如延重責。

批田世聰呈詞

爾僱工劉春公屢竊爾物。爾明知而故用之。詞稱監守自盜。實由爾揖盜開門。世間豈有因該賊無力賠贖。遂留在家中使喚之理。况竊物遠颺。事在去年十月。並未見爾報案。事隔一年。突請拘究。爾向在差局管帳。人尙老成。此一事何其糊塗迂緩。姑候差查復奪。

批雷炎祥呈詞

爾猶未回家乎。已故雷子建。於先緒十二年。在山西候補。爾族兄某縣知縣某。以同宗同寅。代爲作合。在源長慶錢鋪。立摺用錢。陸續取用七百餘串。至今未償。爾兄令爾與張掌櫃來渭索討。興訟到案。本縣以錢債細故。借錢又在太原省城。地之相去千餘里。時之相隔十數年。欠錢之雷子建已死。爾不控子建

之子。而控子建之兄。種種俱非情理。然猶念隔省同寅情面。批飭差局紳士。爲之處息。節據朱紳稟稱兩造各執。礙難管和。查爾所持摺據。雷子建零碎使錢。二串五串。積少成多。而該鋪亦嘗收過子建銀兩。此乃往來之賬。與借貸不同。何能磊利總算。况子建早經罷官。當其離省之時。源長慶何不阻擋。子建歸家以後。遲之又久始故。何不及其未死。早早索還。今子建死已數年。爾族兄始以中人代索此債。索而不得。爾遽以雷大鳴抗帳具控。及局紳調處。令其除利還本。大鳴已允。而爾又以還本抗利具控。試問候補公館。與鋪家來往零碎碎之帳。本人已死。其兄代爲還本。揆之情理。亦甚公平。爾必蔓訟不休。是何意見。此案當爾初次呈控批局查處之次日。爾族兄之子新科庶常某某。忽執門生禮求見。本縣以爲後進。虛心殷殷。款接坐定。數語之後。卽談此案。刺刺不休。本縣不勝詫異。夫以清華之品。入先達之座。他無一語。專說官司。吾不知某大令家教何存。該庶常自命何等。爾等之必欲索利者。不過以爲我家有新科翰林可靠。何患官司不贏。爾試打聽本縣。心目中可有翰林二字否。本縣一生專講

情理。不知權勢。抑強扶弱。出自生性。往年雷大鳴控穆道兒。本縣深惡而痛嫉之。該紳近頗知悔。今爾又倚勢控及大鳴。本縣又深惡之。此案不必過堂。仍令雷大鳴除利還本了事。爾如不了。本縣即將此案前後實在情形。詳請山西陝西兩撫憲批示定奪。並將前後兩批裝入詳內。不待爾抄批上控也。本縣等爾兩天。若不來銷案。卽出詳請示。

批雷炎祥呈詞

此案爾何能出頭具控。爾族兄亦是卽用進士。補缺多年。自必審案不少。不知伊遇此等案如何辦法。前據朱鄉正看明錢摺及爾所執字據。均無爾族兄作保字樣。何以但憑口說。曾經作管。令爾出頭聞訟。如果當初實有擔保情事。此刻欠款無着。則應張源慶控爾族兄。爾族兄控雷子建之子雷延壽。雷延壽控其世父雷大鳴。此乃案中一定層次。今張源慶與爾及雷延壽打成一夥。爾雷炎祥一人。出名屢控。毫不知情之雷大鳴抗債不還。試問雷大鳴在渭南。源慶

福在太原從前曾經見面乎。曾用過一文錢乎。爾雷炎祥何事乎。至爾所持欠約。尤屬可笑。上寫雷大老爺借錢若干。某日歸還。恕不奉利。天下姓雷而稱大老爺者不知若干。爾族兄卽其一也。何以知其爲雷子建乎。本縣前批逐層剖晰。無非力持公道。爾此呈復懇主斷。則前批所云除利還本。卽是直捷斷法。何須再斷乎。外間人言嘖嘖。源長慶錢鋪。卽是爾族兄所開。是以索債如此其急。觀其情節。容或有之。本縣判事。一秉大公。不爲己甚。爾如知機。早早收本回家了事。如不知機。本縣惟有詳請批示之一法。細閱此次呈詞。爾似尙知畏懼。仍仰朱鄉正遵照批示事理。爲之速行了結。勿延。

批辛亥謙呈詞

控關串欠騙娶。亟應移提訊究。惟查爾堂嫂辛王氏。帶其二女席捲家具。徑嫁蒲城黃雲鼎爲妻。本月十三日。該氏業已親口對爾言明。何得云瞞爾不知。爾如不肯。應阻之於未醮之先。不應控之於旣去之前。該氏再醮財禮若干。主婚

者何人。受禮者何人。爾十三日業已備知。伊十八起身。何竟毫無覺察。爾已故堂兄含德。身後無子。是誰承繼。遺產若干。王氏捲物適人。其住宅田畝。歸誰承受。來呈一味含糊。查爾素有痰疾。所言不盡可信。寡婦再醮。又係爾陝西通例。覆水無重收之理。奔鶉無再返之心。以本縣言之。惟當收其遺產。別立繼嗣。未必於爾無益。如必欲涉訟。仰照指駁各節。明白另呈覆奪。

批張永全呈詞

據稱爾弟媳張王氏。糾領一羣潑婦。拔爾頭髮幾縷。擄去鬚鬚半邊。釘刺腦門。械毆兩膀。越日又毆爾弟。徧體青傷。爾弟被妻打傷。噤無一語。可稱懼內之尤。爾以大伯代振夫綱。控請驗究。可謂大丈夫矣。至該婦到爾家。業已三醮。從前兩次被休。爾何不打聽清楚。買買然爲爾弟娶之。而爾弟娶伊十年。甘心挨打。較其從前兩夫。溫柔敦厚多矣。候驗傷拘究察斷。

批張永裕呈詞

爾娶此惡婦。業已十年。說得如此奇兇。而又公然同寢三千六百日之久。較張公百忍爲尤難。此次賢昆玉一齊被打。不惟拔大伯之鬚鬚。而且勒親夫之脖項。而爾呈中。還捨不得說一休字。真是楊萬石之後身。

批張燭燄呈詞

爾亦知懼乎。爾母舅楊代起。自以墳內柏木。令爾製棺四具。各得其半。事在光緒初年。爾表姪楊新常。未經承繼之先。及代起去秋病故。爾稱棺未給價。阻新常不得裝殮。勒於屍旁算賬。無中無約。由爾口說。磊算錢九百六十串。憑張德致等管說。懇爾讓利四百串。本利作錢五百六十串。將新常莊基三間。地十畝。書立當租兩約。歲給爾麥租三石。約成。爾舅始得入殮。已屬貪橫殘忍之極。嗣又圈給新常喪費錢四十串。將其莊房一間。場地一畝。一概歸爾爲業。言明作價七十五串。而下餘之三十五串。至今未給。以致新常具控。前堂訊明。各供如一。無論此棺係爾母舅自製。即使真是爾物。鄉間柏木樁具。能值幾文。此棺閣

置楊家。近二十年。爾舅在生。爾無一語。乘其新亡未殮。陡稱本錢百六十串。利錢八百串。將爾母舅房地業產。掃拿無遺。仍令表姪楊新常。作你佃戶。年年逼完三石麥租。似此居心行事。豺虎蛇蝎。尙不至如是之毒。吾邑有此武舉。村人無生路矣。現正辦詳斥革。擬革後重枷重打。以舒闔縣之憤。爾尙有一隙之明。具呈懇恩。情願退業了事。既知悔過。姑從寬斷。今爾舅家所有房地。仍概歸新常管業。呈堂當租各約。卽日塗銷。爾舅父舅母所用棺木。不准作價。至爾借給喪費四十串。應卽作爲奠敬。以贖爾阻殮謀業之咎。俟爾等具給房地歸還清楚之後。方准爾取保。爾以後倘再有些小過犯。定卽詳革痛打不貸。

批辛亥謙呈詞

爾一目遮兩呈。有何益處。候爾王田二嫂到案質究。爾名稱痞子。身是財東。苦要打官司。真所謂一兩黃金四兩福。命薄者消受不起。

批李作舟呈詞

爾乃鄉裏醫生。偶然醫病獲愈。卽索謝儀二百四十兩。實屬奇談怪事。若由本縣處斷。每請爾一次。二百銅錢足矣。人生發財有命。豈能由爾癡心妄想。信口胡說。着斂迹回村。所控不准。

批徐尹氏呈詞

爾女徐鳳蓮如此會跑。從小在娘家已屢跑。送往婆家童養則又跑。不許伊跑。則尋自盡。今被婆家退回。竟無一人敢娶。似此跑來跑去。跑到何日是了。爾因此女嫁不出門。呈請立案。試問立案以後。伊卽不跑乎。卽有人承受乎。此等混帳東西。不如聽其自跑。免得害人。

批辛勤兒呈詞

爾父辛含謙。粧瘋。實則貪險陰邪。日以弄錢害人爲事。此案係伊自投羅網。因見批詞嚴厲。情知上堂必要吃虧。乃又作此懇呈。詐稱瘋病。推其十六歲

幼子。代父受刑。如查真瘋。那有如斯巧計。本縣生平。專治瘋痰症候。仍仰爾父帶病上堂。一來問案。二來施診。

批李和平呈詞

據稱爾在甘省貿易。數年不歸。爾父主婚。將爾妻嫁與賈世基爲妻。爾父得銀四十兩。餘銀被劉德全抽使。茲爾由甘回里。爾妻心念故夫。奔回爾家。堅不肯去等語。爾在外生理。家有老父。自應常寄家書。何數載無音。致爾父疑爲已死。將媳另賣。此爾自貽伊戚也。賈世基出銀娶婦。今日人財兩空。爾試設身處地。心能甘否。爾妻反覆無常。楊花水性。前者空房難守。蟬移別樹之枝。今者故劍重尋。馬吃回頭之草。爾遂不管髒淨。依然夫婦團圓。賈老頭兒。折本之中。又折本焉。無怪其情急奔控也。惟劉德全事外抽吞。情實可惡。候添喚嚴懲究斷。

批辛勤兒呈詞

此呈明係爾父辛含謙所作。何得云發瘋糊塗。况瘋子挨打。何傷體面。此案除非黃雲鼎懇恩。爾父方能免打。不然不准。至於辛秉乾等。均係一班混帳無恥之徒。何須得意。總之姓辛者。個個該打。瘋子不必發愁。不瘋者亦不必誇口。本縣已定做竹板四塊。每塊重二兩四錢。該原告等早來嘗新。

批楊生成呈詞

爾乃商州客民。攜帶妻子。在渭南佃地。光緒十八年三月。爾往蘭州探視爾父。一去五載。音問不通。已屬荒謬。臨行時。將爾妻楊徐氏。交與內姪徐榮光管照。今年回家。找見內姪。據稱爾之妻子。被王廷昌拐賣。爾旋於倉渡鎮找見爾妻等語。究竟爾妻於何年何月。被王姓拐賣。爾今年何日回家。爾妻何日見面。來呈一味含糊。徐榮光係託妻寄子之人。何以爾妻子被拐之初。並不查究。嫁賣以後。明知其姑母在楊家爲婦。其表弟與王姓傭工。竟任其姦佔累年。不與爾通知。亦不請官追究。而爾來呈。亦但稱拐賣之惡人可惡。絕不以典守之內姪

爲非。揆厥事情。或係爾妻因無養贍。自賣本身。或係徐榮光見爾不歸。商賣姑母。均未可知。本縣在渭四年。爾商州人以拐妻具控者。不下數十案。查訊大半虛誣。爾今又作此印板文章。來案嘗試。着照指駁各節。詳細覆明候奪。

批趙文彩呈詞

爾係臨潼縣民。叔姪分家不公。應在本邑控告。何必越境具呈。本縣一人。能管幾縣之事乎。不准。

批賈聯捷呈詞

爾與宋繼唐文武兩舉人。平日聲名俱好。是以命爾充當里正。而繼唐又係本縣門生。忍爾參商。構成訟案。本縣深爲不悅。公庭跪質。有何體面。此案傳而不到。想爾等亦各有悔心。試思共井同鄉。俱爲人望。一時挾忿。構訟成仇。何以爲後來相見之地乎。此案姑緩過堂。仰校鼎臣明經查明情由。妥爲息事。杯和釋

嫌。如必欲終訟。則理屈者固受責辱。卽理直者。亦殊屬好事。均爲本縣所不取。爾兩造不比尋常百姓。是以本縣格外曲全。不然。兩造上堂。何難一罵完事乎。該房卽將此批鈔送校。明經閱看照辦。

批史光生呈詞

爾母史劉氏。可謂無恥。家有二十歲之子。又有女有媳。竟自捲物嫁人。據稱徐四喜常來爾家。近竟勾串史玉柱等爲媒。將爾母半夜引去作妻。是先姦後醮。情節顯然。爾從前聽其往來。可謂搭橋順母意。今茲挺身告狀。殆欲殺僧報父讎耶。候逮案嚴究。

批何義盛呈詞

如此荒謬呈詞。竟敢來本縣案下呈遞。據稱爾並未買牛騾。稅役朱振漢。憑空將爾鞭打繩拴。訛錢十串。以致成訟。是爾與朱振漢。業已勢成仇敵。何以訟事

未畢。振漢復持酒肉。到爾鋪內。邀爾掌櫃痛飲。爾掌櫃亦遂樂從。爾以從前被拴被打牽連涉訟之人。此時仇人見面。宜如何加意隄防。乃伊到鋪。而爾卽外出。若有意援之以隙者。及伊將爾掌櫃灌醉。寫一買牛騾條子。令爾相公照樣謄寫。寫畢。蓋用爾鋪圖章持去。查爾相公既能寫字。年非幼小可知。掌櫃醉倒。二櫃出外。振漢以外來之人。令其寫條卽寫條。令其蓋戳卽蓋戳。世間固無此怪事。亦無此癡人。至稱爾掌櫃酒醒。查知氣成啞叭。世間樞氣者多。氣啞者却未經見。爾掌櫃與相公。何姓何名。何以不請添質。仰原差將義盛協之掌櫃相公。一併查傳聽究。限兩日送審。

批李張氏呈詞

滿紙胡說。爾夫故無子。以三門沒子爲嗣。遭爾夫弟李起鳳。於四年前捏帳分家。伊得多而爾得少。爾何竟隱忍不言。今起鳳家業費盡。忽欲賣爾得財。兼收遺業。爾年已四十六歲。能值幾何。本月十七日夜。起鳳糾人刁搶。爾急關門投

井。十八日出井越牆。逃回娘屋。爾旣情急投井。何以毫無損傷。如此寒冬。在井水中浸了一夜。何以不死。井深數丈。爾次日如何得出。旣云關門投井。次日又越牆而逸。是大門始終未開。起鳳等並未進門。何以能拿去棉花銀錢。所呈種種支離。着一面喚究。一面明白登復候奪。

批王計玉呈詞

大凡調戲婦女。必在無人之地。爾以本夫在側。鄰人劉興棟。竟敢當面拉扯。戲爾少艾之妻。伊誠色膽如天。獨不計爾汗顏無地乎。詞不近情。又無見證。姑仰差約查明。諭令劉興棟永不准再入王計玉之門。以絕嫌疑。而杜訟蔓。

批劉步海呈詞

爾岳母王王氏。旣欲留女賣姦。又何必將女出嫁。甫經嫁爾。又將女誘去匿藏姦夫演兒之家。又唆令爾妻。暗用毒藥詞殊荒誕。爾岳王四葫蘆。縱姦不管。真

不知葫蘆中賣的甚藥。着喚究。

批賀汝濤呈詞

爾控爾兄佔爾房屋。何必牽扯伊先討寡婦。後討閨女。試問伊自續娶。與爾所控本案何干。候飭差約看明分關查處覆奪。爾在何處請此不通訟棍。做此無理呈詞。卽仰爾本人將作呈者打嘴巴五個。以代紙筆之費。不可給錢。

批宋鼎甲呈詞

爾在關山開設土店。蔓訟兩年。至今未已。茲忽稱爾從味經書院回籍。路經戴家村。突遇武生戴官榮。向索坐賈釐錢。將爾毆傷等語。爾土店歇業。業已兩年。而臨潼屢次移關惡棍。羣相訛詐。無非因爾家道稍裕。作此敲釘錘。打竹槓之舉。財能爲害。富必行仁。爾父子能破天慳。必可消災弭禍。惟戴姓恃符橫行。形同無賴。法當重懲。傷已驗明。候逮案澈究不貸。

批史合義呈詞

欠錢不還。彼此爭毆。事所常有。至稱爾夥被毆。失沒錢帖十一串。則是代書故套。所謂八戒上城。倒塔一鉞是也。候驗傷再奪。

批吳訪蓮等稟詞

該生等言之謬矣。據稱該里擬舉鄉約二人。保正四人。凡里民因事結訟者。先須投明保約。不投保約而具控者。公同議罰。就好一面說。似乎替本縣省心省事。然天下最難得者人才。以州縣官言之。或科甲出身。或軍功保舉。大率讀書登第。閱歷多年。然貪贓枉法。時有所聞。即或存心厚道。操守廉潔。而聽訟是非不明。遇事仁柔寡斷者。比比皆是。何況所舉保約。無非鄉里小民。小心畏事者。必不肯充。即肯充亦不能了事。至小有才者。其居心未必公正。臨財無不苟得。若更假以聽訟之權。非徇情。即牟利。非附勢。即逞能。是非何自而明。剖斷安能

得當。果如所稟。里民不但不省事。而且添許多事。本縣不但不省心。而且操許多心。爾等既是學校中人。何以出此糊塗主意。據稱里約戈進長楊全禮。均以年邁力衰。懇請辭卸前來。此語尤堪詫異。進長等果欲辭卸。何以不懇縣官而懇爾等。試問該約從前由縣官點充乎。由爾等點充乎。至稱擇於本月十九二十兩日演戲。謝舊鄉約。舉新鄉約。尤爲荒謬。本縣案下。舊約既無辭退之稟。新約亦無舉報之呈。卽由爾等自謝自舉。何其狂愚膽大。既然事事由爾等作主。何必又請本縣出示曉諭。諸生中李宗桂。乃縣考案首。一衿甫得。不用功上進。而亦隨同一班無賴圖吃圖喝。妄言妄作。實屬有玷門牆。再查具稟者。有戈殿華。戈殿甲。兩名。卽鄉約戈進長親生之子。進長辭鄉約。不辭之於本縣。而懇求於文武各生員。已堪怪訝。乃並懇及親生之子。尤屬千古奇談。作此稟者。豈但不通文理。抑且不懂人事。仰役迅將具稟之文武生員十人。一齊傳案。不准一名不到。聽候訓責。併傳戈進長楊全禮備質。該靈陽里距縣不遠。限卽日送訊。勿稍延誤。干此。

批嚴衙余呈詞

詞稱兵燹以前。朱文元故父借爾銀百兩。究係何年之事。何以迄今始討。文元並不昧債。而趙祥雲以管事之人。反敢教孫升木。議以七折歸還。伊何所希圖。輒欲損此益彼。候飭差協約看明約據。處令朱文元如數歸還了事。

批楊士坊呈詞

既係闔社公事。何以獨楊士坊一人屢控不休。查士坊係著名劣衿。專以欺害訛剝爲事。本縣任內。尙敢屢屢嘗試。若不斥革。貽害何窮。着卽日查取年貌。先革楊士坊。後飭入社紳耆。與王明算帳。始終不准士坊干預社事。至喬士廉、喬逢時。算甚東西。公然伸頭說話。着各記重責一頓。俟明春將帳算明。提案嚴究。爾三人於年終遞稟。必因過不去年。想敲王明的釘錘。殊不知龜背刮毛。何能到手。徒然自貽伊戚。大凡自命訟棍者。本縣必將此棍截斷。以杜訟源。

批李見章呈詞

爾竟敢明目張膽。自稱領人賭本一百串。開設賭局。直言不諱。形諸呈詞。此匪類中之瘋子也。本縣賭禁森嚴。爾以臨潼客民攜帶銀錢。至渭南設賭。已屬萬分可恨。復因李磊子等聚賭滋事。呈請本縣作主。世間無法無天。糊塗昏憤之人。至斯而極。即使磊子等毆奪屬實。而所毆係屬賭棍。所奪爲賭場之錢。理應將錢全數入官。原被告照例分別治罪。仰值日捕差將原告李見章即日鎖押。一面驗明張君清等傷痕。分別逮案。訊追嚴辦。呈詞註明來呈代戳。如此不通之詞。係何人代爾起稿。着一併查明喚究。

批曹順新呈詞

光緒十五年。王毓俊乏錢娶妻。央爾管揭復盛成三十金。爾卽赴川生理。今日川回家。復盛成向爾索銀。王毓俊推抗不理等語。查爾當日不過說合。並非過

付亦未擔保。復盛成放賬八年。本利俱渺。何以早不控究。若因爾在川無人作證。設爾他鄉客死。該號卽將此帳付之東流乎。况爾旣回家。復盛成正好憑中索欠。乃效楚子元所爲。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况話由爾說。而憑同馬志魁馬君祿付銀之時。已在爾入蜀以後。何得張冠李戴。向爾索償。是昧帳者固屬無良。而討帳者尤爲無理。爾何以反替復盛成告狀乎。所控不准。

批白喜武呈詞

王德魁以無業客民。與爾素昧平生。爾旣爲謀棲身之地。又使承繼王杜氏爲嗣。並以錢麥貸之。今忽以忘恩抗償具控。爾前旣多管閒事。此背本而彼亂宗。今又極肆詆譏。始於恩而終於怨。看爾作事懵懂。所言亦必不實。不准。

批陳有貴呈詞

所呈無情無理。本應批駁。惟潘七著名惡劣。其中亦必有欺害情事。姑准喚案嚴究。詞不遵式。觀其語句。又係不安分之生員所爲。何以知之。但看霸字書作伯字。可知矣。黏單存。

批雷益壽呈詞

李春賢又被告發。可謂木匠帶枷。自造其孽。着喚究。

批王化顯呈詞

本縣向來不信風水。爾等愚民。偏要信堪輿之言。致滋爭訟。此案孫世錫在伊塋內葬母。爾信田陰陽之言。謂於爾不利。爾在墳旁築塔補廕。伊又信祁陰陽之言。云於伊不利。此事不必傳訊。着孫世錫明年不葬。爾王化顯永不築塔。彼此相安。豈不甚好。况墳角築塔。孤峯獨聳。不能補脈。轉恐妨丁。論其形模。更與憎墳無異。爾欲求嗣。豈可效法利尙乎。田江海不懂風水。騙爾謝儀。速與絕交。

勿貽後悔。爾但聽本縣之言。多積陰德。少打官司。自然添丁進口。不必求之杳冥也。此飭。

批安世傑呈詞

我宰渭南。爾隸華州。越境具呈。照例不准。昨據爾當堂投遞紅稟。本縣既不能審理。卽無須閱看。許將原稟移送華州察訊。茲接第三稟。情詞恍惚。語類瘋魔。復閱第二稟。瘋痰尤甚。若使爾州主得見。爾禍且不測。前稟應勿庸移送。仰爾自行回家。多服礮石滾痰丸。是爲至要。

批雷益壽呈詞

李春賢現尙在押。候卽日票傳送審。本縣於富紳爭訟之案。往往批飭戚族查處。不輕傳喚。蓋恐一入公門。則所費不貲。訟而不直。固傷顏面。訟卽得直。亦耗錢財。曩居里時。眼見富室因訟破家者。比比皆是。服官以後。日以保富爲心。此

案前飭姜張兩紳查處。未據稟覆。爾又瀆控。查爾堂兄雷增壽。不知體恤。一味貪霸圖財。其愚與李春賢等。試問伊有何面目。上我公堂乎。伊如見機。早早息事爲妙。仍仰張鳴珂等迅速覆奪。

批鄭彥傑等稟詞

據稟已悉。該紳等調處柳故紳家事。公平周妥。深屬可嘉。查該故紳在日。仲宣體弱。伯道嗣艱。此次與妻柳周氏入川。病中擇立齊遙兒爲嗣。旋即病歿。臨終與周氏託孤。周氏亦立誓守節。扶棺攜子。千里遄歸。家有庶祖母二人。曰柳銀氏。曰柳王氏。多年孀守。今柳紳逝世。一門三寡。縞素同居。嗣子伶仃。年方兩歲。似此傷心慘目。宜何如性命相依。乃銀王兩氏。平時本不同心。周氏新來。年纔十九。家庭不睦。亦是常情。柳姓又號素封。親戚中憐孤恤寡者固多。而唆事圖財者。亦所時有。遂致柳王氏欲謀別繼。而柳紳岳母周李氏。代女鳴冤。本縣熟察案情。諭令該紳等妥爲折筭。齊遙兒係柳紳愛繼之子。祇准此子承祧。不許

旁人插繼。茲據調處稟覆前來。所有家產。按三股均分。號事不許私自變更。地畝不許私自售賣。此時三代孀婦。剖一爲三。將來銀王兩氏物故。依然三分歸一。悉照本縣前諭。一一遵行。在該紳等固善作調人。而柳氏三孀。一經勸導。遂各消除意見。從善如流。均屬才節兼優。深明大義。准將此稟永遠存案。以後如有不良之人。播弄是非。離人骨肉。以致三孀生衅。繼嗣不安者。准原管之人及柳氏宗族號夥。指名稟究。本縣必盡法嚴懲。該紳等往復馳驅。賢勞極矣。積善餘慶。敬爲諸君子頌焉。

批王丙戌呈詞

爾如此糊塗混帳。實所罕見。爾子故媳孀。欲擇爾兄子爲嗣。卽以孀媳妻之。嫂叔成親。居然出於父母之命。而不知其干環首之刑。已堪歎咤。爾兄不允。畢竟是哥哥明白。爾又招一二十二歲異姓之子。配爾寡媳。以致爾姪毆詈肇訟。義兒入贅。寡婦續弦。總由二老糊塗。是以滿門混帳。候驗傷嚴。究不貸。

批李春賢呈詞

此案委折。本縣業已洞見。爾領雷益壽之母私蓄錢五千餘串。滾放累年。去經算帳。本年三月。益壽令爾算帳清交。本利應合錢一萬餘串。爾欺寡生奸。遽以錢九千串交給雷大鳴之手。試問領之於弟婦。交之於大伯。果何意乎。爾既避重就輕。大鳴遂將無作有。而孀孤血本五千三百餘串。竟至一錢不名。爾等如此詭隨案情。到本縣堂上。該如何挨打挨罵乎。茲據懇稱事經穆永春等說合。欲求保釋。着原告雷益壽來案具保。方予釋放。不然不准。

吳王氏具控悍媳判

審得張薛氏年四十六歲。山西稷山縣人。於光緒三年冬。逃荒至宜。攜有一子一女。女鬻李氏。自亦賣身求活。尋以身價二千文。自鬻於吳永和爲婦。前夫之子張溫心。隨氏適吳。年十六矣。書券三年爲滿。復歸張姓。嫁後四年。並無生育。

而永利物故。惟有八十老母吳王氏。伶仃搭挂。無子無孫。於光緒七年秋。具控薛氏游蕩刁頑。種種不孝。經前任孫斷令薛氏攜子別居。吳王氏還給原賣身價錢二千文。鬻女錢四千文。溫心辛工錢十千文。共十六千。交薛氏領訖。隨身衣物。並令攜帶。旋據薛氏具控其姑吳王氏。家有銀錢煙土羊隻灰麵等物。不容該氏染指。惟日與義女等輩往來。復經孫任批俟王氏百年之後。准其歸吳。義女等人。一切禁斷。薛氏復具呈乞恩。有其姑老而尙健。百年難待之語。計自七年七月至八年三月。姑媳互訟。至再至三。孫任訖未斷離。王氏年老力衰。隱忍數載。今年清明上塚。王氏自哭其夫。薛氏指其墓曰。知是人骨。是狗骨耶。王氏萬難容忍。復控到案。訊據薛氏供同前由。夫王不以薛爲婦。而薛必以王爲姑。不過以其薄有家資。計圖謀業。但其夫既死。去留從姑。姑欲去婦。誰云不可。律載七出之條。首曰不孝。薛氏與姑。四次互控。可謂不孝之尤矣。况氏攜子逃荒。中年改嫁。四年夫婦。情本不深。今後醮無兒。而前夫有子。溫心年已廿五。力能養親。女適李門。亦堪分潤。更非有所出無所歸者比也。且氏已收回身價。何

得爲吳姓之人。溫心自返本宗。斷難承永和之祀。據薛氏供稱。願以夫姪爲嗣。夫永和有母。氏不能奉以承歡。則永和有姪。氏焉能撫以爲子。其姑媳旣經決裂。若強使復合。不過速王氏之死耳。今斷令薛氏從子還張。此後王氏生存勿庸再見。歿後不得復歸。姑媳之緣。盡於今日。賣身文約。官爲抽燬。前已受錢十六千。更有隨身衣物。此時斷離。不得更分財產。惟據稱已適吳姓。難返張門。夫因荒改適。事非得已。向使守節不移。則氏與溫心同歸餓斃。氏爲吳氏之婦。正以存張氏之孤。前夫有知。誼當感泣。是於吳爲棄婦。而於張爲功臣。何去何從。不待智者決矣。再氏以乞食餘生。委身吳姓。身不得死。子亦長成。雖爲婦不終。而所得於吳。亦云厚矣。若再尋釁忿爭。是謂天良盡絕。例載夫亡改適。罵故夫父母者。與罵舅姑同。律有明條。慎勿觸犯。王氏耄年失子。舉目無親。准立所愛爲嗣。其義女鄭李二姓。並聽往來。以娛老境。外人勿得妄言干咎。此判。

訊得趙清暉祖遺住房一所。其父在日受價四百五十千。典與李姓卽李湯鐸之父爲業。繼而李姓又典李姓。李姓轉典張姓。張姓轉典本署工房劉宗堯。據趙清暉供稱。李湯鐸回籍之日。曾經同中立約。屬趙姓徑向張氏取贖。約據呈驗在案。此事輾轉數十年。張李兩姓均已故絕。業歸劉宗堯之手。去年趙清暉向宗堯取贖。宗堯賴稱房係李湯鐸買業。抗不放贖。互控到案。各前任堂訊數次。各執一詞。宗堯復串郿縣把總丁潛。云係湯鐸表兄。湯鐸有子祿兒。寄養丁姓。移文具稟爭產前來。各前任深燭其奸。置之不理。復於此案訊結兩月以後。老幼二人。自稱李祿李萬春。執持紅契。具呈投案前來。經本縣當堂驗明。分別研訊。此房實係趙清暉祖業。而劉宗堯意存吞霸。勾串丁潛。僞造卯契。鬼蜮伎倆。俱已洞明。試逐一指駁。以關其口。據丁潛稟稱。李湯鐸於同治八年入川。寄子而去。彼時祿兒作一歲算。今亦十八年矣。而該童形軀貌小。不過十三四歲。據趙清暉供稱。此卽丁潛親子。雖難遽定。實亦可疑。可駁者一。李祿旣稱十八歲。而童昏幺幼。一無所知。問其契從何來。父在何處。茫然四顧。概曰不知。及至

下堂。又復呈控。謂非劣書指嗾。百喙何辭。可駁者二。李湯鐸之子。既已付託他人。而紅契則隨身攜帶。重契輕子。情理所無。可駁者三。此契爲李湯鐸隨身至寶。自必珍藏箱篋。乃黝朽破爛。若屢經水涇霉變者。此明係有意造成。並非真正老契。可駁者四。丁潛去冬兩稟。均未言馳取紅契。迨冬月二十。安前任當堂硃判。謂無買契可憑。丁潛在郿。遂於臘月十二日。移稱星夜赴川取契。是丁劉之朋謀作僞。情節顯然。可駁者五。李湯鐸浪游十餘載。杳無音信。卽十八歲之子。尙不知其父在何方。丁潛何人。竟能剋日往返。聲稱無契惟職是問。足見此契卽丁劉僞造。非取自蜀中矣。可駁者六。劉宗堯初供謂李湯鐸在富平。繼又云在郿縣。丁潛來稟。則謂在四川。前後不符。彼此互異。曾經安前任當堂指斥。可駁者七。查劉宗堯當契後。註丁潛坐價百八十串。夫以李姓之業。而丁潛隔手坐價。劉宗堯何以慨然肯加。既經註明百八十串。乃又短付百千。丁潛何以甘聽其少。均不可解。前經蕭委員訊明。此一行字。卽劉宗堯自註。意圖倍其當價。指勒錢文。一虛百虛。餘可概見。可駁者八。劉宗堯當人之業。終久還之於人。

但使得錢。何分趙李。况案經官斷。其無後患可知。乃屢限屢違。抗官藐斷。與趙姓作到頭之冤對。爲李家作守土之忠臣。所爲何來。長此凶訟。可駁者九。丁潛之具稟也。由劉宗堯兩次致書。曾將信稿鈔呈附卷。李萬春之抱告也。亦稱有李湯鐸親筆信函。及查對各書。實係一人筆蹟。夫以郿縣之鈔稿。與川中之來函。如出一手。此何說也。可駁者十。似此種種弊端。顯而易見。總之。李湯鐸之有無其人。李祿李萬春之是否姓李。紅契之是否可憑。均屬無從考究。而趙清暉所呈祖遺之老契。及抽回李湯鐸之當約。則固灼然無疑也。復據劉宗堯狡稱契可假。印不可假。夫此契將到未到之時。正余前任彌留之際。蠹書舞弊。盜印何難。不惟不足憑。抑更不必究矣。查劉宗堯當人房屋。窺張李二姓故絕。遽謀吞霸。可謂坐昧天良。丁潛以現任職官。甘爲蠹書鷹狗。膽敢請將趙氏契據。黏文移知。試問長安案卷。移爾郿縣把總何居。是謂不知人事。此案經該書等朋謀霸業。機械叢生。若非前後印委各官秉公訊斷。則此一塊土。久非趙氏有矣。本應將該書該弁。分別究懲。姑念案經訊結。不爲己甚。今照喻州尊原斷。令趙

清暉持出錢五百九十串。交劉宗堯具領。勒限半月。將典業贖交。從此和璧依然。仍自歸於趙氏。荊州久假終不屬於劉家。李祿李萬春冥頑無識。受人唆使。姑免深究。僞契及當契四紙。信二紙。存案備查。取具交領各結附卷。

山西客婦陳裴氏上控劉世芳判

此案情節。昨日呈批盡之矣。

批見續編內

陳裴氏千刀萬惡。舉國共憤。惟承審官委曲將順。必欲將已嫁之王劉氏。斷歸該氏具領。不歸則答押其娘屋之父兄。此理之最不可解者也。試思裴劉兩氏。姑媳之恩已絕。斷歸守節。不過折磨而死。若仍然嫁賣。則又何必使劉氏多嫁一人乎。况入該氏之手。勢必賣良爲賤。以少配老。但圖身價。不講天良。吾輩作官。縱不能積福。亦若何作孽耶。劉世芳違斷主嫁。財禮六十串。全歸該氏收受。並無不合。乃該氏恃老恃潑。蔓訟不休。前任畏之如虎。將世芳父子遞換責押二年之久。可爲長歎。陳裴氏潑悍奸貪。逞刁讒訟。累害劉姓。傾家敗產。劉世芳忿恨致疾。臥牀垂斃。着將該氏鞭背見血。

以快人心。世芳長子劉老虎。卽日出押。歸告其父。勿再冤痛戕生。其存房財禮六十千。娘婆兩家。各得一半。分別當堂具領。劉氏早已另嫁。應勿庸議。陳裴氏遞籍管束。取結完案。乃該氏於斷結以後。猶敢當堂撒潑打滾。口稱拚命。查該氏從前將寡媳。誑出東關。託言上墳。實則回籍。預僱長行車輛。在關外等候。王氏看破哭喊。該氏喝同車夫。將王氏手足細綁。拋置車中。嗣經娘屋追回。以致成訟。今本縣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裴氏着將手足照樣細縛。與所分財禮三十串。一併擲置車內。卽日押解出城完事。

唐瑞琳張明福互控判

訊得唐瑞琳之母唐劉氏。年四十餘。夫亡守節。飽暖有餘。二子長曰瑞琪。十八歲。次卽瑞琳。十五歲。均從舉人李樂喜讀書。家庭和睦無異。張明福者。不紳不商。好管閒事。與唐姓向無往來。前年娶一寡婦。係唐劉氏娘屋表妹張明福。贅緣入門。呼劉氏爲大姐。頻至其家燒烟過癮。無復嫌忌。又引唐劉氏至南五台。

燒香。瑞琪兄弟弗善也。明福居心叵測。日搆其母子生衅。瑞琳等受杖屢矣。本月某日。張明福糾領數人。幫同唐劉氏。將瑞琳細綁痛毆。呼暴之聲。達於衢巷。邊李兩孝廉學堂。在其左近。聞聲趨視。瑞琳氣絲僅屬。而明福猶炮然撻詈不止。經兩孝廉喝咀解放。明福遂來案控。稱瑞琳忤逆不孝。其大姨唐劉氏。託伊訓示。瑞琳挾憤。糾人毆傷伊子等語。旋據瑞琳及邊葆謙李樂善。各以細打情形。呈訴到案。今經集訊各供。前情無異。飭明福之子來案驗傷。避匿不到。查明福託後妻瓜葛之親。輕入孤孀之室。涎人財產。廉恥全無。因瑞琪兄弟時有違言。遂爾多方搆煽。陷人於不慈不孝之中。以陰遂其欺孀盜財之計。毒同虺蜴。忍甚豺狼。如果瑞琳不孝。不應自今日始。何以兩年以前。從無違犯之事。自明福入門以後。從此毛裏相殘。况母子不和。爲外姻者。祇宜勸解。何忍刁唆。而明福不但刁唆。並且代爲細綁。代爲毆打。本係非親非故之人。忽然冒認姨夫。將十五歲幼子。橫施楚撻。問案至此。目皆幾裂。判將張明福痛笞無算。以慰唐家之祖考。以平閩縣之人心。斷令從今以後。張明福倘敢再往唐宅。准瑞琳弟兄

細綁送案。以憑繩治。唐劉氏守節多年。素稱慈善。不過婦人之見。重其母族之親。在明福誠懷亡息之心。該氏必無寒泉之恥。諭令瑞琳等回家孝養。以慰親心。邊李兩孝廉。俠骨剛腸。深堪敬禮。一時義憤。不愧黃衫俠士之名。他日奮騰。何慚繡衣直指之選。瑞琳等當事師如父。以答其勤。世動以局外不平爲多事。若兩君所爲。本縣惟恐其不多事耳。明福仍押取結完案。

客民黃吉順與舒獻則互控判

此案由於黃顯禮老諄糊塗。其子物故。任聽寡媳馮鄧氏。借招夫養子爲名。與其外甥舒獻則苟合。獻則空手進門。妻人之妻。子人之子。宅人之宅。田人之田。暴富不祥。享受妻兒之供奉。棄家弗顧。改換祖宗之姓名。事本起於狐綏。情略同於鳩佔。黃氏之弟男子姪。不平久矣。前因舒獻則在地耕作。不許黃吉順用糞。以致互毆興訟。訊其情節。不過如此。黃氏門中添一舒獻。則如添眼中之釘。去一舒獻。則如去背上之刺。本縣好惡同民。着將悖倫蔑理貪淫無恥之舒獻

則卽許降子。答瞥見血。卽日斷離。遞籍管束。倘敢再來。准黃吉順等細送懲辦。復據獻則聲稱。入門之始。花錢四十餘串。乞爲斷追。問其作何用度。則稱請客吃酒。查獻則自己請客。豈能令他人還錢。應毋庸議。復據稱在黃家爲工。兩月未得分文。查獻則旣已改姓爲黃。乃是自種自田。何來傭值。况此兩月以來。其表嫂供伊吃飯。伴伊睡覺。日間不掏飯錢。夜間不賃鋪蓋。若兩相頂抵。黃姓吃虧多矣。而猶膽致索討工錢。着皂班於原來受杖之處。加責百板。以當酬勞。兼爲世間佔盡便宜。反說吃虧者戒。黃鄧氏淫僻無恥。惟旣已奪懷中之寶。姑免受鞭背之刑。斷令願守願嫁。聽其自便。如其再醮。只准空身出門。不准攜帶財物。至黃吉順動輒打人。咎有應得。但所打者爲舒獻則。則此一打也。實獲我心。譬如周打獵狃。唐打突厥。金打西夏。元打波蘭。皆因他人入居臥榻。不打不成。丈夫打之。庶快人意。諺有之。并州翦子亳州刀。蘇州結子揚州縞。統歸於打得好而已。取結完卷。

馮景立者。故湖南臬司咸陽馮公之第三子也。母張氏。馮公官湖南。長次兩子俱早世。長媳僅存無子。買他人子爲嗣。小名麻雀。馮母有婢曰毛子。皆獠種也。馮公歿。盡室還秦。景立素不得母歡。乃攜妻居咸陽。母留省城時。長媳亦故。母以毛子爲義女。麻雀爲孫。僦居西安累年。張祖石者。幼爲馮氏書僮。及長充長隨。略識文字。光緒十六年。貧無聊賴。往投馮母。母老且憤。遽令爲麻雀師。家事內倚毛子。外託祖石。居旣久。張遂與毛子私。馮氏故顯宦。裝貲甚豐。歸里後母子異心。餘貲略盡。母以收債自給。十七年春。馮母持券詣咸陽。祖石盡攫其箱篋服玩。攜毛子捆載而逸。張秀才漢。爲馮母之姪。聞追信回。控諸前任。遷延累月。居間者令祖石以贓物還馮。毛子別嫁。具息銷案。方毛子之被迫還省也。歸馮不可。適張不能。寄居長隨婁姓所。婁與司書程福善。蒲博至交。程心豔毛子。乃以三百金娶之。婁爲媒。而張漢主婚。繼又詣馮反馬。馮母亦忘其爲逃婢。善視之。福善夫婦尋卽移居其宅。主持家事。牢籠麻雀。日集博徒呼盧飲啖。侵盜財物。銅瓷玉帛。棧燕之屬。斥賣略盡。麻雀年十六。尤頑鈍不肖。常持官燕易糖。

果。馮母一無所問。十八年春。馮母病歿。景立自咸陽奔喪來歸。福善集黨痛毆之。鄰人劉桂元趨視。併傷桂元。景立具控到案。則本縣視事兩月矣。通查全案。程福善罪固當誅。張祖石法尤難貸。一併逮案候鞫。案猶未集。福善復率人與景立尋衅。奪麻雀去。尋控景立毆傷其妻。沒其囊篋數事。又假麻雀之名。控其三叔不孝。祖母臨歿。書立遺囑。家產悉以與孫。交其姑媳照筭。而景立亦控福善夫婦盜賣衣物。悉經廚廝某甲之手。廚廝具有簿記。所耗不貲。迭經飭差搜索。僅由質庫起得古鼎一事。福善呈出官燕數盒。餘物不可問矣。今經集訊。各供前情無異。馮景立身爲人子。置七旬老母於不顧。身非織屨。效仲子之處於陵。見必及泉。類鄭莊之誓姜氏。謂之不孝。何說之詞。第念家業蕩然。又儼然在縗絰之中。從寬免責。毛子下流淫賤。娼妓不如。隨地成雙。似來往兩家之燕子。所天非一。如待於二境之犧牲。馮氏菹卵成鷄。不馴反啄。開籠放鴿。已去仍來。取一家物。以與一家。從一媚亡。又更一媚。似此天良盡絕。允宜撻詈兼施。司書程福善。佻達無行。貪淫鮮恥。相逢蔓草。何殊蛇與雉交。強附絲蘿。竟爾鳩居鵲

舍魯之寶鼎。假手於冰人。

鼎爲婁姓轉當

秦之狐裘。竟淪於狗盜。猶復依憑城社。誘引

良家。瞰馮母之將亡。呼博徒而共集。及至新喪在殯。嫡嗣言歸。乃效兵家反客爲主之謀。思援春秋舍子立孫之義。矯稱遺命。盡盜家財。招集白徒。毆打宦裔。語其罪惡。罄竹難書。試以奇刑。入甕非酷。張祖石馮家廝養。抗顏爲師。以西席之先生。樓東家之處子。息侯去國。哢哢聞大車之聲。張以大車三輛捆載而去申公竊妻。欣欣有桑中之喜。及追騎踵至。縣符迭傳。乃以還珠之謀。幸逃盜肉之磔。聽訟者如士師入夢。不問覆鹿之有無。竊負者如魯盜還弓。一任楊虎之來去。本縣慣翻前案。罔赦淫人。豺狼就擒。必旁問狐狸之罪。蝦蟆斷尾。仍追求蝌蚪之時。飛索繡來。重杖迭下。福善與祖石情同麀聚。罪比輪姦。昔者放馬佚牛。書馬牛其風風字作放佚解不僅風流之過。今者家鷄野鶩。合成鸚字之形。飭將程張二人。一併痛笞無算。各枷號三月。以快人心。復據張漢供稱。財禮三百金。福善僅持出三分之一。斷令補交。雙柏與銅鼎燕菜。一併給景立具領。毛子仍歸福善。麻雀爲福善所匿。始終不出。此子偶然拾得。本屬下流。昔鄭伯曰勿滋他族。邱遲曰無取雜種。特

烏鵲已無棲處。而桑枝原有寄生。諭令景立來則收之。不歸亦聽之。在福善已非奇貨之可居。在景立當念遺簪之不棄。張漢、馮桂元、婁姓及廚廝某甲各已供明。飭回安業。獨念馮氏生爲顯宦。歿有簾金。卒以母子離心。他人入室。簪纓墮地。奴婢欺人。使馮公地下有知。得不愧李嶠之無兒。而恨獨孤之誤我乎。吁。可以鑒已。

韓萬成具控魁盛店夥劉老二判

訊得韓萬成。鳳翔府人。趕車營生。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趕車三輛。裝載燒酒。至渭南同心酒店卸載。從赴西關魁盛店歇宿。次日從公義行裝布三十担。收得腳價銀十二兩。用去一錠。下餘八兩六錢零。因店內人雜。交店夥劉老二代收。十六日一早。夥伴趕車先行。萬成向劉二索銀開賬。劉二瞪目不認。經鄰店范姓管說未了。十七日來縣喊冤。復經捕頭蘇魁。追問劉二。稱寄銀屬實。蘇魁處令還銀了事。劉二旋於是夜。將銀換錢。付與釐局。以致萬成二次控案。

訊據劉二供稱。該車十四到店。釐局王師爺前來查店。見伊炕上有煙土十六包。王師爺當要議罰。劉二耽保。復央韓福堂說合。作爲一千兩。每兩上稅十二文。卽將伊銀換錢十二千付局。土已運去。未掣釐票。亦未貼印花等語。質之韓福堂。供稱十七日。劉二央伊向王師爺說話屬實。並未見韓萬成之面。有土無土。伊不知道。質之見證范姓。稱十六日韓萬成與劉二爭吵。伊在旁詢問何事。韓萬成詈其昧賴。劉二云稱並未寄銀。彼時均未提煙土之事等語。據此而觀。劉老二見財起意。串局分贓無疑矣。夫釐局倚店家爲耳目。平日本有交情。此次韓萬應如果販土來渭。匿稅不報。被釐局查出。自應將土起至局中。或從重議罰。或從寬收稅。均應在局過秤填票。黏貼印花。然後收錢爲有名。而漏稅者亦無可藉口。豈有搜出漏釐之土。仍聽其寄頓店中之理。豈有並不過秤。竟將十六包作爲千兩之理。劉老二既爲釐局所信。耽保釐錢。宜如何小心防守。票未寫而釐未完。豈有任其運土出店之理。釐局既未填票。豈有平空收錢之理。試問未填票而收錢。此錢歸官乎。歸私乎。不過秤而任其口報。安知不以多報。

少乎。所寄之銀不多不少。恰敷十二吊土釐之數。何其巧乎。顯係劉二意圖昧賴。見韓萬成來案喊冤。勢成騎虎。遂勾串釐局以漏稅爲名。意謂錢爲釐局所收。本縣卽無從追究。殊不知無憑無據。何敢妄取一錢。旣稱十四日查出私土。理應送縣請究。何轉令漏稅之人來縣喊冤。有錢卽應早完。何遲至十七日韓姓喊冤以後。始將銀換錢付局。十四日查出私土。或罰或不罰。自應卽時定議。何以十七日始央韓福堂說合。劉老二無詞可說。自認串騙不諱。查本年二月有同州客車來涓。劉二勾串營勇。將車內花生茶葉。訛阻分肥。當經本縣風聞拏辦。賊交原主認領。勇由防營責革。劉老二重責枷號。嗣經保釋。又有今日訛銀之事。夫劉二形同狼豕。雖可惡而不足怪。何也。伊本不自東西也。乃王姓身爲釐局師爺。竟爾狼狽爲奸。通同作弊。於無影無蹤之事。不明不白之錢。昧良喪心。架空吞昧。論其坐地分贓。與強盜何異。設謀串騙。與拐子何異。若靠之人。目無法紀。藐視王章。是劉二罪固當誅。而王師爺者。尤爲誅不勝誅者也。茲原贓十二吊。業經該局吐出。卽着韓萬成當堂具領。魁盛店卽日查封。劉老二兩

次犯法。業經痛責押候嚴辦。王師爺如何處治。仰該房將此判移送赤水土釐局查閱可也。

里正魏效徵等稟控詹李氏判

詹李氏者。小名旦旦娃。已故詹元濟之妻。革生王詠所稱節婦是也。昔夏舒徵之母。殺子南。天御叔。喪陳國。弑靈侯。世目爲不祥人。今詹李氏一人。走詹炳蔚。死張希禎。禍及余保娃。詹杏娃。高羊娃。黃老三。白刃尋仇。爭風釀釁。此皆有案可稽者。至平日私識之人。尙不知其凡幾。河北浮浪子弟。慕羶逐臭。若狂若迷。經闔社紳耆到堂環質。而該氏猶稱安心守節。因魏效徵調姦不遂。致被誣控。復呈出杏娃所贈鏤銀香囊一具。爲圖姦之證。淫僻無恥。至於此極。惡少紛來。夜夜入襄王之夢。故夫何罪。人人戴崔子之冠。判將該氏從嚴戒責。發官媒嫁賣。以遏淫風。其幼子達生。准後娶者帶養數年。元濟遺業。開單存卷。令詹大順好爲經理。達生歸日。原業交還。其爭風肇衅之高羊娃等。一併重責枷號示衆。

譚泰盛具控鋪夥余禎錫判

審得譚泰盛。山西臨晉縣人。向在渭南西關。開設泰盛魁碗店。其同鄉余禎錫。素賣破布鞋底爲生。譚泰盛見其誠實。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將泰盛魁改爲泰盛福。鋪底家具。共合對半錢一百九十串。憑管王作賓交余禎錫領做。言明人銀各半。有利均分。禎錫目不識丁。由譚泰盛另用同鄉溫林鴻寫帳。二十三年正月。據譚泰盛控稱。禎錫兩年之中。掏使錢一千六百餘串。內有六百餘金之煙土。不知去向。均有帳目爲憑。當以情節荒唐。批飭總約許定君及西關十二家行頭。公同查算。旋據余禎錫訴稱。伊領做二年。以一百九十串之本。至去臘結算。實存外帳及架貨。合錢七百餘串。今正東家突稱帳項不清。將伊趕外。控以掏吞各情。又將管帳之溫林鴻。唆令回籍。捏情陷害等語。旋據總約行頭等。稟稱帳目實係不清。而鋪貨實屬有餘。民難治民。懇祈主斷前來。今經集訊。查閱帳簿。果有六百金煙土一款。訊據錫禎供稱。伊以碗店帶做土行。去年六

月有客託買煙土若干包。合價六百餘金。該客以土稀不要。暫存店內。旋以原價轉售他客。價交土客持去。不知溫林鴻如何落帳。有入無出等語。卽此一端。譚泰盛之明知故賴顯然矣。夫以九十五串銅錢。設一小鋪。何來六百餘金。囤買烟土。泰盛乃以代人買賣之銀。硬作本鋪贏餘之款。照泰盛誣指各帳。禎錫共掏吞錢一千六百餘串。加以現存鋪貨外欠七百餘串。是一百九十串之本。僅僅兩年。竟獲利二千三百餘串之多。實屬駭人聽聞。決無是理。而譚泰盛之始終狡執者。意固不在追回吞款也。當禎錫領做之始。言明人銀各半。二年之中。日新月盛。所有餘利。無論是錢是貨。禎錫均應分一半。譚泰盛意存脫騙。乃令溫林鴻混寫帳目。彼得借舞弊爲名。將禎錫攆逐出門。而禎錫二年苦掙之盈餘。歸彼一人獨得。又恐禎錫不甘。乃先以掏吞具控。復將溫林鴻唆回原籍。今經訊質。總以帳目不清爲詞。意謂林鴻不到。則帳不得清。帳不清則案不結。案不結則禎錫終不能平分鋪貨。殊不知本縣早已洞見肺肝矣。查余禎錫二年之中。賺錢五六百串。僅用錢一百零三串。判令譚泰盛再給錢一百九十七

串以酬其勞。至呈驗帳簿。本係譚泰盛請人混寫。余禎錫毫不知情。當堂一筆勾銷。永除後患。譚泰盛貪險愚詐。味良喪心。着從重答責押。候將錢交禎錫具領後。再予釋放。取結完案。

客頭孫恆高等保領犯婦車張氏判

此疑獄也。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六日。趙故令任內。據報劉遇茂地內。有一無名男子。不知何時被何人殺死。項帶皮繩。胸堂心坎。刃傷十餘處。透內者六處。經趙前任驗訊稟報。旋據差拏車景和到案。供係其妻張氏。素與王順清孫五通姦。順清妒姦謀殺。緝獲順清張氏。各認謀殺不諱。將順清依謀殺造意律擬斬。張氏依謀殺加功律擬絞。招解到省。犯供翻異。再招再翻。屢詳屢駁。十九年春。本縣到任。經前府憲將案犯卷宗。飭發回縣。札令另招解勘。於是往反三年。車景和物故久矣。質證無人。順清張氏。仍前翻異。張氏謂素係怨耦。順清謂爭地挾嫌。被景和一齊誣陷等語。本縣細核全卷。疑竇實多。固不敢信現供之

確非狡翻。亦不敢謂原審之毫無疑義。蓋前任之粗疏紕繆。厥有數端。查報案在閏二月十六。獲犯在三月初六。而車張氏供稱是年二月二十五日。因與俞克成之妻俞王氏口角。隨與伊夫搬往關山鎮城樓居住。三月初三。經人勸回。卽於初六被差帶案。此案報驗。在閏二月。其時伊在關山。生產尙未滿月。從何謀殺。傳訊俞克成夫婦所供。去來月日。與張氏同。其可疑者一。破案之始。因捕役探得車景和炕有血跡。故將景和帶案。供出實情。隨將王順清等拏獲。問擬據順清供。當景和被獲時。合堡之人不知所犯何事。令伊跟隨打聽。伊進城後。甫在縣門飯店吃飯。卽被差拏。伊如殺人屬實。一見景和帶案。自應立時逃避。豈有自行進縣送死之理。詢之原差南德。果於縣前飯店。將順清拏獲。其可疑者二。原詳稱孫五酒醉仰臥。順清手持刀繩走來。逼令張氏各執繩頭狠勒。孫五二脚亂蹬。張氏害怕。丟手走出。順清乃用刀連戳胸口致斃。吊驗存房蓆被及張氏棉褲。血污殆徧。褲襠裏浸透。據張氏供稱。實係在關山生產所污。查原詳內載謀勒之時。王在炕上。張在炕下。及棄繩用刀。張氏早已走避。何得血

污其褲。况褲在衣底。褲襠有血。何以衣上無血。旁立者帶血。何以殺人者身無點血。又况死者仰臥受刃。血應內浸。不應外溢。卽溢出亦無如許之多。是所稱惡露沾污。較爲近理。可疑者三。查車張氏初供。當順清殺人後。伊將隔壁張老漢叫來。斥說順清不應殺害。順清跪求隱瞞等語。前任連審數堂。從未傳張老漢質證一次。及本縣傳訊。則張老漢七十老翁。臥床不起。復令刑房前往取供。其子張三來案。聲稱伊父自言並無其事。質之車張氏。則稱從前畏責。信口妄供。其可疑者四。本縣以爲此案失入固令生者銜冤。失出亦令死者抱恨。罪當大辟。不厭詳求。當卽移請關山分縣詳細查復。旋據覆稱。是年果有山果客民夫婦二人。携帶幼子。在城樓居住月餘。日期記不清楚。至張氏所稱產後患病。防營某太太給藥。又有崔大嫂收生。現在防營早撤。崔大嫂不知去向。無從訊問。至此案情節。人言不一。有謂死者並非孫五。殺人與被殺之人。均不知其爲誰者。有謂張氏並沒有姦情。不過平日嘴強。爲夫所憎。久欲嫁賣。借此誣指者。又有謂原辦並不冤屈者。所說不一。愈滋疑竇。而前任辦案。尤有不可解者。張

氏等既定供擬罪矣。車景和破案有功。而且妻被人淫。名辱家破。情屬可矜。乃自三月初六被押。永不開釋。延至十一月十六日。竟在班管瘦斃。以致十歲幼子車魯子。出無所依。只好隨母收禁。以無罪小兒。幽居園土。年已十六。尙不知世有天地。良堪嘆詫。又查原辦王順清。係殺人正凶。理無輕縱。至張氏以加功擬絞。本爲失入。卽使案情不謬。而孫五死於刃。不死於繩。張氏甫執頭。卽行丟手。順清剃刃之時。張氏並不在側。何得以加功論。是以本縣前年。請將王順清暫行監禁。張氏母子。提禁交保。俟訪查明確。再行問擬。旋奉憲批。准其緩辦。不准張氏提監。經今三年。復申前請。始准張氏保外養病。茲據孫恆高等連環具保前來。着將車張氏開鐐省釋。當堂保領。以後一喚卽到。如有逃避情事。定唯該保人等是問。保狀存。

樊山判牘 正編